邓小平在1976

天安门事件

纪实小说《崛起》之三

青野　方雷／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邓小平在1976

天安门事件



上卷

天安门事件



▲ 1975年1月，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危难之际，邓小平受周恩来之托、毛泽东的信任，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了与“四人帮”极左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全国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1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为他的战友致悼词。



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就要同他斗

市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同志认……

资派还在走的根源，进一步认……

指示，剖析走

务和前途

文汇报

1976年3月25日

◀　当全国人民还深陷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却迫不及待地指使其舆论工具《文汇报》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论调，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三月以来，南京、杭州、武汉等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南京群众喊出：“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



▶　从3月25日开始，北京天安门广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自发群众运动。到四月三日，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汇集着上百万群众。他们传抄诗词、发表演说。



◀　4月4日上午，一位无畏的男青年手持话筒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今日在何方？》。事后，他被“四人帮”控制的爪牙盯住，虽经群众多方掩护，还是被捕入狱。

▶ 一位女青年高声宣读《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1975年1月，邓小平回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1975年7月，毛主席批评"四人帮"，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1975年11月，"四人帮"利用毛远新欺骗毛主席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妄图打倒邓小平同志。反邓不得人心。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邓小平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 4月4日上午10时，一青年工人割破左手指，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图为他被几人抬起，在广场上被簇拥着游行。不久，他在家中被捕。

▼ 4日上午11时，写血书的青年刚被素不相识的群众护送走，一位中年工人又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发表痛斥"四人帮"的演说



▶ 这位中年知识分子在揭露“四人帮”及其《文汇报》反对周总理、妄图打倒邓小平同志的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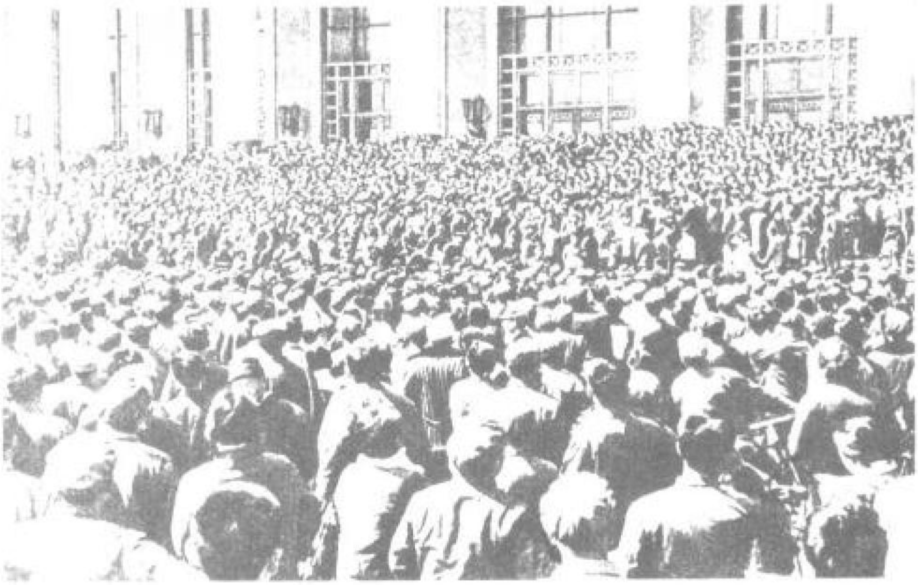


▶ 图为一青年带领群众呼喊“誓死捍卫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打倒张春桥”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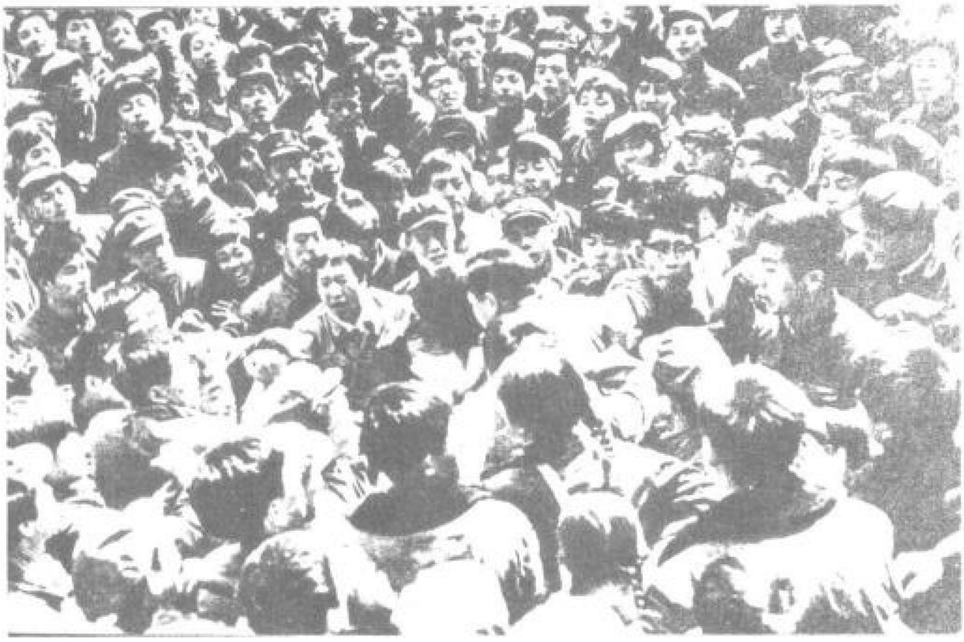




◀ 4月5日凌晨2时，“四人帮”指使民兵和部分公安人员趁黑夜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挽幛抢掠一空，还将看护花圈的十几名群众抓走。9时20分，人们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开始围在大会堂外进行交涉。



▶ 图为人民群众围在大会堂台阶上的情景



◀ 11时，大批首都工人民兵奉命开进广场，与大会堂前的群众发生冲突。大部分民兵在群众的质问下羞愧地撤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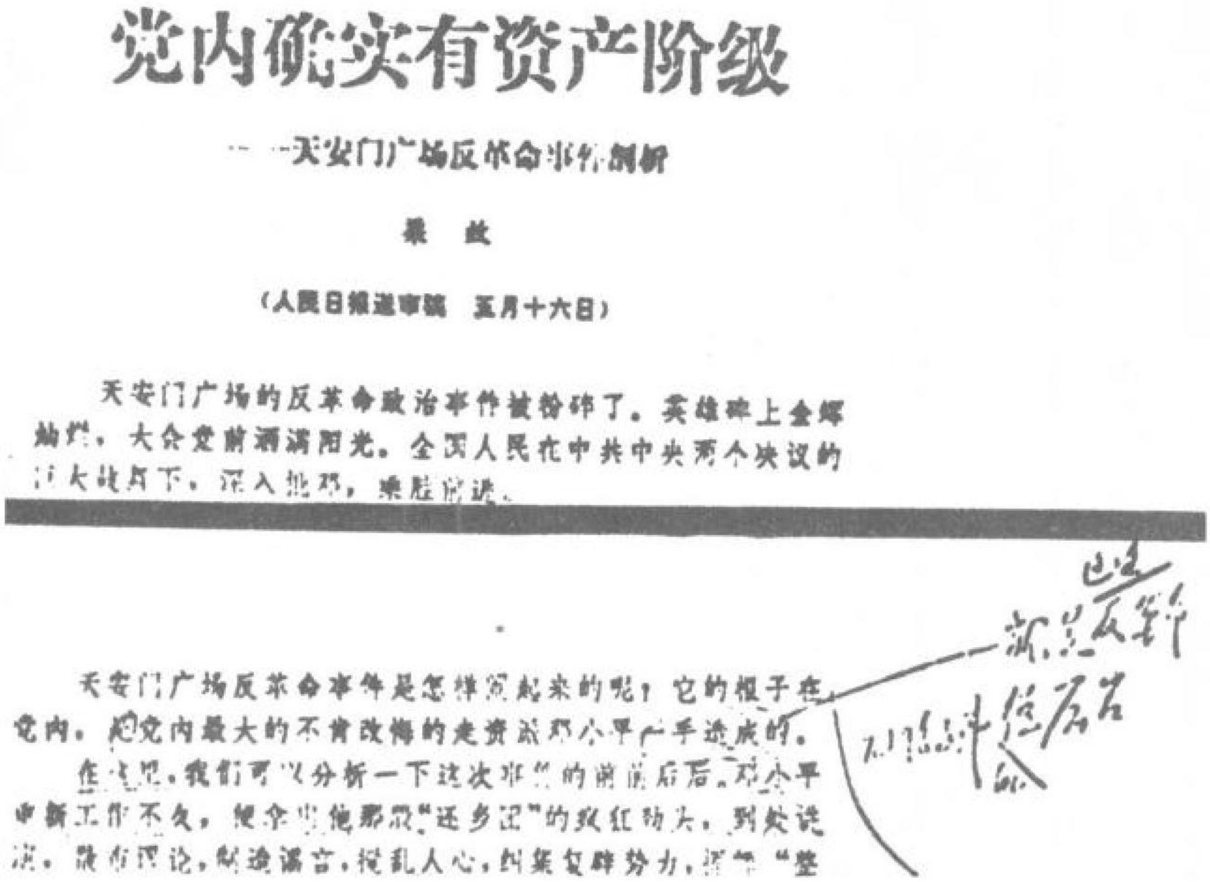
▶ 11时45分　人民群众高唱《国际歌》，挽成人墙，向广场东南角的“三联指挥部”（首都民兵、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进发，要求释放被捕群众



▲ 从中午到下午，人民群众象浪涛一样，一批批地涌向人民大会堂并“三联指挥部”的小楼。“我们要花圈！”“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对话！”“我们要邓小平！”下午5时30分左右，小楼起火，但很快被扑灭。当晚9时50分，张春桥在人大会堂浙江厅高喊：“反击！开始反击！”于是，近十万民兵和便衣警察包围了广场，制造了“四·五”惨案。



▲ 打倒“四人帮”后，人民群众第一个强烈要求就是给邓小平同志平反，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有诗为证：“总理生前托小平。托小平，人民高兴，四害心惊；骨灰未寒阴谋逞，小平无故受冤情，必欲澄清，方慰心灵。”



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梁 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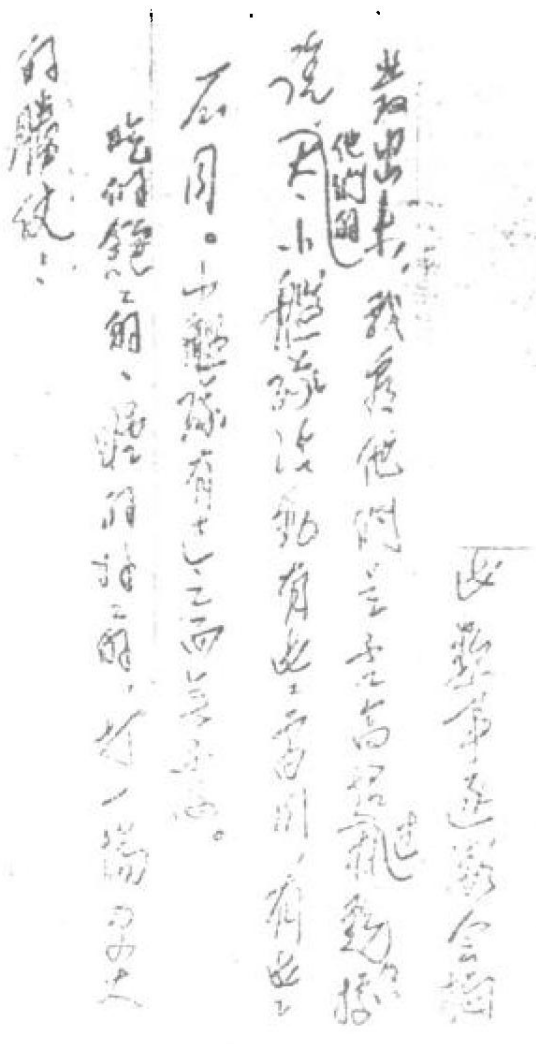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送审稿 五月十六日）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了。英雄碑上金辉灿烂，大会堂前洒满阳光。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的巨大鼓舞下，深入批邓，乘胜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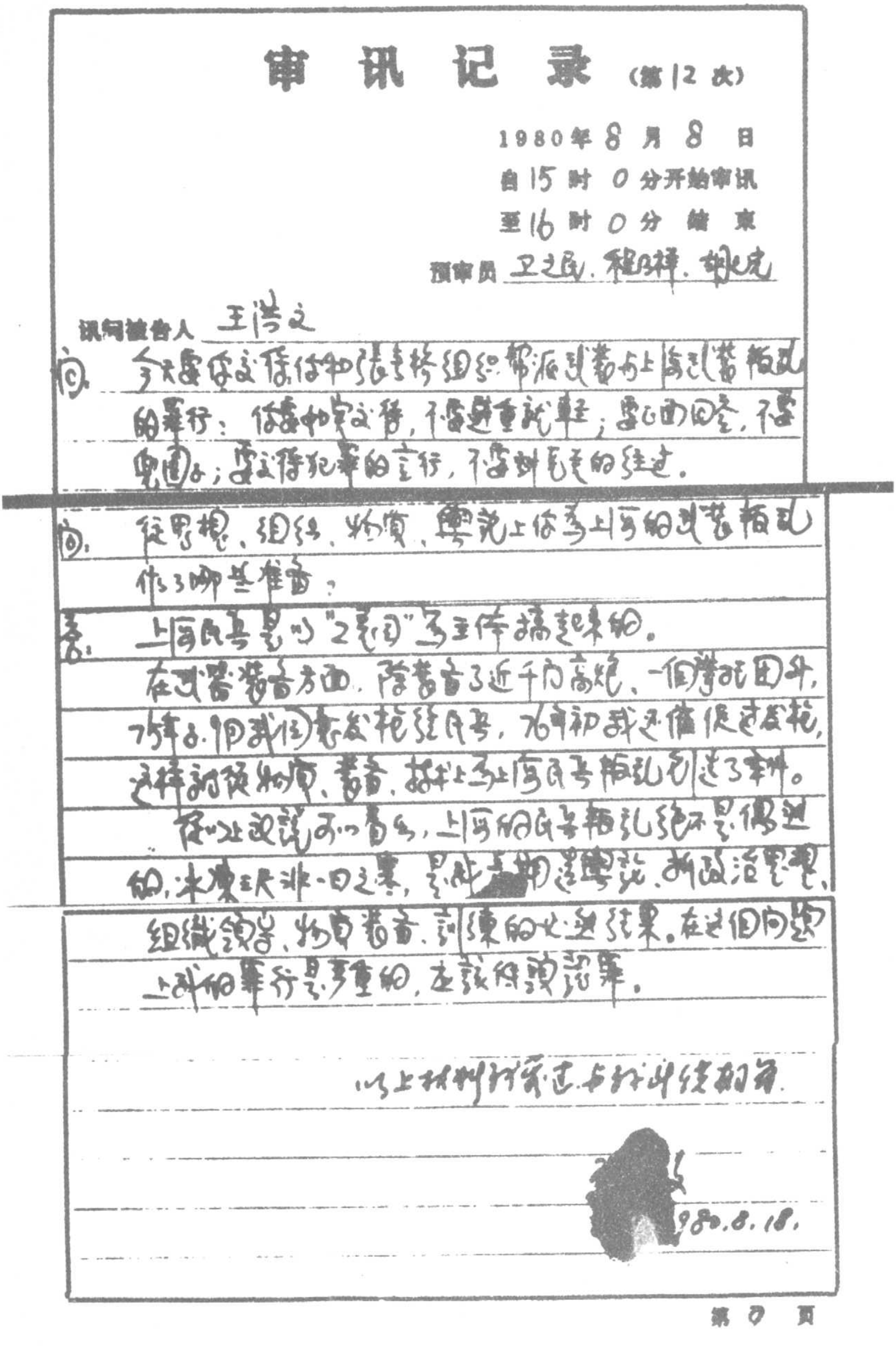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次事件的前前后后。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久，便拿出他那股"还乡团"的疯狂劲头，到处说话，散布谬论，制造谣言，搅乱人心，纠集复辟势力，搞什么"整

▲ 这是姚文元亲笔修改的反动文章（节录）影印件。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76年4月26日江青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节录。



审讯记录（第12次）

1980年8月8日

自15时0分开始审讯

至16时0分结束

预审员 卫之民、程乃祥、姚克虎

讯问被告人 王洪文

问：今天要你交待你和张春桥组织帮派武装为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你要如实交待，不要避重就轻；要正面回答，不要兜圈子；要交待犯罪的言行，不要讲别人的经过。

问：从思想、组织、物资、舆论上你为上海的武装叛乱作了哪些准备？

答：上海民兵是以"工总司"为主体搞起来的。

在武器装备方面，除装备了近千门高炮、一个舰艇团外，75年8、9月我经手发枪给民兵，76年初我还催促过发枪，这样给予物资、装备，都为上海民兵叛乱创造了条件。

从以上交待可以看出，上海的民兵叛乱绝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我[illegible]通过舆论、从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物资装备、训练的长期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罪行是严重的，应该彻底认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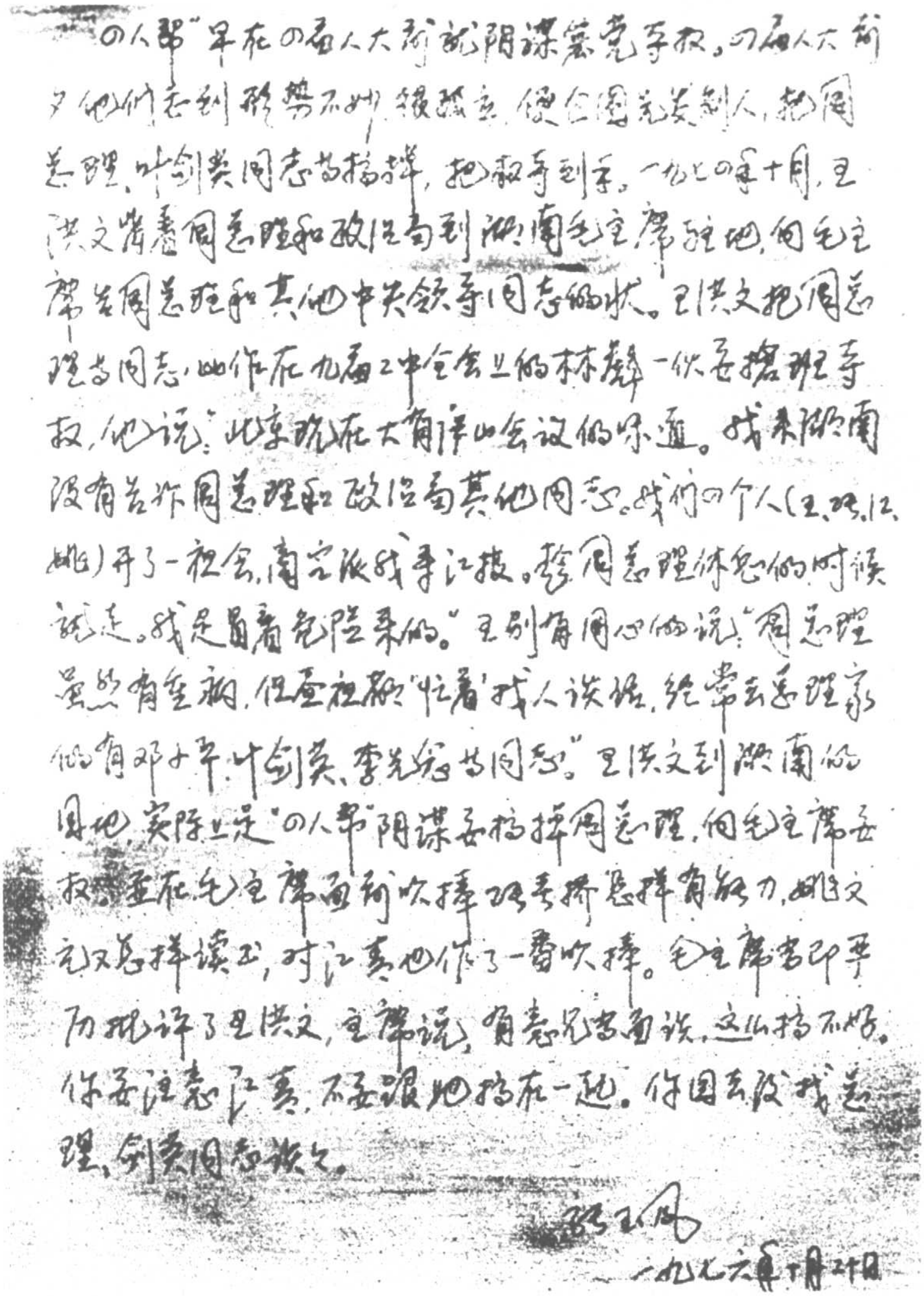
以上材料经我看过与我讲的相符。

王洪文

1980.8.18.

第7页

图为审讯王洪文的笔录影印件


"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被动，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同志为搞掉，把权夺到手。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当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妄想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张玉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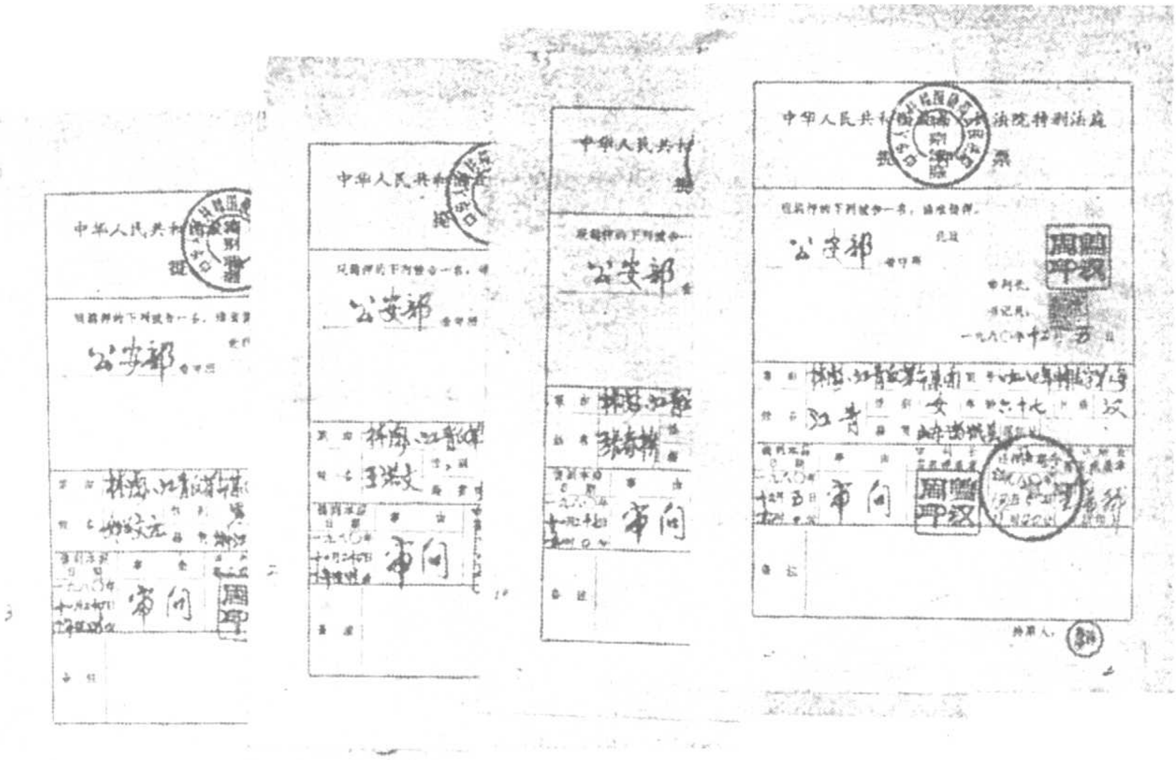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1976年10月20日写的揭发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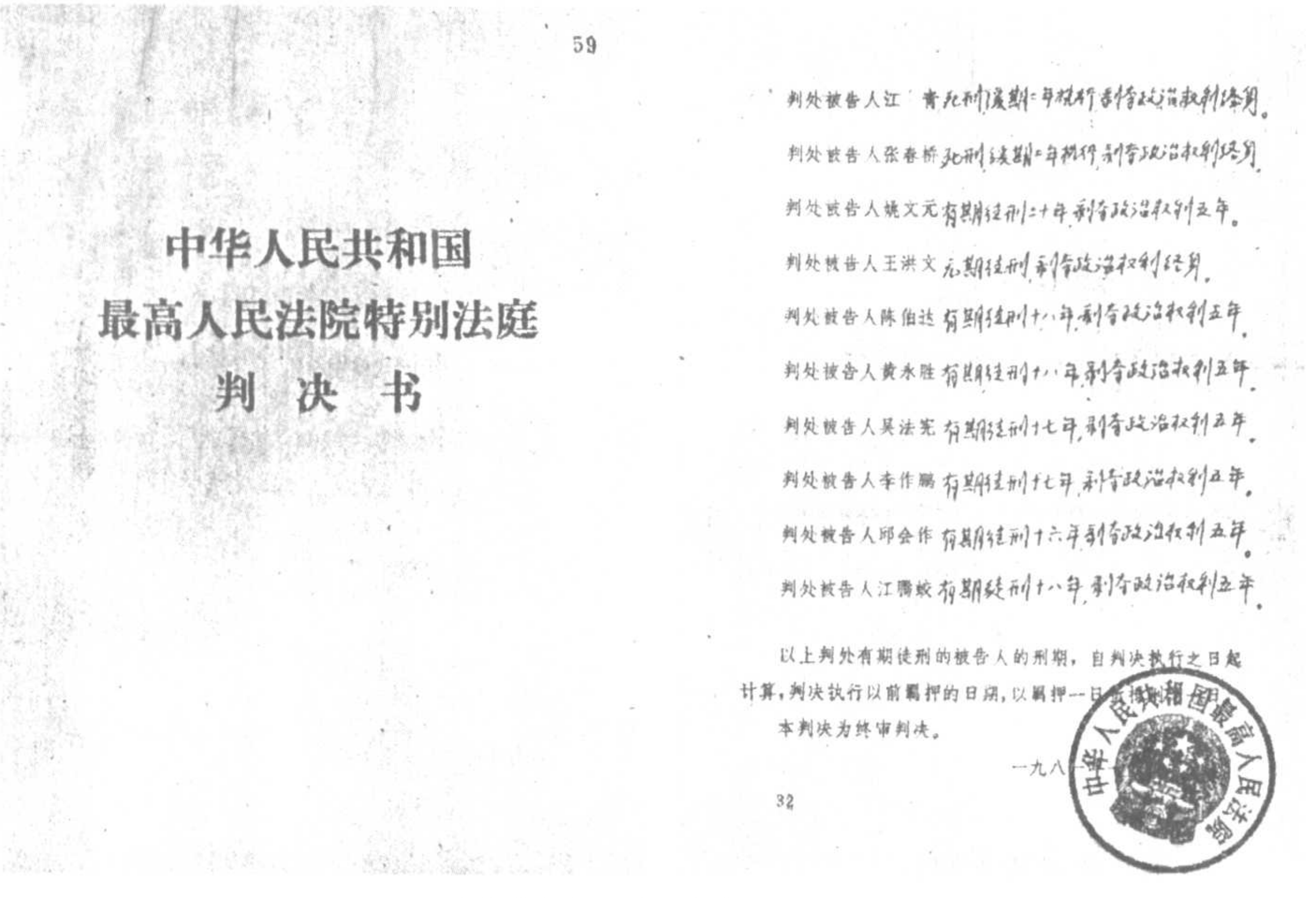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起诉书副本送达证上的签字，张春桥拒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提押票
提押押的下列被告一名，请准提押。
公安部
审问

▲ “特别法庭”签发的审问“四人帮”的提押票。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判 决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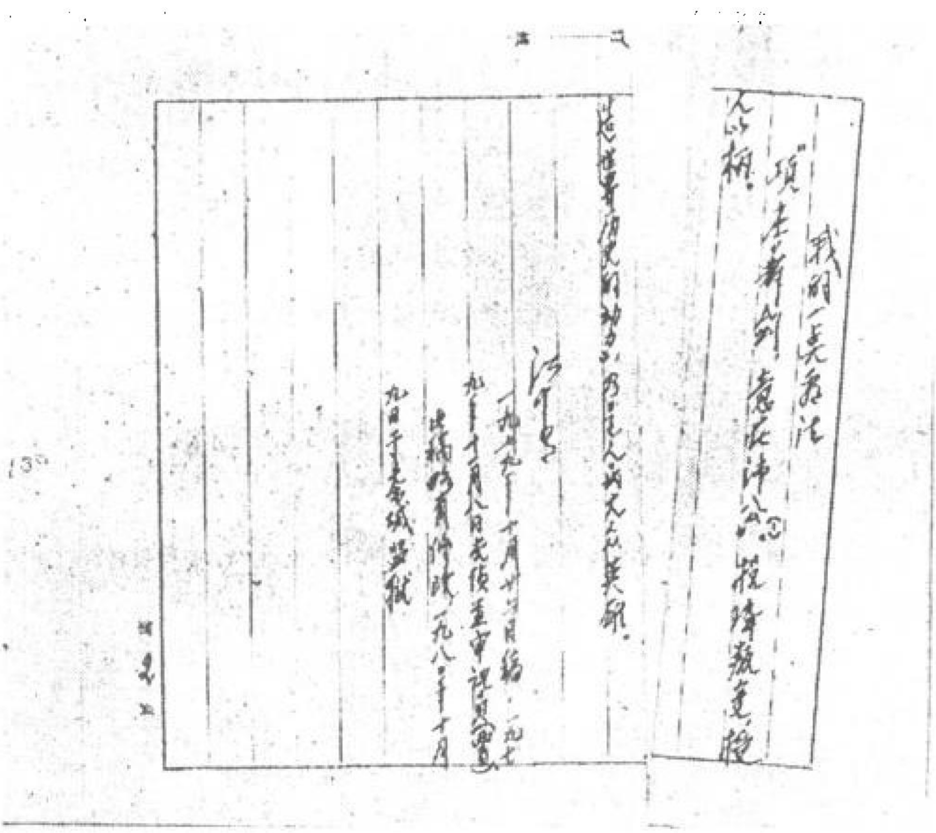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illegible]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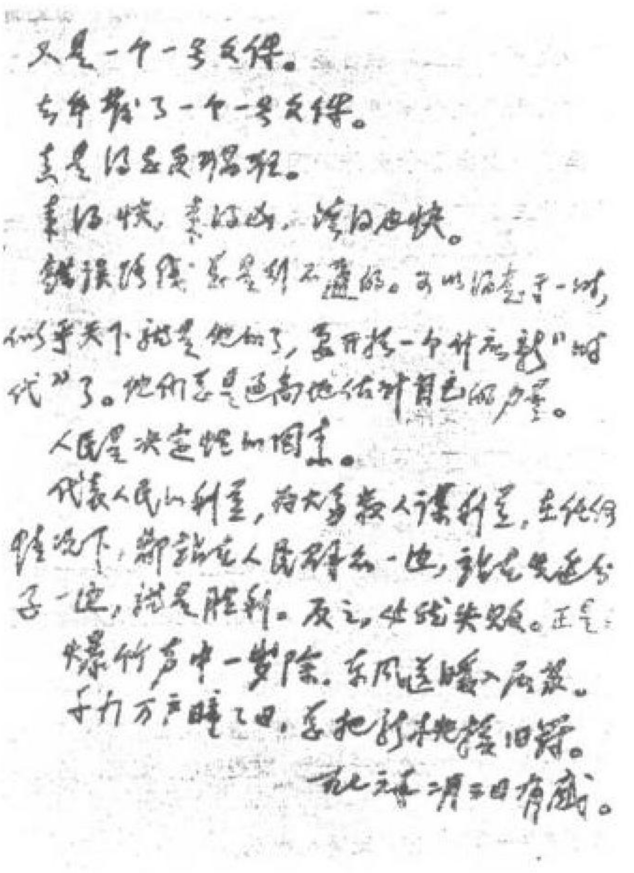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illegible]

32

▲ “特别法庭”对十名主犯的判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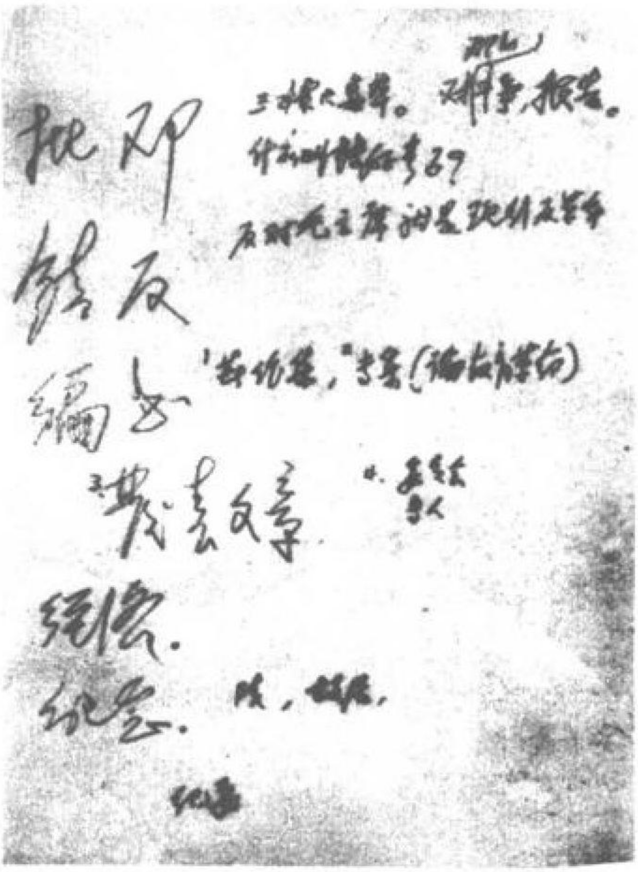


◀ 1980年12月24日上午，江青在“特别法庭”辩论时的提纲手迹。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似乎天下就是他们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 这是张春桥1976年2月3日写的日记。“特别法庭”审判时，将此作为他“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证据。



▲ 这是张春桥1976年9月下旬在笔记本上写的提纲。“特别法庭”在审判时，将此作为他“阴谋发动政变”的重要证据。

纪实小说《崛起》之三●

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开庭。值庭法警将“四人帮”主犯王洪文押上被告席。

……

审判员：“被告人王洪文，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二十三条，指控你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一至九月指使鲁瑛派记者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湖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党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现在，本法庭就这一指控进行调查。”

王洪文：“这些全是事实。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当时我没有具体指示到哪个省市，或到哪个部门去。我主要是要他们下去搜集在批邓过程中有些什么问题。”

审判员：“你说过下去要搜集什么材料吗？”

王洪文：“具体我想不起来了。就以起诉书上讲的为准吧。”

法庭宣读鲁瑛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的证词（节录）：

“……

一九七六年初，《人民日报》曾派出一些记者到福建、江西、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去了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这是王洪文、姚文元指示派出去的，王洪文先作的指示，姚文元后作的指示……”

王洪文：“证人讲的是事实，是我先作的指示。”

法庭宣读并投影原王洪文的秘书沈少良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记载的鲁瑛向王洪文汇报派到各省记者人数的电话记录（节录）：

“遵照王副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已派出十七名记者到福建、浙江、四川等省调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王洪文：“这些是事实。”

法庭宣读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刊登的该报记者采写的《福建运动有发展》一文（节录）：

“廖志高（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就是福建省还在走的走资派。廖志高、马兴元、林一心网罗叛徒，特务，反革命，组织还乡团，摧残儿童团，镇压造反派，涂炭福建人民……”

王洪文：“当时我们把廖志高定成邓小平线上的人，是想把他打倒。”

法庭宣读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上刊登的该报记者采写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运动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很多》一文（节录）：

“……

邓小平通过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胡乔木等人，严密控制哲学社会科学部，妄图把哲学部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阵地……”

王洪文：“你们讲的这些全是事实，我没什么要说的。当时，

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我为什么要派人搜集邓小平副主席和老干部的黑材料呢？这除了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外，和总理逝世也有关系。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一月八日。北京。中南海。“游泳池”。卧室。

裹着睡袍的毛泽东躺靠在大木床上，正握着柄放大镜神情专注地翻阅一本残边泛黄的线装古书。看到欢畅处，便轻轻颤动着肌肉松弛的下颌，朗咏出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天之云……”

张玉凤神情慌乱地奔进来，失声叫道：“主席，总理逝世了！”

毛泽东悠然一笑：“对，是死了，‘鹏逝化而为山，其名为昆仑。’”

张玉凤禁不住哭出声：“主席，是总理！周总理逝世了！”

毛泽东迟缓地抬起头，瞪着两只黯淡无神的眼睛怔怔地望着她：“你说什么？”

张玉凤哽咽着将噩耗又说了一遍。

毛泽东木然地垂下手臂，长柄放大镜，重重地掉落在地板上，断裂两截。他目光滞惘地仰视着天花板，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走了，他也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唏嘘而泣。

一月八日。上午。北京。中南海。勤政殿。

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

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在发言。他的语调总显得那样平静温和，有条不紊，给人一种深奥和随和的感觉：“……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倍感亲切，很受启发。我认为

主席的讲话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二是关于教育和科技革命；三是关于对当前运动的意见。而这三条都是针对小平同志的错误所言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为了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使广大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坐在一侧的华国锋马上表态：“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提议。主席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深刻，应该整理成文件，应该向全党传达，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对中国革命会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话道：“主席的这些谈话，不亚于六六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吴德提议：“主席的讲话就请春桥同志负责整理吧。”

张春桥含笑道：“还是请远新同志整理吧，主席的谈话大部分是同他讲的，他感受最深，理解得也最深。”

毛远新并不推辞，爽声应道：“好，我先请示一下主席，如果他同意，我就着手整理，然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下去。”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道：“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待？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面孔粗声硬气地说：“春桥同志讲的，文元同志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

混乱。”

陈永贵表情严肃地反驳道：“乱了敌人，有甚不好？是脓疮就该捅破，越捂越烂。”

汪东兴推门走进来，神色木然地站立一旁。

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九时五十七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嘭”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

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

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车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

哀乐低鸣，哭声起伏。

周恩来神态安祥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

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

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右臂，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脸上也没有哀痛，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他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总理会和往常一样坐起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等待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小平同志，你好！”他仿佛在静静地聆听，聆听着总理那语重心长的叮嘱和期望；他仿佛在静静思考，思考着要向总理汇报哪些工作，商讨哪些事情。是啊！他心里还有许多话要向总理倾述，还有许多事要向总理请教，他忍不住轻轻唤了声：“总理！”

周恩来沉睡着安然不动。

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道：“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终于，两颗硕大、晶亮的泪珠沿着邓小平棱角分明的脸颊缓缓地滚淌下来。他向着周恩来的遗体深深鞠了三躬，绕过灵床走到门口，忽然又返回来，抓起周恩来放在胸前的右手用力握了握，随后转身大步走去。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

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道：“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

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道：“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

呀!”

老态龙钟的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忿忿地说道:“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

坐在一旁的张春桥也不满地摇摇头,扭脸对姚文元果断地说:“朱老总说得很对,文元同志,你马上通知电视台,今天晚上播发消息时要把江青同志的镜头剪掉。”

姚文元胆怯地望望江青,见她没反对,便点头答应一声。

一直冷眼旁观的邓小平这时问王洪文:“你把大家找来,有啥子事吗?”

王洪文抬抬手,示意人们坐下,提高声量说:“现在有两件事,要同大家讲一下。第一,先请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有关指示。”

室内顿然鸦雀无声,气氛肃然。

毛远新站起身,从文件包中抽出一页纸,高声念道:“主席指示: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团来京参加悼念活动;全党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促生产,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毛远新念罢,目光冷峻地扫视着众人。

邓小平扬起头,静静地问道:“主席的这些指示是什么时候讲的?”

毛远新一怔,神色有些慌乱地望着张春桥。

张春桥微微一笑,不慌不忙接话道:“哦,这是远新同志的一份报告,昨天晚上念给主席听后,主席表示同意,并请政治局讨论。”

王洪文环顾左右，大声问："谁有不同意见吗？"

宽大的休息室里一阵沉默，有人在埋头记录；有人在凝神聆听；有人在垂目思索，就是没有人吭声。

好一会，张春桥又稳稳地说："如果大家没什么意见，就请文元同志根据主席的这些指示起草一份通知，尽快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下去。"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姚文元也欣然答应。

王洪文干脆地一挥手："这件事就这样定了。第二件事：治丧委员会决定十五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谁来给总理致悼词？"

江青抢先嚷道："这事交给咱们的委员长吧，听说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嘛。"

张春桥却不同意，口吻郑重而温和地说："我个人的意见，总理的悼词还是请小平同志念最合适。"

没等王洪文表态，邓小平已起身应道："好，我来致悼词！另外，我提议：吊唁仪式要换一个地方，这里太拥挤。"

朱德随声应道："要得！"

江青拢了拢有些散乱的短发，看着邓小平拖长声调问："这里拥挤，你说哪里宽敞呵？总不能把总理抬到天安门广场去吧？"

邓小平用凶狠的目光逼视着她，厉声道："为啥子不能！可以在烈士碑前搭个灵堂嘛。"

叶剑英探起身，慢腾腾地说："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吊唁场所必须要换，在广场搭灵堂恐怕来不及了，我看可以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张春桥不置可否地朝王洪文摆摆手："我没意见，请洪文同志决定吧。"

王洪文略一迟疑,将目光投向一旁的毛远新,含笑道:“这件事还是请远新同志请示一下主席再定吧。”

一月十日。深夜。人民日报社。办公大楼。总编室。

社长兼总编辑鲁瑛正坐在宽大的写字台上面伏案批阅。

门开了。脸色阴沉的姚文元夹着那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匆匆走进来。

鲁瑛惊愕地站起身:“呵,文元同志,您好!”

姚文元没搭腔,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报纸动态》,往办公桌上重重一摔,怒声斥问:“这个东西是谁指使你出的?是谁批准你出的?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鲁瑛被问得茫然不知所措,忙拿起那份《报纸动态》翻了翻,扉页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专刊”。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谦恭地笑笑,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哦,是这么回事,这两天驻外地的记者发回来许多反映各地群众悼念总理的文章,因为报纸版面有限,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要求,我们选编了这期专刊。”

姚文元仍然怒不可遏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这是什么人的要求? 这样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鲁瑛满脸愧色地垂下头:“这是我的失职。”

姚文元忿然地一挥手:“这仅仅是失职吗? 这是一起路线错误! 是一起翻案事件!”

鲁瑛惶恐地瞪大两眼:“有这样严重吗?”

姚文元跌坐在沙发上,抬起眼皮斜视着对方:“怎么,你还不理解吗?现在有人就是要借悼念总理向中央施加压力,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你这样干是站在什么立场?是替谁造舆论?”

鲁瑛悔恨地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哎呀!我真糊涂!我

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文元同志，我要深刻检讨，我请求处分。”

姚文元轻叹一声，僵硬的面孔稍微舒展一些，口气也缓和了许多：“你检讨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我背黑锅。春桥同志对这件事很不满，把我找去大发了通脾气，反复强调一定要查清这件事的政治背景。我问你，出专刊的事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鲁瑛想了想，说：“是新闻研究所的同志。”

姚文元口吻严肃地又逼问一句：“政治局有没有人插手？”

鲁瑛坦率地摇摇头：“没有。”

姚文元显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却也没再深究，摘下眼镜用手帕轻轻擦拭着。沉默稍许，突然又不动声色地问：“这几天，中央领导没人给你下过指示吗？”

鲁瑛稍一迟疑：“哦，昨天叶副主席派秘书送来几张周总理早年在广州和上海的照片。并指示说，《人民日报》最近一个时期要以宣传悼念周总理为主，要多登一些反映周总理革命生涯的图片和文章。”

姚文元不由停下手中正擦拭的眼镜，抬起头警觉地问：“叶帅送来的照片呢？”

鲁瑛忐忑不安地察看着姚文元的神色，如实禀告：“遵照叶副主席的指示，照片我已批送印刷厂制版付印去了。”

姚文元恼怒地拍着沙发扶手，语气果断而威严地命令道：“糊涂！你马上通知印刷厂，把照片全部撤下来！”

鲁瑛慌忙点头应诺，随手抓起电话机的话筒：“值班室吗？我是鲁瑛，明天的报纸开印了吗？……什么？已经印出几千份了！……”

姚文元伸手一指，厉声喝道：“就是开机付印，也要毁掉版面！”

鲁瑛鹦鹉学舌般高声喊道：“就是开机付印，也要毁掉版面！

把总理那几张照片全部撤下来，重新制版。什么？……你等等，……”他用手掌捂住话筒，扭头请示道：“文元同志，照片撤下来，空下的版面您看登什么好？”

姚文元稍一思忖：“前几天我交给你的那篇文章呢？就是反映北大理工科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鲁瑛拉开抽屉，将一份铅印的清样递给他，含笑解释道：“在这里。这篇文章我本来早就想发了，因这些天各国发来的悼念总理的唁电太多，一直腾不出版面。”

姚文元接过清样，不满地喝斥道：“难道那些唁电比当前的斗争还重要吗？对外国人的唁电有些要发，有些就可以不发，有些还可以把几份合成一条发。列宁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咽喉，首先要为阶级斗争呐喊。你身为总编，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鲁瑛颇为尴尬地笑笑。

姚文元从笔筒里抽出红铅笔，在清样首端的空白处挥笔写了几行狂草：“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工作方向——理科各系革命师生以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写罢，他将清样退还鲁瑛，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明天就发这篇文章，要登在头版。”

鲁瑛遵命而行，在电话里向值班编辑作了具体布置。他刚放下话筒，姚文元又将一份厚厚的材料扔到他面前。他拿起细看，原来是署名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篇数千字的通讯，首页粗大的铅印标题赫然醒目：《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鲁瑛有些愕然地问：“这篇文章明天也发吗？”

姚文远不动声色地冷冷一笑：“不，这篇文章要等到十四号再发。记住，要登在头版头条，要用通栏大号字标题。十五号中央给总理开追悼会，这也算是一篇悼词吧。”

鲁瑛似有所悟地点点头：“我明白了。”

姚文元站起身，握住鲁瑛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这个时期斗争非常复杂，你要格处谨慎，一定要掌握好党报的方向。"

总编辑庄重地挺挺胸："我一定记住文元同志的教诲，有事及时向您请示。"

姚文元道声"再见"，拎起皮包刚走到门口，猛然间听鲁瑛又喊他一声，不由回头问道："什么事？"

鲁瑛紧跨几步，神情郑重地说："下午治丧委员会来电话通知，明天总理的遗体要火化，您看报社派不派记者去采访？报纸发不发消息？"

姚文元稍一思忖，冷冷地说："中央没有做决定，你们不要去采访，也不要发消息。火化遗体嘛，有什么好宣传的。"

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北京医院。

白发苍苍的邓颖超双手捧着镶有周恩来遗像的镜框，由两名女工作人员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出来。在她身后，四名威武的战士抬着一具黑色灵柩；臂佩黑纱的王洪文和汪东兴相随左右，后面跟随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群党和国家领导人。

天空阴霾沉沉。

大地寒风萧萧。

装着周恩来遗体的棺柩被抬上一辆白色的灵车，徐徐启动。在灵车后面尾随着数十辆各种型号的轿车，里面坐着各种身份的人物。

一月十一日下午。清华大学门口。

两扇铁门紧锁。几排佩戴红袖标的纠察队员手挽手站在门前，挡住了成千上万名欲出校门的学生和教师员工。愤怒的呼喊

声，咒骂声响成一片。

党委书记迟群跳上一侧的花坛，双手拢着嘴巴嘶哑着嗓子喊道："同学们！革命的师生同志们！中央首长有指示：今天一定要坚守岗位，不许上街！大家赶快回去上课！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我们的斗争大方向……"

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乱哄哄的呐喊声中，连他自己也听不清喊了些什么。

人群越聚越多，喊声越来越高。终于，阻挡的防线被冲跨了，大门被撞开了，人们象决堤的洪水咆哮着涌出校门。

一月十一日下午。北京。十里长安大街。

北风呼号，大雪纷飞，天地迷茫。古老的北京城裹着一身哀悼的素装，发出一片悲恸的哭声。

无数的人群象无数条小溪从四面八方静静地流淌到长安大街，汇集成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

这条大河沸腾着愤怒和哀痛的浪涛；

这条大河凝聚着反抗和复仇的旋涡；

这条大河蕴含着一个伟大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

怀抱婴儿的母亲；倚杖而立的老人；双腮垂泪的孩子；满目哀伤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机关干部、街道居民……人人臂缠黑纱，胸缀白花，这条波澜壮阔的大河象冰冻般伫立在长安大街两侧，伫立在呼啸的风雪中，默默地等候着。

朴实而善良的北京人在用一种古老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崇高的情感。

勤劳而勇敢的北京人在用一种无言的行动展示着自己强烈的爱憎。

他们过去曾经这样做。

他们今天仍然这样做。

他们将来还会这样做。

以白色灵车率先的车队缓缓开过来了，沿着铺满白雪的大街浩浩荡荡向西驶去。

马路两侧的人群发出一阵涌动，一片哭声。“周总理！”“周总理——”

架在灵车上的喇叭里传出邓颖超苍老悲怆的声音：“谢谢同志们！谢谢同志们！”

一月十一日下午七时。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焚尸炉前。

四名青年工人将身着笔挺的蓝呢中山装、周身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小心翼翼地抬放到传送带上。

邓颖超猛然挣脱开搀扶着她的副总理吴桂贤的手臂，踉跄着奔到丈夫的遗体前，把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放到他的枕边，又轻轻地将他压褶的衣领抚平。她的动作是那样轻柔，那样仔细，仿佛怕将熟睡中的丈夫惊醒似的。吴桂贤走过来欲扶住她的臂膀，被她断然推开。她那两只黯然呆滞的眼睛闪着泪花。嘴角痛苦地抽搐着，俯下身将自己的脸颊贴到丈夫冰凉的额头上，久久不肯离开。

空旷的大厅里，响起一片抽泣声。

汪东兴走上前，将邓颖超轻轻扶开，随后朝一旁的王洪文点点头。

王洪文神情肃穆地伸手摁动电钮。

传送带启动了,周恩来带着安祥的微笑缓缓地远去,很快躺进铺着洁白棉褥的焚尸炉中,两扇小铁门“啪嗒”关闭了。

他消失了。

邓颖超突然发出--声撕心裂胆的呼喊:

“恩来——”

二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悲痛地昏厥。他吞掉半根体温表。人民日报社被围攻。群众叫姚文元“戈培尔”。

一月十五日下午。上海。锦江饭店。套间客厅。

华丽而舒适的丝绒套面沙发上坐着统辖上海党、政、军的三位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在他们对面翘腿而坐的是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双重秘书肖木。此人年轻倜傥，举止潇洒，由于特殊的身份，使他在三位年长而职尊的市委书记面前仍不失矜持、傲慢的气派，言语也显得缓慢、沉稳：“……总理逝世了，主席和政治局正在酝酿总理的人选问题。春桥同志这次派我回来，就是让我同你们打声招呼，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希望上海要有所反应，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反应。”

专心记录的马天水放下笔记本，抬起头神情庄重地说：“我完全理解春桥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个人认为，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挨批了，国务院总理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春桥同志肩上。”

王秀珍激动地扬了扬拳头，大声道：“对！让春桥当总理！马老的话代表了我们全体市委的态度和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心愿。我们要联名致电中央，呼吁春桥同志担任总理。”

徐景贤沉吟片刻，才不慌不忙地表态：“我同意马老的看法，

也理解秀珍同志的感情，由春桥同志担任总理，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但我不赞成以市委的名义给中央发呼吁电。我想春桥同志也不会希望我们这样做。各位别忘了，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王秀珍不满地顶撞道：“那你说该怎么做？”

徐景贤笑笑，深思熟虑地说：“春桥同志讲：他想听听上海产业工人的意见。我看这也是主席和中央迫切需要的，因此我有几点具体的想法：第一，要发动群众，市委领导要马上深入到各个大型厂矿码头，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组织动员工人们给中央写信，要求让春桥同志出任总理。第二，要造舆论，要重点宣传春桥同志。《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要选登一些春桥同志的文章和讲话；也可以让群众印些传单，写些标语，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和愿望。第三，市委要迅速地把上海人民的这些活动和要求汇编成一份《情况汇报》，以市委文件的形式呈报中央。”

肖木身子一挺，击案赞道：“好！还是景贤同志想得周到，难怪春桥同志称你是‘智多星’呢。”

马天水也点头赞同：“就按景贤同志讲的，我们再具体分一下工吧。”

王秀珍朝徐景贤一扬脑袋，不加思索地说：“还是老办法，你去造舆论，我去抓群众。开座谈会、写标语的事，统统交给我了。”

肖木正色催促道：“市委的《情况汇报》你们要赶快搞出来，我离开时好带回北京。”

马天水当即满口应承下来。

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几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奔到窗前向外探望，只见不远处的黄浦江上，几十艘飘扬着不同旗帜的轮船一起拉响了汽笛，烟雾缭绕，长鸣不息；大街上的行人纷纷止步肃立，各种车辆也嘎然停止行驶，鸣

响喇叭；远远近近的码头、工厂、学校、车站也一同拉响电铃，敲响铜钟，霎时，整座上海城如同掀起一场狂飚，惊天动地，气吞山河。

马天水惊惑地扭头问徐景贤："这是干什么？"

徐景贤也惘然地摇摇头。

站在一旁的肖木冷笑道："总理的追悼会开始了。"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游泳池"。卧室。

毛泽东躺靠在大床上，百无聊赖地摆弄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张玉凤坐在床边，给他轻轻捶打浮肿的双腿。

收音机里忽然传出一阵低沉的哀乐，凄楚悲怆如泣如诉，毛泽东不由凝神细听。

哀乐过后，响起王洪文悲伤的声音："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毛泽东抬起头，疑惑地问："邓小平在给哪个致悼词？"

张玉凤语调伤感地回答："给总理。今天给总理开追悼会。"

毛泽东一怔，似乎想起什么，面含怒色地问："什么，恩来的追悼会开始了？不是定好十五日开吗？"

张玉凤凄婉地咧一下嘴唇："今天就是十五号。"

毛泽东摔掉收音机，猛力探起身，厉声斥责道："这样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快拿衣服来，我要去参加追悼会。"

张玉凤忙起身劝阻道："主席，您正在发烧，腿也肿成这个样子，去不得呀！"

毛泽东执拗地摇摇头，哀叹着："我和恩来共事几十年，他走了，我能不去送送吗？"说罢，禁不住老泪横流，泣不成声。他挣扎着滑下床，一阵晕眩，昏倒在地。

张玉凤慌忙俯身想把他抱起，无奈使出浑身力气也撼不动半分，只好伸手揿响床头的电铃。

汪东兴带着两名保健医生冲进来，几人一阵忙乱，终于将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抬放到床上，又给他注射了两支针剂。

汪东兴擦擦额上的汗珠，目光严厉地盯视着张玉凤，低声责怪道："你怎么让他掉下床了，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得了。"

张玉凤含泪将经过说了一遍。

汪东兴捡起掉在地上的半导体收音机，语气缓和一些说："以后不要再让他听这个玩艺了。"

张玉凤为难地："他要干什么，谁敢不答应。"

汪东兴将收音机的后盖打开，将两根导线揿断。随后把收音机递给女秘书，温和地说："你要多动动脑子嘛，人老了有时就象小孩，该哄就要哄，不能太认真。"

张玉凤有些痛惜地抚摸着被毁坏的收音机，没吭声。

汪东兴扭头问刚刚检查完毕的保健医生："怎么样？"

保健医生："阵发性昏厥，已经好了，现在是睡着了。"

汪东兴："体温还高吗？"

保健医生："好象还有些高。"

汪东兴不满地喝斥道："什么叫好象！要确切回答，体温高不高？高多少？"

保健医生不安地垂下头，只好取出测温表，轻轻插入毛泽东的嘴中。

汪东兴在床边默立了一会，见毛泽东脸膛泛红，鼾声轻悠，便慢慢退出卧室，在书房的沙发上坐下，随手拿起一本古版《资治通鉴》翻阅着。

张玉凤突然从卧室里神色慌张地奔出来："汪主任！坏……坏了！主……主席他……他……"

汪东兴忙站起身，警觉地问："主席怎么了？你慢慢讲。"

张玉凤举起捏在手中的一根断了小半截的测温表，结结巴巴地说："主席一……一咳嗽，把……把体温表咬断半……半根，吞……吞到肚子里了！"

汪东兴大吃一惊，疾步冲进卧室。只见两位保健医生脸色苍白，眼睛发直，泥塑般呆立在床边。毛泽东仰面躺在床上微闭双目，安然沉睡。汪东兴将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放到他的鼻孔前，感到一股气息均匀而平缓，这才轻轻吁了口气，转过身，目光威严地望着惶恐的保健医生和张玉凤，冷静地问："主席知道吗？"

两名医生木然地摇头："不知道。"

汪东兴语气平和而果断地叮嘱道："从现在起，你们就留在这里随时注意观察，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记住，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讲，谁要传出去半个字，后果我不说你们也明白。懂了吗？"

三个人一起点着头："懂了。"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周恩来的追悼会正在这里举行。

大厅入口处高悬一条巨幅横标："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的遗像，遗像下摆放着一只镂花楠木骨灰盒，上面覆盖着标有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四周围摆满翠绿的冬青树和洁白的马蹄莲，会场四周挂着挽成绢花的黑纱和一只挨一只的花圈；骨灰盒前面安放着周恩来的夫人、中共中央委员邓颖超献的花圈，五千名佩戴黑纱的党政军代表低头肃立，垂泪哀悼；主持追悼大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站在第一排正中，在他右侧是叶剑英、张春桥、江青、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在他左侧是

宋庆龄、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吴德……整座大厅庄严肃穆，唏嘘起伏。

身材矮小的邓小平穿一身黑色中山装，笔挺地站在人群前致悼词。宽敞的大厅里，回荡着他那略显沙哑的四川口音："……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他哽咽着念不出声，只好停下来，稍稍平息一下悲痛的情绪，又继续念着。

这时，在垂手肃立的人群中有条身影在无声无息地移动。他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他悄悄走到站在第一排的姚文元身后，低声耳语了几句。姚文元点了点头，抬起手腕看看表，随即转身脚步轻轻地退出了会场。

人民大会堂。一楼休息室。

姚文元随着鲁瑛走进来，掩上门不满地问："你找我也不看看时机，到底出了什么事？"

鲁瑛神色紧张地微微喘嘘着说："报社被包围了，我是化了妆才从后门跑出来的。"

姚文元颇感意外："什么？谁包围了报社？"

鲁瑛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水，稍稍稳定一下慌乱的情绪，心有余悸地说："全是些来路不明的人，开始只有几十个，后来越聚越多，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上万人了，他们又砸大门，又烧报纸，还把《人民日报》的大牌子涂改成'造谣日报'，如果再不赶快制止，这些人很可能会冲进办公大楼，把报社给毁了。"

姚文元惊愕不已："怎么，竟然有这样的事？！他们要干什么？"

鲁瑛表情夸张地瞪大两眼："抗议呀！你没看那些人疯狂的

样子，一个个举着拳头把嗓子都喊哑了。”说着，他从皮包里掏出厚厚一摞信封，摆到姚文元面前的茶几上，“您瞧，今天一上午我就收到几十封这样的来信，恶毒至极，令人发指。”

姚文元翻了翻肮脏乱的信封，见上面分别写着“人民日报社戈培尔收”；“人民日报社‘谣文源’收”……他强压住心头的怒火，从一只大牛皮纸信封里抽出张《人民日报》，只见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被用红墨重重打了两个叉。他连着撕开几只信封，几乎件件都是如此。

鲁瑛看了看他的脸色，满腔义愤地解释道：“他们的矛头就是对着十五号这篇文章的。有人公开煽动说：现在《人民日报》登这样的文章是破坏悼念总理，是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对总理。”

姚文元嘲讽地一笑：“这些反革命分子的话并没全说错，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当然是有所指的，你也不要惊慌失措，几个反革命跳出来捣乱也没什么了不起，敌人越反对越说明我们这篇文章发对了，打在了他们的痛处。”

鲁瑛语气忧虑地：“人太多了，我担心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要出乱子。您还是跟汪东兴同志讲一声，请他尽快从卫戍区调支部队保卫报社，防止发生意外。”

姚文元断然摆摆手：“不妥不妥，几个反革命分子闹事用得着调部队吗？坏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动用武装，影响不好。我们应该靠舆论向广大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而不是靠武力镇压。”

鲁瑛仍有些不甘心地请求道：“你不同意调部队，那也得请华国锋同志派点公安干警来，不然，这伙反动分子的气焰很难压下去。”

姚文元想了想，点头道：“派些公安干警还可以，不过这事用不着我跟华国锋同志讲，你去找公安部的祝家耀说一声就行了，

让他多派点便衣警察，注意盯住那些领头闹事的人，顺藤摸瓜，揪出幕后策划者。根据我的经验，这件事后头一定隐藏着大人物。”

鲁瑛口气愤慨地附和道：“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上头没人支持，他们不敢这样嚣张。”

姚文元目光中掠过一丝忧郁的阴影：“看来借总理逝世有人要挑起一场风波呀！”

鲁瑛用试探的语气请示道：“为了防止坏分子趁机闹事，近期内是不是先不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了，集中登悼念总理的唁电和唁函。”

姚文元浓重的眉峰一扬，果断地说：“不！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敢于针锋相对。今天发完追悼会的消息，以后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律不报道了，集中发反击的文章。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他从衣兜里掏出保密本，缓慢地念道：“一月十七日，头版头条发表清华大学党委召开现场会的报道：《开门办学好，教育质量高》，要用大号字通栏标题；一月十八日，头版头条发表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坚持教育革命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七年》，也要用大号字通栏标题；一月十九日，头版头条发表介绍上海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消息：《朝气蓬勃，团结战斗》；一月二十日，头版头条发表反映天津陕西路中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教育革命新花朵朵》；一月二十一日，头版头条发表上海师范大学的重要文章：《风雷滚滚旌旗奋》，副标题：‘喜看上海师范大学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胜利前进’；一月二十二日，头版头条发表南开大学广大革命师生用大量事实回击翻案风的文章：《新大学路线正，育新人受欢迎》；一月二十三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发表北京大学的文章：《教育质量究竟是今不如昔，还是今胜昔？北大理科学员毕业实践作出雄辩回答！》一月二十五

日……”

鲁瑛掏出笔记本，匆匆忙忙记录着。

姚文元索性将拟好的计划从保密本上撕下来，递给鲁瑛：“你不要记了，把这个安排表带回去吧。从十六号到月底这半个月内，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就发这上面指定的文章。稿件我今天下午就派人给你送去。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会通知你。”

鲁瑛点点头：“好的，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办。”

这时，身穿银灰色中山服的江青由秘书刘真搀扶着摇摇晃晃走进来。

姚文元和鲁瑛忙站起身。

江青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咧着嘴呻吟道：“哎哟，我的腰都快站折了，悼词为什么要写这么长，没必要嘛。医生呢？快把医生找来！”

刘真急忙奔出去。

江青抬抬眼皮，这才看见站在对面的鲁瑛，不禁和蔼地笑道：“哦，是你呀！你这个总编辑当得不错，昨天那篇文章发得真好！真及时！你立了大功！明天我在钓鱼台请你吃鱼头。”

鲁瑛忙恭维道：“这是文元同志安排的。”

江青爽快地一挥手：“那我连文元一块请。”

姚文元重新坐回沙发上，歉和地一笑：“这篇文章是江青同志亲自组织‘梁效’写的，我只是在个别地方做了些文字润色。”

江青毫不掩饰内心的自得：“这是一颗重型炮弹，现在打出去正是时候。今天来开追悼会，我带了一摞昨天的《人民日报》，发给每个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

姚文元这才想起什么，忙问：“追悼会结束了？”

江青长吁一声：“总算开完了，现在都忙着和邓大姐握手呢。”她忽然“噗哧”一笑：“春桥可真有意思，竟然和邓大姐抱头

痛哭，让记者们起劲拍照，他那眼泪也不知怎么流出来的。”

姚文元又站起身，居心叵测地笑道：“我也得去和邓颖超同志握握手。不然电视上没我的镜头，有人又要议论了。”说罢，匆匆走出门。

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周恩来逝世后，姚文元确实几次指令鲁瑛降低对丧事的报道规格。一九七九年八月，人民日报社党组在揭发鲁瑛的材料中将此事列为他的一条主要罪行：

……

四、周总理逝世后，鲁瑛参与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进一步制造舆论。

1、蓄意贬低周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降低对周总理逝世的宣传规格，提出“国内消息、综合消息，字太大，要缩小。总理不要突出”。鲁瑛在《人民日报》宣传中，贯彻“四人帮”的旨意，缩小周总理的生平照片，减少国内外的悼念消息，根本不发表国内悼念周总理的文章，破坏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宣传。

2、一月十四日，即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本报记者的报道。第一句话竟是：“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结尾又说：“连日来，大批热情洋溢的信件纷纷寄来。广大工农兵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的革命斗争。”这种违背事实、强奸民意的报道，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给报社打电话责问：“你们对总理是什么感情？”鲁瑛就布置人记下对方的姓名和单位，并立即整理《一些人对十四日〈人民日报〉报道版面的意见和攻击》的材料，编发成《情况汇编》(特刊)，上报姚文元。姚文元在清样上把标题改为《一种值

得注意的动向》。

3、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报社新闻研究所编了一期悼念周总理的《报纸动态》专刊，这期专刊讲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专刊清样送给姚文元。一月二十九日，姚文元给报社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责问："你们是翻案吗？要反革命吗？"并布置鲁瑛进行追查……

鲁瑛坚决按姚文元的指令做了。于是，"四人帮"垮台后，他也被押上了被告席。作为一家党报的头头，他能不听姚文元的指令吗？可仅仅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姚文元敢于这样做，他又是在听谁的指令呢？可惜，至今仍无人去探寻和揭开这一层谜底。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中有这样一段交待：

……

问：一月十四日《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是怎么回事？

答：这篇文章是我批的。我当时的思想是：总理逝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了，所以就把这一篇发出去了。这一篇文章已压了很长时间了。登在第一版也是我决定的。

问：为什么要在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你急急忙忙登这样的文章，连一天都等不了，是什么指导思想？

答：这个，就是不要在总理逝世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一篇都没有了。我当时觉得前一段追悼总理是很热烈的，报纸、电视等等，效果很好。这一段没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文章，本来群众、干部有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搞不下去，如果再拖一段时间，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更没有了，不想冲淡、中断了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所以,就决定十四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我没有想到会冲淡第二天的追悼会。

问:十四日那篇文章发表后,起了什么作用?

答:文章发表以后,有人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不赞成登这篇文章,说是冲淡了对总理的哀思。我当时还不能接受。

问:对这件事,群众提出抗议,你是怎么对待的?

答:这个,我当时对群众打电话是不满意的,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他们不能代表广大群众。我把《人民日报》反映的情况压下来了。

问:你不是压下了,而是做了重要修改,报上去了。(给姚看原件)

答:是这样的,原来题目叫《一些人对十四号人民日报版面的意见和攻击》,我改成《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这是我改的,我觉得他们这是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在这份供词中,姚文元也只字未露他压制对周恩来悼念活动的报道是受何人指使。但他的交待有一点是可信的:担心悼念活动冲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因为此时,周恩来在政治上早已成为一只“死老虎”,“四人帮”心里恨的,眼睛盯的,手中打的是“死不改悔”的邓小平。掌管舆论大权的姚文元自然也把打倒邓小平当成自己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在“批邓”中冲锋陷阵,大打出手。四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将姚文元的这一行为写进了《起诉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此项指控进行法庭调查:

……

审判员：《起诉书》第二十三条中指控：

“一九七六年春，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文章。……这些文章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 派’，煽动加以迫害。现在，本法庭就这一指控进行法庭调查。被告人，一九七六年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中的大批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这些文章是不是经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这个，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委托我主管宣传口，我看过一些文章，审查过一些文章。”

审判员：“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狂’、‘反攻倒算’、‘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有纲领的复辟活动’，这篇文章是不是经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这个，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经审判长准许，法庭出示了《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的送审稿。上面有被告人修改的笔迹。

审判员：“被告人，这篇文章是你审查修改的吗？”

姚文元：“嗯。”

审判员：“到底是不是？”

姚文元：“是我审改过的，上面有我的笔迹嘛。”

法庭又宣读了送审稿的节录。

审判员：“文章中说走资派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不是指一个人吧？”

姚文元：“是的，这不是光指一个人，但这篇文章主要是反对

邓小平副主席的，由于对他的批判，影响了许多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矛头指向了一部分工作一个时期的老干部。我需要说明一点，这篇文章强加给邓小平副主席的这个罪名，不是我的主张，这是政治局定的。”

审判员：“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一文，诬陷老干部是‘右倾翻案势力’、‘大搞复辟活动’，这篇文章是不是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是的。”

法庭宣读了这篇文章的节录。（略）

法庭宣读了《人民日报》社崔奇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证词。（略）

法庭宣读鲁瑛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晚八时三十分接姚文元的电话记录：

“文元同志说：《评‘三项指示为纲’》文章，写得比较尖锐，比较好，是可以用的。”

审判员：“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以‘池恒’笔名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一反动论点，这是不是你授意、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我首先承认这篇文章是我要《红旗》杂志写的，但这个‘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论点不是我讲的，是根据毛主席的几次重要谈话整理的，而且这篇文章，还有前面提到的那几篇文章，都是经主席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这个我不想多讲了。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文章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可以批判、看，我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在将来我有可能重新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会加以重新认识。第二点，我记得这篇文章里，只是反对邓小平副主席的，并没有把所有的党政军干部都叫

做民主派。就是反对邓小平副主席的那些内容，也都是根据主席的谈话精神写的。我现在不忙于回答文章内容的问题。我只承认这一篇文章是经我看过，审查过，修改过。”

法庭宣读了原《红旗》杂志社领导小组成员许健生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的证词。（略）

法庭通知证人、原《红旗》杂志社工作人员林兆木出庭作证。（略）

（二人均证明这篇文章是姚文元直接布置，多次修改，最后审定发表的）

审判员：“被告人，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署名‘柏杉’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必须批判》一文，诬陷老干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老走资派’，这篇文章是不是经过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我对这篇文章没有特别的印象；记不起来了。”

法庭向被告人出示了经他修改审定的送审稿。

姚文元：“哦，是我修改的，我刚刚翻了几页，我只说明一点，请法庭查一下，我修改的时候，去掉了里面一些打击面较宽的说法，但是文章中的错误，我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法庭宣读了这篇文章的节录。（略）

公诉人钟澍钦请求发言。

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刚才被告人姚文元辩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改轻了，不管改轻改重，文章最后的发表，所有这些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由被告人负责，何况文章内容并不是象他所辩解的那样，诬陷老干部是老走资派，就是姚文元亲自加上去的。”

审判员：“对公诉人的驳斥，被告人有什么申辩的？”

姚文元：“我相信刚才起诉人讲的是符合事实，因为他有稿

子，他可以去选择，核实。但是我刚刚辩解的那些也是符合事实的，我把有些调子压低了，特别是对邓小平副主席的指责上，我删掉了一些过激的言词。当然起诉人这一点也是对的，不管你改轻改重，最后你发表了，你总要负责嘛。这个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关于诬蔑邓小平副主席是'老走资派'，我确实不记得我写过这样的话，如果原稿上有我的笔迹就是我写过。"

法庭出示和投影《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必须批判》部分原稿，上面有被告人亲笔加上的"老走资派"这句话。

法庭通知证人许健生出庭作证。（略）

审判员："被告人还有什么陈诉的？"

姚文元："没有了。"

审判员："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姚文元控制舆论宣传工具，在1976年初，发表文章，诬陷迫害邓小平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的大部分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法庭对这一指控已经调查完毕。"

审判长："把被告人姚文元带下去。休庭。"

在《起诉书》列举的数十条罪状和特别法庭多次公开审判中，均未提到姚文元压制宣传周恩来悼念活动一事。因为这同他诬陷攻击邓小平的"壮举"比起来，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一月十六日。凌晨。通县机场。

两辆破旧的北京牌吉普车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冲进机场，径直驶向一架苏制安——2小型飞机旁停下。这是架专门用来执行喷撒农药任务的飞机。

从吉普车上跳下六个身着大衣的军人，每人怀里抱着一只小白布袋，在一名迎候在舷梯前的空军高级军官带领下鱼贯登

上飞机。

信号腾空，马达轰鸣。

银白色的安——2 小型喷撒机轰鸣着腾空而起，象只展翅的雄鹰迎着东方灿烂的霞光冲入天际。

驾驶舱里。

年轻的驾驶员胥从焕表情严峻地掌握着操纵杆，不时默默地凭窗眺望：

神州大地，群山巍巍，江河滔滔，如锦似画。

雄伟连绵的长城。

汹涌奔腾的黄河。

辽阔的田野。

古老的城镇。

飞机在黄河上空盘旋。

驾驶员稳稳地拉动了播撒把手。

一片洁白的粉末从机翼下喷撒而出，飘飘荡荡，落入滚滚的黄河中……

四个半小时以后，疲惫的安——2 小型飞机返回了通县机场。

周恩来的骨灰全部播撒完了。

但是，关于他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三

中南海。毛泽东排出半截温度表。汪东兴如释重负。大会堂。批邓还在继续。邓小平反驳张春桥：仅靠革命原则就能搞社会主义了？！

中南海。“游泳池”。

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两眼布满血丝，焦躁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身姿婀娜的保健医生田丽娟走过来，轻声劝道：“汪主任，您去休息一会吧。”

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汪东兴停下脚步，急切地问道：“怎么样？”

田丽娟忧虑地摇摇头。

汪东兴又问：“给他服药了吗？”

田丽娟默然点点头。

汪东兴挥了挥手：“你去吧，要时刻注意观察，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田丽娟刚离去不一会，张玉凤从内室急匆匆奔出来，挥舞着双手欣喜若狂地轻声喊道：“出来了！出来了！”

汪东兴忙迎上前，一把抓住女秘书纤细的双臂，张玉凤两只明亮秀丽的眸子还闪着喜悦的泪花，连声说："全出来了！咬断的半截体温表和水银全拉出来了。"

汪东兴如卸重负，轻轻吁了口气，又小声问："主席知道了吗？"

张玉凤压低声量："还不知道。"

汪东兴正色叮嘱道："那就不要告诉他了，免得影响他的情绪。"

张玉凤温顺地点点头。

汪东兴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头："这两天把你也急坏了，现在总算平安无事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张玉凤莞尔一笑："好的，等一会我安排主席睡下就走。"说罢，她又转身返回卧室，见毛泽东裹着睡袍靠坐在床上，正扳数着手指头喃喃自语："恩来、老总、剑英、洪文、小平、春桥……不对呀，怎么还有五名常委呢？"他又重新念叨着名字，重新扳数着手指，数来数去地依然是五个人。

张玉凤望着神情专注的毛泽东摇头轻叹一声，忍不住提醒道："主席，总理已经不在了。"

毛泽东眨了眨黯然朦胧的眼睛，喟然长叹一声："哦，这就对了。恩来已去，呜呼哀哉！"说罢，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张玉凤忙用毛巾帮他擦去脸上的泪水，柔声劝慰道："主席，总理不在了，您更要保重身体，不能过分悲伤。"

毛泽东止住泪，慈爱地望着机要秘书，认真地说："咱们一块选个总理吧，你看谁来当好呢？"

张玉凤想了想，乖巧地反问道："叶帅不是向您推荐先念同志吗，您看怎么样？"

毛泽东摇摇头："不行不行，李先念是个好人，可太软了，也

是个温和派。”

张玉凤娇媚地笑道：“那您看谁最合适呢？”

毛泽东微闭双目，沉默不语。稍顷，才睁开眼温和地说：“咱们就在副总理中挑一个吧。”说着，他又一根根扳数着手指头，嘴里轻声念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小平、春桥、先念、锡联、登奎、国锋、永贵……”

毛泽东神圣的手指头将落在哪个幸运的名字下呢？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由于周恩来逝世而被中断的政治局“批邓”会议，今天在这里继续举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到场。经过十天的沉默和思索，每个人似乎都想起了新的内容，发言显得很热烈。

王洪文：“……小平同志搞右倾翻案虽然时间不长，但波及的面很广，涉及的人很多，不仅中央有、国务院有、省里、市里也有，而且许多还是第一把手。由此可以看出你的活动是有一条组织路线的。”

邓小平忍耐不住，接话道：“洪文同志，你的这种说法我需要解释一下。”

王洪文断然一挥手：“你的解释无非是要反驳我，反驳当然可以，但我有证据。”说着，他从面前的皮包中掏出一摞信件，“我从外地回来后，收到了许多揭发信，这是福建的陈佳忠揭发第一书记廖志高的信；这是四川的李明辉揭发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信；这一封是江西的涂烈控告第一书记江渭清的；这一封是七机部的舒龙山控告张爱萍的；这是郑州铁路局革命群众揭发万里的；这是社科院十五名共产党员揭发胡耀邦的，……所有这些被揭发的人都和你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被揭发的问题都是积极传播、执行你的讲话，大搞右倾翻案。四川的赵紫阳去年九月从北京参

加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去后，不是积极传达、贯彻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学大寨的决议精神，而是按照你私下交待的指示，在县以上干部会议上，强令推行什么'田间监督管理法'和'生产责任制'，打着整顿农业的旗号，大搞复辟倒退。"

邓小平扬起眉峰，厉声争辩道："我认为'生产责任制'和学大寨并不矛盾。"

王洪文："怎么没矛盾，学大寨首先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生产责任制'却把生产摆在第一，一味强调生产，无非是用生产压制群众的革命精神。赵紫阳的这套搞法说白了，就是你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的'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资本主义路线。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上还公开说：'小平同志讲了，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青年干部问题很多，基本上没好的，要组织力量重新审查，对那些不合格的不管他是造反派，还是反潮流派，统统都要打下去。'在你这个讲话的指使下，赵紫阳以考核青年干部为名，把县、地、省三级领导班子中的新生力量全部撤职查办，隔离审查。"

邓小平挺直腰身高声道："'坐直升飞机'这个话我没讲过。"

王洪文也不由拔高声调责问道："那是赵紫阳自己发明的吗？他在同一个会上还说：'小平同志讲了：不要怕他们说你是还乡团，不要怕别人说还乡团回来了，还乡团回来好得很。'这个话你也没说过吗？"

邓小平点支香烟，吸了两口，稳住情绪慢悠悠地说："这句话我不否认。但有个情况需要说明一下，我讲这句话是针对一些老同志解放出来后有畏难情绪，并不是要反对文化大革命。"

埋头记录的毛远新扬起脑袋问邓小平："去年九月学大寨会议期间，你是不是单独找赵紫阳、廖志高、江渭清等人谈过话？"

小平坦然地点点头："谈过，还把他们请到家里吃过饭，我的

谈话你们可以批判。”

毛远新又把目光移向主持会议的王洪文：“洪文同志，群众寄给你的这些来信能让我看看吗？”

王洪文把一摞信封推到他面前，笑道：“当然可以。远新同志常年工作在省里，对这些来信所揭发的问题会有更深的了解和感受。”

毛远新：“我们在下面有时看问题的角度和中央不同，中央是管全面的，抓的是大政方针，我们在省里是管落实的，抓的是具体事务。比如去年，国务院的大政方针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平白无故砍了辽宁省五百万吨燃料我就想不通，搞得五座发电厂被迫关了两座，严重影响了全省的生产和群众生活。国务院为什么要这样做？别的省是不是也减少了燃料供应？我怀疑这是有人在故意卡辽宁的脖子。”

张春桥放下手中摩挲的茶杯，慢条斯理地接话道：“你讲的这个情况我也有所耳闻，燃料被砍的不仅辽宁，还有上海。全国就此两家。至于说国务院某些领导是不是有意这样做，我作为副总理并不清楚，也不敢妄下断言。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我国原油的出口量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准，比一九七四年翻了两倍。这就令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燃料供应相当紧张的状况下还要如此大幅度地增加出口量呢？为什么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危机转嫁到我们自己头上来呢？为什么这种只有买办资产阶级才会干的事而身为共产党员的国务院某些领导却也干了呢？据有些同志揭发，这件事是小平同志决定的，我不知是不是确实如此。”

邓小平冷峻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话语显得平静而坚硬：“是的，增加原油出口量这个字是我签的，削减辽宁和上海的燃料也是我批准的。因为去年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上涨很大，我是

想多为国家创些外汇，以弥补国民经济中的赤字额。这有啥子不好？”

张春桥：“我相信你的用心也许是好的，但效果呢？难道说为了赚钱就可以放弃革命原则吗？就可以不要国家声誉吗？”

邓小平抬高声量反问道：“按春桥同志的说法，仅靠‘革命原则’就可以搞社会主义了？”

李先念环顾左右，轻咳几声，语调诚恳地说：“小平同志当时这样做我是知道的，如果这样搞错了，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扬起两条短粗的浓眉，犀利的目光和冷硬的话语直射张春桥：“我这样搞究竟是错还是对，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华国锋板起正大的面孔，拖着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接着发言：“我希望小平同志，对春桥同志指出的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要做一次深刻的检查。”

邓小平睥睨了他一眼，没吭声。

华国锋口气越发郑重、严肃：“你被打倒过多次了，也检讨过多次了，连群众都说你是‘死猪不怕滚水烫’，这一次你要用实际行动改变自己的形象。共产党员不怕犯错误，怕的是犯了错误又拒不接受批评，拒不改正。这样只能在背离党和人民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六八年主席到湖南视察时，专门同我谈了这个问题。我……”

王洪文不耐烦地拦腰打断他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

华国锋尬尴地笑笑，闭住宽厚的嘴巴。

王洪文又扭头问毛远新：“远新同志，你还有什么事要讲吗？”

毛远新望了一眼张春桥，神情郑重地说：“主席指示：关于总理的人选请政治局议一议，看由谁出任比较合适。”

江青抢先表态："我看春桥同志最合适了！"

没人赞同，也没人反对。会场出现一阵沉默。

张春桥有些窘迫地笑笑："我不行，论能力，论资历，我都不行。总理的人选还是请主席定吧，要由政治局议，三天三夜也议不完。"

王洪文扫视一下众人，冲毛远新笑道："春桥同志说得对，这事还是请主席决定吧，主席定了，政治局也就好议了。"

毛远新点头应诺。

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为了不走到毛泽东所说的"对抗方面去"，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确实强压怒火，忍辱含耻地作了些"自我批评"。但"四人帮"却步步紧逼，必欲将他置于死地。

散会后，委员们陆续退出会议室。

张春桥紧赶几步，在走廊追上毛远新，笑咪咪地说："远新同志，我向你谈点事好吗？"

毛远新忙停下脚步，诧异地问："什么事？"

张春桥将他领进一旁的休息室，问："锦州第一监狱有个叫王灿文的在押犯人，你知道吗？"

毛远新摇摇头："不知道。"

张春桥："邓小平去年九月在听取社科院的汇报时，把这个人作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大力表扬了一通。我初步了解了一下，这

个王灿文原是上海无线电研究所的，思想一贯反动，五八年因为散布反党言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把这个人抬出来大肆宣传，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这里有什么背景，希望你能让辽宁省的同志仔细调查一下，然后向中央写份报告。"

毛远新点头应道："我回去就给王淮湘挂个电话，请他负责调查这件事。"

张春桥指了指他夹着的文件包，含笑问道："洪文同志收到的这些信件你带回去怎么处理呀？"

毛远新："我想看一看，多了解情况。"

张春桥沉吟着，慢悠悠地说："这些信我大部分都看过，我认为下边的同志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应该向主席讲一讲，主席历来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听取群众意见。"

毛远新会意地一笑："我会这样做的。"

张春桥似乎无话再谈，倒背双手慢慢踱到墙壁前，仰目凝视着高悬的一幅巨大的国画，久久沉默不语。

毛远新耐住性子等了片刻，终于忍不住催问道："春桥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张春桥缓缓车转身，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削瘦的面孔仿佛在瞬间冰冻了般阴冷而僵硬。两只藏在镜片后面的眸子越发显得深沉，寒光逼人。他稳稳地盯着年轻的省委书记，声音低沉而缓慢地问："你什么时候见主席？"

毛远新被对方的目光刺得有些慌张："明天上午我向主席汇报。"

张春桥一字一顿地叮嘱道："你告诉主席，总理逝世后，叶剑英同志住到玉泉山去了。"

毛远新不解地问："听说叶帅在玉泉山那套房子是主席亲自

批给他的，他要住就让他去住嘛，这事还用向主席报告吗?”

张春桥用力打个手势，不容置疑地说:“要报告，玉泉山是军委的住地，外人很难进去，叶剑英同志搬去后，这几天小平、先念、王震、陈云等人常到他那里去串门，连余秋里、徐向前也卷进去了。这个时候他们纷纷往西山跑，总不会是去赏‘西山雪景’吧。”

毛远新似有所悟地“哦”了一声，郑重地点头道:“好，我一定把这个情况向主席报告。”

四

一月二十八日。玉泉山。叶帅忧心忡忡。一月二十九日。中南海。毛泽东的手指数到华国锋："我就要这个没能力的！"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玉泉山。九号楼。

叶剑英官邸二楼，书房。

叶剑英身着便服，端坐在一架华丽的钢琴前，正指法娴熟地弹奏着莫扎特的《安魂曲》，曲调缓慢、低沉，如山风呼啸。窗外，雪花漫舞，群峰如玉，屹立在玉泉山之巅的妙高塔巍巍雄姿，隐隐在望。

年轻俊秀的女秘书张艳推门走进来，轻声禀报："叶帅，王震同志来了。"

叶剑英没有作声，仿佛将全部身心都沉浸在乐曲中。直到一曲弹罢，他才扭头道："请他进来吧。"

不一刻，瘦高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满面含笑走入书房。

叶剑英起身迎客，握手寒暄。

王震把一只用红绸裹着的长方型小盒朝叶剑英拱手一递："叶帅，我给您带来件小礼物。"

叶剑英揭去绸布，见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盒，盒内罩着根硕大的人参，色泽红润，根须丰满，四肢齐全，形态逼真。叶剑英甚是喜爱，不禁脱口赞道："奇品！奇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王震自得地笑道："我的一个老部下在长白山军区当司令员，是他给我送来的。我这人有狗肉吃就行，这东西还是送你滋补身子吧。"

叶剑英也不推辞，将人参盒放入书橱，热情邀请道："今晚你就在我这里吃饭，我叫大师傅给你做一道'麻辣狗腿'，保你吃得大汗淋漓，赞不绝口。"

王震婉言谢绝："今天雪大路滑，我还得早点回去。"

叶剑英爽朗笑道："雪大何妨，你我正好赏雪对饮，岂不美哉。'西山雪景'可是燕都著名的八景之一呀！"

王震心事重重地轻叹一声："这种时候，我哪还有心思观看雪景。"他压低声音，急切地问："那件事，你找主席说了吗？"

叶剑英不由收敛笑容，颔首道："说过了。"

王震急切问道："怎么样？主席同意我们的提议吗？"

叶剑英摇摇头："老人家听完后没说一句话，看来对先念同志他不太满意。"

王震焦急地："那他要把总理交给谁？"

叶剑英面带忧色，语含怒意："第一副总理垮了，当然要交给第二副总理。"

王震忍不住粗声吼道："主席要是让姓张的当总理，我就甩挑子不干了！"

叶剑英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干不干都由不得你我呀！"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中南海。"游泳池"。书房。

毛泽东裹着宽大的睡袍躺靠在沙发上，一边吸着雪茄一边

听着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远新："……国锋同志批评小平同志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老犯错误老不改。"

毛泽东咧嘴笑出声："他现在还不是死猪，已经写了两份检查，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嘛。政治局帮助他，就是死猪也要当作活猪医，我党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毛远新抬起目光察看着毛泽东的神色，随声附和道："是的，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承认自己有野心，想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架空主席，另搞一套。"

毛泽东含笑摇头道："言过其实，违心之论。此公有点野心，但是不大。"

毛远新口吻严肃地接着说："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认为：鉴于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他今后不宜再担任重要职务，也不宜再负责外事工作。"

毛泽东表示赞同地点点头，深深吸了一口烟，抬了抬眼皮问："对总理的人选，政治局有什么议论吗？"

毛远新朝前倾了倾身子，言词谨慎地回答："在昨天的会议上，江青同志提议由春桥同志担任总理，政治局多数同志也都认为春桥同志比较合适。"

毛泽东抖了抖烟灰，似乎漫不经心地问："叶、李是什么态度啊？"

毛远新略一迟疑，斟词酌句地说："先念同志没有表态。剑英同志又没参加会议。自政治局开展批评小平同志以来，剑英同志一直称身体有病，很少出席会议，就是出席了也从不发言，我的感觉他好象在有意袒护小平同志。"

毛泽东冷冷一笑："邓小平就是叶剑英保出来的，他能不袒护吗？思想、路线上一致，感情能不一致吗？"

毛远新望了望毛泽东毫无表情的面孔，试探着把话题又推深一步："听春桥同志说，总理逝世后，剑英同志又搬到西山去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挥挥手："西山那套房子是我批给他的，他要住就由他去住嘛。"

毛远新忽然压低声量，加重语气："最近几天，小平，先念、陈云、王震等人也常到西山去。"

毛泽东吃力地探起身，瞪着两只浑浊黯淡的眼睛警觉地问："他们去西山干什么？"

毛远新有些支吾地回答："说是看望叶帅，但我分析他们在这个时候这样频繁地来往，很可能和总理的人选有关系。"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哩，总理不在了，许多人都想坐这把交椅，难免要搞些手脚。公元一五八二年，那个明朝宰相张居正因病而死，礼部右侍郎张四维为夺取相位，勾结大宦官申时行大搞阴谋诡计，上下串联，杀人数万，把个神宗皇帝也逼得无可奈何，惶惶不可终日。你在大学堂是学工的，今后也要学点历史。古事今鉴呵！"

毛远新恭敬地点头道："我一直铭记着您的这个教导，已经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现在我正在看李斯的《论统一书》和韩非的《韩非子》。"

毛泽东谈起古典史学，顿然显得思维敏捷，情绪亢奋："好，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资治通鉴》我就看了五遍，你说的《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这个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法家。后来，李斯作了秦始皇的宰相，怕韩非夺权，就在公元前二三三年把他杀了。所以韩非感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他讲的这个'气力',其实就是'权力'。韩非为什么被李斯杀了,就是因为李斯的权力比他大。'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高明的皇帝一定要控制住权力。秦始皇听了韩非的劝告,搞了个中央集权制。我们共产党也学秦始皇,搞'一党治天下',就是要掌握住国家领导权。委员长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都要由党来任命,不是由哪一帮、哪一派说了算的。"

毛远新极力让自己的思路随着毛泽东的谈兴任意驰骋,不时附和一两声:"是的,党是领导我们整个事业的核心力量。"

毛泽东吐吐浓烟,挥动着一只大手高声道:"叶剑英来找我,要让李先念当总理。我说:这事要由党来定,要由政治局来定。"

毛远新脱口道:"我看先念同志当总理不行,他这个人太缺乏斗争性。"

毛泽东侧过脑袋,用信赖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侄子:"你看谁人合适?"

毛远新尚未揣摸准毛泽东的决心,不敢贸然作答,只好挑保险的话搪塞:"反正我看邓小平不行,李先念也不行。"

毛泽东颇为惆怅地轻叹一声:"总理总得有人当呵!"

毛远新恭敬地:"还是请主席选定一个吧。"

毛泽东微闭双目,扳着手指轻轻叨念着副总理的名字,当叨念到"华国锋"三个字时,他忽然睁开眼,朦胧深沉的眸子中迸闪着一点亮光,嗓音沙哑地问:"你看华国锋怎么样?"

毛远新未加思索便摇头反对道:"不行,不行,这个人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没能力,每次开会连话都讲不清,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理呢。"

毛泽东抬起右臂猛力朝下一挥,断然道:"我就要这个没能力的!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

毛远新自知失言，忙改口道："好！主席选得好！在十四个副总理中，不管论年龄，论威望，还是论思想觉悟，华国锋同志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毛泽东也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高兴，情绪欢愉地说："华国锋同志在韶山当县委书记时我就认识了。他能关心群众，能调查研究，能团结同志，一个干部能做到这几点也可称得上清官廉政了。他当过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又当过副总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也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当总理是能胜任的。"

毛远新也欣喜地说："我今天就把主席的决定向政治局传达。"

毛泽东严肃地纠正道："不是决定，是提议，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请政治局讨论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毛远新点头应诺："好的。"

毛泽东想了想，接着吩咐道："副总理暂不要动了，小平仍然管外事，你要找春桥谈一下，劝他想开点，让一让，要主动协助国锋同志抓好工作。"

毛远新勉强笑道："春桥同志会正确对待的，我倒担心叶帅和先念同志可能会反对。我是不是也先找他们谈一谈？"

毛泽东沉稳地摇摇头："不用，剑英同志身体有病可以去休养喽，在他治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

毛远新愕然地看着毛泽东，急声问："这条也向政治局传达吗？"

毛泽东伸手一指，威严地命令道："要传达，要一同写到通知里，你现在就去召集政治局开会，讨论完马上告诉我。"

毛远新忙起身告辞，一出门正和迎面而来的张玉凤撞个满怀。

张玉凤含笑看了他一眼，嗔怪道："看你慌慌张张的，又有什

么急事呵?”

毛远新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小声道:“主席选定了新总理。”

张玉凤忙问:“谁?”

毛远新:“华国锋。”

张玉凤颇感意外地:“主席怎么会选他呢?”

毛远新意味深长地一笑:“这就叫‘蚌鹤相争,渔翁得利’。也幸亏总理走在主席前面了,要是主席先走了,这事还真不好办哩。”

张玉凤叹声道:“是呵! 现在整个中央全靠主席一人支撑着呢。他要是没了,我们这个国家可咋办哪!”

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手指会点在华国锋的名下。

若干年后,张玉凤不无感慨地讲到这件事:

关于选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

主席就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远新说：好！选得好！主席也显得很高兴。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总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主席的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的这项决定很满意。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就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紫阳、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五

一月二十九日。中午。钓鱼台。十一楼。小客厅。江青会见外交部长乔冠华夫人章含芝。

残冬的阳光象金色的瀑布从高大的落地窗间飞泄进来，将室内豪华的陈设映照得越发熠熠生辉，富丽堂皇；鲜红的锦绣滚花地毯正中，一盆硕大的雪菊开得正旺，繁花团团，翠叶葱葱，芬芳宜人。

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芝站在花盆旁，心神不定地观赏着白花绿叶。

通向内室的门轻轻响了一声，章含芝仿佛触电般“倏”地转过身。只见江青裹着一件洁白的鸭绒睡袍，怀里搂着只小巧的金丝猴，神情慵懒地从卧室踱出来。

章含芝忙迎上前：“江青同志，您好！”

江青矜持地伸出一只手，长长打个哈欠说：“昨晚政治局开了一夜会，我回来又看了一上午文件，刚躺下你就来了。”

章含芝握住对方的手歉意地笑道：“真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

江青大度地挥挥手：“没什么，我这人最不怕累了，刚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全国的红卫兵都要听我

讲话呀！你瞧我的嗓子，就是那时候讲坏的。”

章含芝言不由衷地恭维道：“您的声音还非常好听。”

江青笑着摇摇头：“不行了，不行了，比起当年差远喽！”她懒懒地躺靠在沙发上，轻轻抚拍着金丝猴问：“东西带来了吗？”

章含芝：“带来了。”说着，她从精美的鳄皮坤包里取出几页手抄的材料，递给江青。

江青将材料很仔细地看了一遍，抬起头问：“这个东西老乔看过吗？”

章含芝：“看过了，后面有我和他的签名。”

江青把材料推到外交部长夫人面前，不满地说：“这上面写的全是外交部如何揭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样写不行，要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外交部批王、唐就是为了批邓。”

章含芝颇感为难地：“可中央还没公开点邓小平名呵。”

江青举起一只拳头用力晃了晃：“快了，政治局已经讨论过，要把主席的重要指示马上发下去，要在全党，首先在中央机关，深入揭批邓小平。外交部是邓小平一手控制的，又有他的两个女干将，问题最多，爪牙最多，你们一定要跟上，要拿出过硬的材料来，要通过揭批王、唐挖出邓小平这个后台老板。”

章含芝：“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外交部散布了许多右倾言论，这些我都写在材料上了。”

江青剥开一只香蕉，边喂着金丝猴边滔滔不绝地说：“光写言论不行，要写行动！这两个女人坏透了，跟着邓小平干了好多坏事。去年她们看见主席眼瞎了，我们四个又挨批了，就以为邓小平得势了，马上转过去，当了投降派。没想到这是主席的策略，就是要让邓小平充分表演。现在，主席的眼好了，总理也死了，邓小平的阴谋诡计彻底暴露了。王、唐一看大事不好，又跑到我这来哭，说是上了邓小平的当。鬼！什么上当，他们就是臭气相投，

狼狈为奸。”

章含芝双手扶膝，神情拘谨地说：“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向外交部党组交了两份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其中列举了许多邓小平如何反对您的言论。老乔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让我一定要写进材料里。”

江青把香蕉皮朝茶几上重重一摔，愤然道：“这一条当然要写。邓小平的主要罪行就是整我，去年他在政治局围攻我半年多。可你不能光写他反对我一个人，要把他们三个也加上，而且要按次序排列，洪文是副主席，春桥是常委，我只是个政治局委员嘛，不要给人感觉到以我为核心。我这个人从来不当核心。”

章含芝领悟地点点头：“好的。我回去把这一条再重新改写一下。”

江青用象牙小梳轻轻理了理有些散乱的短发，侧着头问：“王、唐还揭发了些什么？”

章含芝想了想，压低声音道：“王海容说，邓小平曾指使她给您的秘书刘玉庭打电话，了解您的情况。”

江青自得地抿嘴一笑：“这事我早知道了，连她们通电话的录音我都搞到了。”

章含芝稍一停顿，接着说：“王海容还利用和主席的关系，骗取了汪东兴的信任。主席在外地时，她就给汪主任打电话探听消息，了解主席的谈话和活动，然后再告诉邓小平。”

江青突然打断她的话：“你不要提老汪！不要再讲了！”她神色慌张地环顾四周，挥动着小梳子严肃地说：“以后你不要再提老汪，不然要吃亏的。现在我们正在做他的工作，也在做政治局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

章含芝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威严的女主人，顿时缄口无言。

江青端起小瓷碗呷口香茗，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外交部长夫

人，慢声细语地问："你知道王、唐为什么会跟着邓小平干得这样起劲吗？"

章含芝疑惑不解地摇摇头："不知道。"

江青面孔一沉，正色道："我告诉你吧，邓小平早给她俩许了愿，一旦他掌了权，就让王海容当外交部长，唐闻生当副部长。"

章含芝惶惶不安地问："那老乔怎么办？"

江青冷冷一笑："你以为邓小平上了台，老乔还能当部长吗？你们俩不进监狱也得被赶出北京。"

章含芝怒声谴责道："他们这是在篡党夺权！在分裂中央！"

江青双手一拍桌子，站起来："对了，这就是邓小平的要害！他指使王、唐上欺毛主席，下骗政治局，在中央高级干部中秘密串联，大搞分裂活动。你要把这些全写进材料里，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这就是行动，就是罪证。你要把邓小平分裂中央的阴谋揭发出来，我就把材料转给主席，争取让他在上面作个批示；哪怕画个圈，邓小平想赖也都赖不掉了。"

章含芝毫不犹豫地当即应承道："好！我回去就照您说的办。"

江青沉吟稍许："这份材料有老乔一个人签名就得了，你就不要再签了，免得别人抓把柄。"

章含芝感激地连连点头："好的。谢谢您的提醒。"

江青又笑咪咪地叮嘱道："你回去告诉老乔，今后外交部的事，要多向春桥同志请示。"

章含芝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春桥同志要当总理？"

江青故作高深地微微一笑："这还用问吗？你叫老乔照我说的办就是了。"

章含芝面露欣喜之色："太好了，春桥同志当总理，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江青不无妒意地撇撇嘴:“屁！总理死了,小平垮了,让他捡了个便宜。”

这时,秘书刘真敲门进来报告:“首长,洪文同志来电话。”

江青一翻眼皮:“什么事?”

刘真:“今天晚上八时,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会议,王副主席问您能不能参加?”

江青精神振奋地一挥手:“要参加！现在政治局开会我能不参加吗?”

六

一月二十九日。晚。中南海，怀仁堂。二楼小会议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提议。

灯光雪亮，窗帷深垂。

罩着白色布套的沙发上端坐着十六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后补委员。每人面前有一张双层小桌，上面分别摆放着皮包、茶杯、笔记本、眼镜盒等杂物。两排镶嵌着米色木柱的宽大玻璃窗中间，有一道通往内室的便门，被一面紫红的绒帷遮挡着；绒帷前立着五扇楠木屏风，上面依次镌刻着竹、鹤、菊、兰、梅。屏风前的两只沙发上坐着主持会议的王洪文和并不是政治局成员的毛远新。

王洪文首先宣布这次会议的内容：让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紧急重要谈话。

大厅里的空气顿时变得异常严肃。每个人都打开笔记本，神情专注，握笔聆听。

毛远新缓慢地念着毛泽东同他的谈话记录。当念到总理人选时，他忽然抬起头，一字一顿高声说："……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代总理。"念罢，他抬起目光扫视着众人。

全体与会者仿佛都没听懂，纷纷抬起头，愕然地望着他，偌

大的会议室出现一阵凝固般的沉寂。

坐在第一排的张春桥脸上浮现出尴尬的微笑，抬起双手有节奏地率先鼓掌。

邓小平和李先念也轻轻拍起巴掌。

在座的委员们好象听到一声命令，纷纷拍打着双手。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稀落的掌声。

坐在最后一排边角处的华国锋站起身，过度的惊愕使他丰满的脸膛涨得通红，宽厚的嘴角微微抽动着，两眼盯着王洪文和毛远新，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我不行，请主席……还……还是再选……选一个吧。我真……真的不行。"

江青伸长脖子冲毛远新喊道："主席是这样讲的吗？"

毛远新郑重地点点头："我把主席的原话再念一遍。毛主席说：'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代总理。可否，请政治局讨论。'"

邓小平提高嗓音，抢先表态："我认为主席选国锋同志当总理是非常英明的，我衷心拥护。"

江青也高高举起一条胳膊："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提议。"

"我也拥护！"

"我也拥护！"

十几名委员几乎在同时举起十几条手臂，喊出同一个声音。

王洪文站起身，目光巡视着会场，又用手指点数了一遍，随后用兴奋的语调高声宣布："主席的提议一致通过。"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毛远新接着念道："毛主席还提议：在叶剑英同志治病休养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

在一片七嘴八舌的"拥护"声中，陈锡联婉言推辞道："我能力有限，抓全面不行，军委还是请叶帅牵头，我协助吧。"

江青不满地横了他一眼，大声鼓励道："让你干你就干，有主席撑腰，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陈锡联笑笑，不再言语了。

王洪文又站起身用手指依次点数了一遍人数，宣布："主席的这项提议也一致通过。"

张春桥拍拍巴掌，侧头问毛远新："主席对政治局会议有什么指示吗？"

毛远新看着笔记本念道："主席说，政治局会议开得好，对小平同志要继续批评帮助。为了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关于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在党内公开，可以把主席最近一个时期的谈话向全党传达，但打击面不要太宽，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下面的问题一律由中央负责，中央的问题由小平同志负责。"

邓小平脸色阴沉地问："关于我的工作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远新神色漠然地："主席说：小平同志的具体工作暂不做大的变动，仍管外事；国务院的工作可由华国锋同志全面负责。"

华国锋再次站起身，边抹着额上的汗珠边恳求道："远新同志，请你转告主席，我政治水平低，又没经验，实在当不好总理，我不行哩……"

王洪文挥手打断他的话："主席关于国锋同志任总理和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的提议就这样定了，由远新同志根据今天会议的决定起草两份通知，马上报告主席。散会！"

七

一月二十九日。夜。北京，东单大街史家胡同三号。华国锋私邸。内室。华国锋惶惑不安地接待了两位夜半来客……

华国锋的内室摆设简朴、陈旧：一块天蓝色湘绣地毯因使用年久，已显得色泽黯淡，图案模糊；一对老式皮革沙发，两只檀木双门书橱，也都是多年的旧物，笨重而灰黯。唯有正面高墙上悬挂的一副铜边缕花镜框擦拭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镜内镶嵌着一帧黑白照片：头戴草帽、身着衬衫的毛泽东站在稻田里，正捧着几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笑咪咪地端详着，在他身旁站着衣冠齐整的华国锋和几位男女社员，照片下方空白处一行工整的小楷："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六月视察韶山。"

此刻，这间屋子的主人——新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正大敞衣襟 ，手夹香烟，在地毯上不停地踱步。他那宽阔丰满的额头下横卧的两条浓重的眉毛，时而拧紧，时而舒展；一双微微外凸的眼睛也扑闪着变幻不定的光泽，时而惶惑、不安，时而兴奋、喜悦。

突然，摆在屋角小桌上的红色专线电话发出一串悦耳的铃

声。

华国锋忙走过去抓起话筒："喂！哪里？……哦！先念同志，你好！……这有甚可喜可贺的，我只担心干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当然，今后我会向你多请教的……谢谢，再见！"

他放下话筒。刚想吸口烟，电话铃又响了："喂！哪里？哦！登奎同志，你好！有甚事？……向我祝贺？……不，不，我的水平你是了解的，干不好可咋办？对不起主席呀！……希望你能多帮助我呵！好……谢谢，再见！"他慢慢压下话筒，自嘲地笑着摇摇头："都是些没毬用的谈话。"

他靠在小桌上吸了两口烟，刚要转身离开，铃声又响了。他扭头瞪着双眼盯着电话机愣了好一会，才不情愿地再次抓起话筒："我是华国锋！你是哪位？……哦！叶帅，您好！听说您近来身体不甚舒服，我很挂念哩。……主席的提议您也知道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主席给我的这副担子太重了，我很怕挑不起来哟……有您的支持我就放心了。……您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太晚了，还是改日吧，……我也很想听听您的教诲，这样吧，我去西山看望您，……什么，您已经搬回城里了，那就更方便了，好，我现在就去。"

华国锋"啪"地搁下话筒，几步跨到外间的办公室，揿铃唤来值班秘书，吩咐道："马上安排车子，我要出去一趟。"

秘书应诺一声，又禀报道："首长，刚才桂贤、王震、秋里、谷牧几位副总理都来电话找您，因里面的电话占线没挂进去。"

华国锋："有甚事？"

秘书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狂喜之情："他们听说主席提议您当总理，都来电话表示祝贺。"

华国锋淡然一笑："他们这样快就听说了，看来政治局的会议也不保密呵！"

秘书自得地笑着指了指窗外:“这个消息连警卫团的同志都知道了,您瞧,今晚大门口已增加了警卫。”

华国锋正色叮嘱道:“你们不要跟着翘尾巴,出去乱吹。另外,今后凡是来人或来电话给我祝贺的,你一律说我不在。”

秘书点点头,转身退出去。

华国锋从衣架上摘下绿色的军用棉大衣和毡绒军帽,穿戴好正欲出门,值班秘书又匆匆返回来,神色略显紧张地报告:“首长,王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来了。”

华国锋一怔:“哦! 在哪里?”

秘书压低声量:“我把他们领到小客厅了。江青同志一进门就喊,她是特意来向您祝贺的。怎么办? 您见不见?”

华国锋瞪了他一眼:“废话,江青同志来了我能不见吗!”说罢,甩掉大衣、军帽,跨出办公室,沿内廊直奔小客厅。

客厅。

头上裹着白色鹅绒大披巾的江青亲热地握住华国锋的大手,拖着微微颤抖的嗓音大声道:“国锋同志呵!我和洪文是特意赶来向你祝贺的,祝贺你当了总理呀!”

华国锋憨厚地笑笑:“谢谢江青同志和洪文同志,我深感自己水平不高,力不胜任,正为此事惶惶不安呢。”

江青豪爽地一挥手,鼓励道:“你要干!而且一定要干好。你知道主席为什么会选你当总理吗?”

华国锋茫然地摇摇头:“不知道。”

江青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是我向主席推荐的。前天我去看望主席,主席问我,总理死了,你看谁来代替好呵? 我说,论年龄,论水平,国锋同志最合适。主席听完点点头说,嗯,那就让国锋同志当总理吧。你不信,洪文可以作证,他当时也在场。”

坐在沙发上的王洪文笑着接话道:“是的,是这么回事。当时

江青同志还赞扬国锋同志政治觉悟高，斗争性强，不论在下面当县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是调中央当副总理，都是忠于主席的，都能自觉地执行主席路线，特别是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时，为修建韶山的铁路和公路是立了大功的。主席听后很高兴，夸奖江青同志选人选得准。"

华国锋面含感激之色："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信任。"

江青傲然地抿嘴一笑："你不要谢我，要谢主席，是主席信任我，也信任你。"她忽然压低声音："我可以告诉你，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都想当总理，叶剑英还特意找主席为李先念说情，可主席就是不答应。邓小平是不行了，张春桥、李先念，主席又信不过，所以，到头来他们谁也没当上。"

华国锋诚恳地："我到中央工作时间很短，缺少经验，今后还希望江青同志和洪文同志多帮助我。"

江青朝新总理用力晃晃拳头："这个你放心，我和洪文是坚决支持你的！不过嘛，你也要支持我呀！"

王洪文摩挲着景泰蓝茶盏附和道："只有互相支持才能搞好工作嘛。"

华国锋点头笑道："是的，是的。"

江青对他的回答似乎不太满意，目光冷冷地斜视着对方，拉长声调说："我这人是造反派。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反我都造过，现在我已在造邓小平的反。主席同我讲了，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们和他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锋同志，你如今是总理了，你可不要学叶剑英的样子，袒护邓小平反对我呀！"

华国锋和善地笑道："请江青同志放心，我会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的。"

又闲扯了一会，江青和王洪文便起身告辞了。

华国锋送走客人，刚返回客厅，值班秘书便随进来报告："首长，您要的车备好了。"

华国锋想了想，挥手道："算了，你让司机休息去吧，今晚我不出去了。"

秘书答应一声，转身刚要离去，华国锋又叮嘱道："你告诉司机，明天早晨九点把车开来，我要和江青同志去给主席拜年。"

八

二月二日。下午。钓鱼台，十六号楼。张春桥情绪低落无心打牌。爆竹声中狂草《辞旧篇》。

张春桥正伏案批阅。

机要秘书严忠实夹着文件夹脚步轻轻走进来："首长，办公厅刚送来份紧急通知。"

张春桥头也不抬地吩咐："念吧。"

严忠实打开文件夹，念道："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号。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

张春桥听罢，把手中的铅笔朝桌上一掷，扬起脸冷冷笑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这个时候中央也发过一个一号文件。你还记得是什么内容吗？"

严忠实想了想："是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通知。"

张春桥轻蔑地"哼"了一声，摘下眼镜用手帕轻轻擦拭着，慢悠悠地说："才短短一年，现在怎么样呵？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

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你信不信？”

严忠实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信。”

张春桥从皮圈转椅上站起身，情绪显得异常激动地侃侃而谈：“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机会主义者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结果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一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谁代表人民的利益，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谁就能胜利。反之，就必然失败。这是被历史早已证明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你说对不对？”

严忠实又机械地点点头：“对。”

张春桥深深吸了两口烟，棱角分明的脸上又恢复了冷冰冰的神态，问：“还有别的事吗？”

严忠实又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封启口的信封，拱手递上：“这是小谢和迟群同志写给您的信。”

张春桥没有接，漠然地挥挥手：“你念吧。”

严忠实抖开信纸：“春桥同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大批判中，编印了邓小平的部分言论摘录，有现在的，也有过去的，现送您一份，供参考。此件我们已发到系。另，我们还编了几本语录，不知妥否，现在也已发到基层。顺祝春节好。小谢，迟群。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

张春桥颇感兴趣地问：“他们送的材料呢？”

严忠实：“在我办公室。老厚的一大本，全是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和去年的一些讲话选录。”

张春桥催促道：“你马上给我取来。”

严忠实答应一声，转身退出去。

张春桥无心批阅，倒背双手，悒悒不乐地在地毯上来回踱

着。蓦然，窗外传来一串"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和欢快的嬉笑声。他禁不住穿过镀镍推拉式玻璃门，来到围砌着汉白玉雕栏的阳台上观望。他看见女儿张维维穿着一件艳红的毛衣，正和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楼前雪地上燃放鞭炮。

张维维抬头望见父亲，热切地招呼道："爸爸，你也来同我们一块玩吧。"

张春桥温和地笑着摇摇头："不行呵！爸爸还有好多工作哩。"

张维维不满地噘起嘴："工作，工作，你天天就知道工作，来你这过年真没意思。"

一个戴军帽的女孩子尖声喊道："那就请首长给我们写副对联吧！"

她的提议，立即得到其他人的赞同，七嘴八舌一起恳求着。

张春桥笑着应允道："好吧，我写不好，你们可不许笑话呵！"

一伙年轻人兴高采烈地笑闹着奔进楼门，随即又涌进了办公室。张维维手里还握着一卷红纸。

张春桥将散摊在写字台上的卷宗朝一旁推了推，清理出一块桌面，铺展开红纸。即刻又有人端来古砚香墨，狼毫大楷。

张春桥挽了挽衣袖，将丰满的笔锋在浓墨中辗浸数下，凝神屏气，沉吟片刻，悬腕舒臂，一挥而就："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几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字迹遒劲、潇洒，赢得围观者一片热烈的赞叹声和掌声。

刚刚大学毕业的张维维将条幅念了一遍，不解地问："爸爸，你写的这些是什么呀？"

张春桥目光忧郁地望了望女儿，说："这是有名的大法家王安石的诗句《辞旧篇》。王安石你知道吗？他是北宋时的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吧，跟我的地位差不多。这个人很了不

起，一辈子立志革新变法。可那个糊涂的宋哲宗不重用他，却让大儒家司马光当了宰相。结果呢，王安石抱病而死，大宋朝也含恨而亡。历史啊！总是这样嘲弄违背人民意愿的当权者。”

张维维任性地反对道：“王安石，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们过春节怎么能贴他的诗词，您要写一副充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对联。”

张春桥禁不住笑道：“好！我就给你们写一副革命化的对联。”说着，他将写好的诗词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接过旁人剪裁好的两条红纸并排铺在桌上，笔如狂蛇，一气呵成：“文化革命八亿人民扬眉吐气；批林批孔万里山河莺歌燕舞”。横联“形势大好”。

张维维兴奋地带头拍掌叫好。年轻人们捧着对联，欢闹着涌出门张贴去了。

办公室里又沉寂下来。

张春桥倾听着门外的笑声，怅然轻叹自言自语道：“革命，他们以为这就叫革命。”他用毛巾擦擦手，重新坐回舒适的皮椅里，端起瓷杯呷了两口热茶，取过刚才尚未阅完的文件继续浏览着。突然，摆在桌角的专线电话“嘟嘟”地鸣叫起来。他忙伸手抓起话筒：“我是张春桥。哦！江青同志，你好！有什么事吗？”

话筒里传出江青轻柔亲切的声音：“春桥呵，洪文、远新都在我这里，正好三缺一，请你快过来吧，咱们打几圈。”

张春桥婉言推辞道：“实在对不起，我今天头痛得很，刚刚服过药。你还是找找别人吧。”

江青：“哟！真不巧，大过年的你怎么闹起病了。这事可别传出去，不然人家还以为你是闹情绪呢。”

张春桥苦笑：“我张某与人无争，与世无夺，知足而乐，遇事而安，有何情绪可闹？”

江青安慰道："你别泄气就好，其实主席还是信任你的，不让你当总理，是想叫你多抓抓党的工作。"

张春桥："我非常理解主席的英明决策。"

江青忽然压低嗓音："我再给你透露点消息：刚才远新说，主席讲了，过了春节把各地的省委书记全调到北京来，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这次可以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主席还说我和你在这个会议上作重点发言，我正叫远新帮我整理发言稿呢。你身体不好，到时候能发言吗？"

张春桥绷紧双腮冷冷地说："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言就一定要发的。"

江青又说了几句安慰鼓励的话，便挂了电话。

张春桥搁下话筒，抬头见严忠实走进来，将一本厚厚的铅印小册子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材料封面一行粗大的黑体字，赫然醒目：《邓小平右倾言论摘编》。

张春桥翻了翻，满意地称赞道："迟群这回又立了一功，他搞的这个东西现在正用得着。"

严忠实恭维道："还是您考虑得深远，提前一个多月就向他布置了这项工作。"

张春桥自得地一笑："阶级斗争总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他想了想，又叮嘱："你告诉迟群，让他们把这份材料抓紧多印一些。过几天中央要开打招呼会议，到时候给来京的省委书记们每人一本，让他们批起来也好有的放矢。"

严忠实点头答应一声，又将一只右上角标有"绝密"字样的信袋递到他面前："这是刚收到的，马天水同志派人给您送来的急件。"

张春桥没有接，淡淡地问了句："什么事呵？"

严忠实低声说道："马老揭发邓小平去年六月陪外宾去上海

时，曾找他谈过一次话，散布了许多攻击您和江青同志的言论。马老还整理了一份详细的谈话记录。”

张春桥冷笑道：“邓小平去年六月在上海的谈话，马天水为什么现在才来揭发？他还不是看邓小平要垮台了，又跑我这来邀功献媚，捞取政治资本，我最厌恶这种见风使舵的投机者。”

严忠实解释道：“马老也是一番好意。您看这封信怎么处理？”

张春桥稍一思忖，挥手道：“我不看了，你马上转给洪文同志，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严忠实说声“好的”，转身欲走。

张春桥又把他喊住，吩咐道：“你通知马天水，让他来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

严忠实提醒一句：“马老不是正住院了吗？他能来吗？”

张春桥嘲讽地说：“他住院不是治病，而是躲避‘风头’。这帮老家伙在官场泡了几十年，全学会了这一套。”

严忠实又问：“徐景贤和王秀珍同志还来吗？”

张春桥断然道：“全来，他们一到北京你就告诉我。我要在打招呼会议召开之前，先给他们打个小招呼。”

九

除夕夜。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和他的女秘书过了一个冷清寂寞的年。

卧室。孤灯幽暗，四壁沉静。

毛泽东卧床合衣而眠，鼾声粗闷。

张玉凤独自坐在床边的瓷墩上，双手托腮，默默地想着心事。

窗外，朔风低吼，隐隐传来一两声辞旧迎新的炮竹声。

毛泽东忽然睁开眼，睡意朦胧地问：“几时了？”

张玉凤抬起手腕看看表：“快十一点了。”

毛泽东吃力地探起身，蹙着眉头吩咐：“你去把小吴找来。”

张玉凤：“吴医生回家了。”

毛泽东：“那你就喊卫士来，我要方便一下。”

张玉凤站起身，边帮他束裹睡袍边柔声说：“李参谋也回家了。您要解手，我扶您去卫生间吧。”

毛泽东伸手将她推开，瞪起眼睛怒声吼道：“这群忘八蛋！抛下老子全溜了，他们不愿在这里干，明天统统滚蛋！”

张玉凤笑着劝解道：“主席，是您非要他们回家过年的嘛。”

毛泽东似乎想起什么，怒气顿消，咧嘴笑笑：“哦，今天是除夕。他们应该回去，应该回去。”

张玉凤弯下腰，将一双布鞋套在毛泽东浮肿的脚上，随后搀扶着他慢慢朝卫生间走去。

毛泽东亲切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呀？"

张玉凤真诚地："我要和主席在一起过年。"

毛泽东慈祥地催促道："你还是回家去吧，不然你丈夫和孩子会有意见哩。"

张玉凤含笑说："不会的，他们都支持我这样做。"

毛泽东惆怅地摇摇头："娃娃盼过年，老人怕过年，我如今就不愿意过这个年关，你瞧这里，冷冷清清，孤孤单单，没意思得很。"

张玉凤："我要走了，剩您一个人就更孤单了。"

毛泽东淡然一笑："这多年我已习惯寂寞了。"

张玉凤扶着毛泽东走进四壁镶着白色瓷砖的卫生间，将他安坐在一张特制的便椅上，木椅下面摆放着一只白瓷便盆。

毛泽东在便椅上坐了足有十多分钟，仍然没排泄出一点粪便，憋得他满脸通红，不时痛苦地呻吟着。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伏下身，用纤细的手指轻轻给他抠着，干硬的粪便终于被一点点抠落下来。

毛泽东如释重负，长吁一声，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当张玉凤将体魄魁伟的毛泽东重新搀回卧室，安躺在床上，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毛泽东端详着年轻的女秘书，疼爱地说："我这个样子，真难为你了。"

张玉凤莞尔一笑："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毛泽东叹息一声，微闭双目，喃喃咏道："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友态。一贵一贱，友情乃见。"

张玉凤笑道："主席，您又在念古词了。"

毛泽东心绪忧郁地说："这是《史记 · 汲郑列传》里的话。如今象汲长儒、郑当时这样的好人不多了。你瞧，我病成这副样子，也没几个人来看我。"

张玉凤忽然想起什么："哦，刚才李敏同志来电话，给您拜年。"

毛泽东浑浊的双眸中闪出一点亮光："她给我拜年为何不来我这里呢？"

张玉凤言语有些吞吐地："她也很想来看望您，可又怕江青同志知道了找她吵闹。"

毛泽东叹口气："这孩子硬是被江青骂怕了。她的性格不象我，也不象她妈妈贺子珍，太懦弱了。"

张玉凤深有感触地苦笑道："江青同志的脾气谁不怕呀！"

毛泽东威严地挥挥手："她也是纸老虎，没啥子好怕的。你告诉小敏，就说我很想念她，让她带上娃儿一同来这里耍一耍。"

张玉凤点头答应一声。

毛泽东又叮咛道："这事莫让江青知道。"

张玉凤给他盖好被子，含笑道："我懂，您快睡吧。"

远处，又传来一阵稀稀落落的鞭炮声。

毛泽东一掀被子，又挣扎着坐起身，声音沙哑地说："你扶我出去，快到子时了，咱们也放几柱炮，喜庆喜庆。"

张玉凤高兴地应诺着，手忙脚乱地给毛泽东裹严大衣，戴上

皮帽，搀着他走出卧室，穿过书房，来到门厅，在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坐下。张玉凤从耳房取来一挂百响红鞭，吊在小树上，划火点燃。古朴、沉静的庭院里骤然响起一连串清脆的鞭炮声，清冷的夜风中，飘溢着一丝甜甜的硝烟味。

毛泽东抽了抽鼻子，孩童般开心地笑了。

十

二月十二日。深夜。京西宾馆。四〇五号套房。客厅。张春桥化装夜访，警告上海帮：在中国搞修正主义的绝不仅邓小平一个。

一盏梅花型水晶吊灯将偌大的房间映照得明亮如昼。舒适的沙发上坐着三位上海市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面色疲惫，神情有些不安。

马天水看看手表，问一旁的王秀珍："都快十二点了，怎么还不来？"

王秀珍拢了拢乌黑的短发："谁知道呢。"

徐景贤用两手揉搓着酸乏的腰眼，也有些不放心地问王秀珍："何秀文是怎么通知你的？"

王秀珍有些不耐烦地斜了他一眼："我不是说了嘛，刚到宾馆何秘书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春桥同志今天晚上要来看望我们。还叮嘱我不要声张。"

徐景贤打个哈欠："他会不会有事来不了啦，我看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

王秀珍耸耸肩："碰到这种扎手的事你就把我往前推，要问

你自己问吧，我可不去触这个霉头。”

马天水赞同道：“秀珍说得对，这事不能催问。他要来，我们就老老实实在这等。他不来，我们也老老实实在这等。”

徐景贤随和地笑道：“我一夜两夜不睡倒没什么，你身体不好，明天又要开会，这样坐一通宵，我担心你吃不消啊！”

马天水有气无力地笑笑：“既然来了，吃不消也得吃啊！”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

王秀珍抓起话筒，听了一会儿，抬起头对马天水道：“马老，门卫说，有两位新华社记者要见您。”

马天水颇感意外地皱皱眉：“这么晚了，记者跑来干什么？你告诉他们我睡下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王秀珍将他的意思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稍顷，她又扭头低声道：“不行，两位记者说他们有重要材料，必须在今天晚上当面交给您。”

马天水挥挥手：“那就让他们进来吧。”

徐景贤疑惑不解地：“新华社记者来送什么材料？”

马天水微微一笑：“可能是文元同志派来的吧。”

王秀珍搁下话筒，长吁一声：“会议还没开始，材料已送上门了。这回少不了又得埋在纸堆里。”

马天水仿佛想起什么，问徐景贤：“春桥同志要的那几份材料，你都带来了吗？”

徐景贤拍了拍放在身旁的牛皮包：“全带来了。”

这时，传来几下微弱而有节奏的敲门声。

马天水打足精神，喊一声：“请进。”

两扇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随即闪进一个身穿军大衣，脸上捂着大口罩的矮瘦男子。

马天水打量了来人一眼，冷漠地问：“你是新华社的？”

来人点点头。

马天水一伸手:“什么材料? 交给我吧。”

矮瘦男子没回答,缓缓摘掉了大口罩。

三位市委书记愕然站起身:“春桥同志! 是您?”

张春桥同每人握过手,笑咪咪地解释道:“各省来开会的同志都住在这,人多嘴乱,我只好隐名埋姓,悄悄来看看你们。”

马天水朝门外探了一眼,又将门缝关严,轻声道:“刚才门卫说来了两个新华社记者,我正纳闷呢。”

张春桥脱掉大衣,在沙发上坐下:“是两个,小何在车里等我。”

徐景贤将一杯热茶捧到他面前,笑道:“我还真以为是来送材料的呢。”

张春桥含笑道:“这个没错,我就是来给你们送材料的。”说着,他从随身而带的皮包里抽出几本铅印的小册子,递给马天水,“这是迟群和小谢他们搞的《邓小平右倾言论编录》,我翻了一下,内容很丰富,很有些份量。你们也抓紧看一看,多熟悉点情况。”

马天水把小册子握在手中惦了掂,感激地说:“这次来京开会,我们正觉得心里没底呢,春桥同志的这些材料送得太及时了。”

张春桥呷口茶:“明天就要开打招呼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提前给你们打个招呼。这次上海来了几个人?”

王秀珍:“参加会的就我们三个。”

张春桥:“丁盛不是来了吗,住在哪儿?”

马天水:“军队的同志住在五楼。”

张春桥又问:“他和谁住在一起?”

马天水:“同廖汉生和许世友住一套房子。”

张春桥想了想，用信赖的目光逐一打量着三位下属，说："我想跟丁盛同志也提前打声招呼，你们谁去请他来一趟？"

徐景贤即刻站起身："我去叫他。"

张春桥郑重叮嘱道："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马老找他打牌。"

徐景贤领悟地点点头，转身走出门。

马天水从内室拎出一只精美的糕点盒，放到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笑吟吟地说："这是文静同志特意让我带给你的。我圆满完成任务了。"

张春桥用手指敲了敲圆型纸盒："这是什么？"

马天水："你最爱吃的老城隍庙的芝麻滚团。"

张春桥淡淡地说："我这里生活很好，以后你们不要再让她给我捎东西了。"

马天水打趣地笑道："千里送芝麻，这也是人家惦记你的一片情谊嘛。"

张春桥烦躁地一挥手："我不能要这份情谊。"

马天水似乎明白了什么，忙知趣地闭上嘴巴，默不作声了。

王秀珍赶紧将话题引开，关切地说："春桥同志，这次来您可瘦多了。"

张春桥神情抑郁地叹息一声："斗争这样激烈，我能不瘦吗？"

王秀珍望了望张春桥阴郁的面孔，忿忿不平地说："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通，这次中央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总理？那个一号文件传下去，我一夜没睡着，心里难过极了。我认为这是有人在搞阴谋，在搞折中！"

张春桥一本正经地斥责道："你身为共产党员、市委书记，怎么能这样讲话呢！任命国锋同志为代总理，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管是谁，都必须坚决服从！"

王秀珍慷慨激昂地争辩道："就是坐牢杀头开除党籍，我也不赞成这个决定！"

张春桥忽然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用温和的目光望着女书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感情不能代替党的原则。历史嘛，总是在大起大落中前进的，有时候冲到前面的不一定就是胜利者。"

马天水也借机表白："是呵！我和秀珍同志的心情一样。中央的一号文件太出乎预料了，华国锋同志在全党并没有多高的威望，大家对他还很不了解，怎么能让他当总理呢？"

张春桥慢慢摩挲着茶杯冷冷笑道："这就叫时势造英雄。"

王秀珍无所顾忌地叹口气："唉——，我们好不容易把邓小平扳下来了，却让姓华的拣了个便宜。"

张春桥含蓄地笑笑："柳宗元说得好：'敌存灭祸，敌去招过'。在中国要搞修正主义的绝不仅邓小平一个。"

马天水倒是总结出一丝安慰："让华当总理总比让邓夺去强百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个不小的胜利。"

王秀珍摇摇头："我看此人也不怎么样，去年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他作的那个总结报告，完全和邓小平唱的是一个调子，不是班子软、懒、散了，就是这个要整顿、那个要整顿了，右得很。"

张春桥扭头看了马天水一眼，慢悠悠地问："听说国锋同志也是晋冀鲁豫的，后来随二野南下了，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你过去不认识他吗？"

马天水摇摇头："不认识。他是县大队的，随军南下也是搞支前，和我们野战部队难得碰到一起。"

王秀珍气哼哼地脱口骂一句："邓小平带出来的干部没几个好的！"

马天水清瘦的脸颊上泛起一丝尴尬的笑容，他想说什么，却

又一时想不起合适的词句，只好用巴掌捂住嘴发出几声咳嗽，借以掩饰内心的窘迫。

张春桥关切地问："马老的身体还没康复吧？"

马天水勉强笑笑："老毛病了，一时很难治愈。"

张春桥："我也知道你正住院，理应不该让你来京开会，可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我考虑再三，还是把你请来了。这样吧，明天我派我的保健医生来照顾你。"

马天水慌忙摆手："不用不用，谢谢春桥同志的关心，我自己带有药品，况且会议上也备有医生，挺方便的。"

张春桥挥下手："就这样定了。"

王秀珍试探地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什么？"

张春桥："批邓。"

马天水警觉地："是不是要公开点名？"

张春桥："对，公开点名。你们几个要带头发言，带头批判。"

王秀珍："怎么批？"

张春桥："怎么批也不过分。"他扭头问马水天："我让你们搞的材料带来吗？"

马天水："带来了，在老徐那里。"

张春桥："明天交会议秘书组翻印几十份，连同迟群他们搞的这份合在一起，发给与会者人手一册。"

王秀珍："还有什么材料？"

张春桥："这次材料丰富得很，除了迟群和你们搞的这两份外，还有社科院汇整的《胡耀邦右倾言论选编》；七机部庞舒龙他们编印的《张爱萍右倾言论摘录》，这个张爱萍猖狂得很，把文化大革命骂得狗血喷头，有些语言比蒋介石的还恶毒。"

王秀珍："他们以为邓小平上了台，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就可以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了。"

张春桥："省里的问题也不少，象四川的赵紫阳，福建的廖志高、江西的江渭清、江苏的彭冲，都跟着邓小平搞翻案，卖劲得很，也凶狂得很。不久前，洪文和文元同志派了一批记者到各地调查，搞回来不少材料。那些走资派打击革命派的手段真是残忍至极，触目惊心，简直就象当年的还乡团。"

王秀珍："连邓小平本人都讲他是还乡团的总团长。有'总团长'就有'分团长'，'小队长'。"

张春桥："不管是'总团长'，还是'分团长'，这回统统都要挖出来，连根拔掉。"

马天水："文元同志组织记者写的调查材料，我们能看看吗？"

张春桥："当然能看。这些材料也要拿到会议上印发。"

正说着，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披着件绿呢军大衣，睡眼惺松地推门走进来，高腔大嗓地冲马天水喊道："马老呵！你这臭手也敢跟我叫阵了，好！我今天要叫你四圈不开糊。"

马天水指了指对面的沙发，笑道："丁司令，你看谁来了？"

丁盛这才看见侧身而坐的张春桥，不由一怔，满脸粗豪的神气荡然无存，随即换上一副谦恭的笑容："哦！春桥同志，您好！"

张春桥笑吟吟地站起身，握住军区司令员的大手亲切地说："丁盛同志，我本想上楼去看望你，马老说上面是军界的地盘，我不敢冒犯呵，只好把你请下来了。"

丁盛有些惶恐地问："你找我有什么指示吗？"

张春桥温和地笑笑："坐吧，咱们坐下慢慢谈。"

第二天。姚文元和毛远新也到京西宾馆看望几位上海负责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因金英、郭文动员去京西看上海同志——天水、秀珍、景贤。黄涛在，金祖敏也在。毛远新、魏秉奎等二位辽宁同志也在。畅谈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重要性、艰巨

性。后冶金部陈绍昆来,考了他一通,要他同邓小平划清界限。他揭发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阻力很大,国务院基本没动。"

就这样,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之前,"四人帮"已匆匆忙忙同上海的心腹先打了"招呼"。

十一

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京西宾馆，小礼堂。中共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江青言犹未尽，又单独召集十二省主要领导讲了三个小时。

一排排松软的皮革靠椅上坐满了党的高级干部。有省委书记；有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有中央一些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尚未开始，但没人走动，没人交谈，每个与会者都神情肃穆，缄口无言，整个会场沉静得使人感到压抑，感到不安。

九时整。通往休息室的侧门打开了，年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率先走出来。在他身后紧随着一群政治局委员。一个个矜持庄重，面含微笑，缓缓走到主席台上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条桌后，娴熟而准确地按各自在党内地位的顺序依次入座。

主持会议的王洪文宣布开会后，首先讲了一通中央召开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心议题和重要意义。

没等他讲完，坐在一侧的江青突然尖着嗓子高声叫道："大家看到了吧，今天邓小平没有来，他来不了啦！中央已命令他停职检查了！"

王洪文斜视了她一眼，大度地笑笑，接着说："这次请大家

来，主要是传达学习主席的几次谈话要点，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使大家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有一个较正确的认识。”

江青又旁若无人地忿忿喊道：“邓小平这个人坏透了！他忘恩负义，没有一点良心！七四年是我向主席建议让他进了政治局，七五年他就在政治局公开干我，去年他干得我好凶呵！简直比法西斯还凶恶！”

王洪文不悦地皱皱眉，也将声量抬高几度：“关于邓小平错误的性质，中央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大家可以揭发，可以批判，但要以主席的几次谈话为准。”

张春桥冷冷地插了句：“邓小平搞翻案这一条是定了的。”

江青言犹未尽，又挥着一只拳头慷慨激昂地附和道：“还有搞阴谋！搞分裂！欺骗主席！陷害我！同志们哪！他去年整整干了我好几个月呀！不让我讲一句话。什么言论自由呵，作风民主呵，他嘴上说得好呵，其实霸道得很，专会搞一言堂，搞独立王国，搞法西斯，是个典型的大军阀。他把我关在笼子里，夺了我的权，现在我出来了，是主席放我出来的！今天我就是来控诉邓小平的滔天罪行的！”

由于用力过猛，嗓音过高，情绪过于激动，她的声音有些发颤，有些嘶哑，也有些不太连贯，她只好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茶水。

王洪文抓住这个空档，忙高声宣布：“下面请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同志讲话。”说罢，带头拍了几下巴掌。顿时，热烈的掌声响彻整个大厅。

江青狠狠瞪了年轻的副主席一眼，又不便发作，只好把茶盏朝桌上重重一墩，不作声了。

华国锋有些侷促地站起身，面带笑容朝会场点头致意。待掌声平息，他才拖着浓重的晋东南口音斟词酌句地说：“我没甚好

讲的，希望大家一切照主席的指示办。这次请大家来，主要是打招呼，帮助大家把思想上的弯子转过来。不要使矛盾激化。不要犯错误。毛主席说：各省的问题，中央负责，因为根子在中央嘛，希望大家放下思想包袱，不要顾虑重重……”

张春桥又肆无忌惮地用阴冷的口气插话道：“中央负责就是邓小平负责。”

华国锋笑着赞同道：“是这样的。主席说，邓小平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对下边影响很大。我们知道有不少省委的负责同志在省里传达贯彻邓小平的一些很错误的东西。比如去年九月、十二月的省委书记会议，他就给大家灌输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还有一些个别谈话，大家没有辨别清楚就去传达了，结果呢，带来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根子在邓小平同志那里。希望大家不要负担太重，觉得问题多，压得抬不起头来。知道根子在邓小平身上，大家可以揭，可以批，这样思想上就统一了。”

江青忍不住又气势汹汹地插话道：“去年邓小平开了很多黑会，放了很多毒，造了很多谣，什么铁道会议，煤炭会议，工业会议，农业会议，在座的有不少人都参加了，中毒是很深的，这回你们要彻底肃清，也要彻底讲清。”

华国锋语气诚恳地说：“是的，要肃清，要讲清。在那种情况下，有些同志跟着讲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也是难免的。如果不是主席指出来，我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也不会认识得这样清楚。”

江清突然一拧脖子，用两道盛气凌人的目光盯着代总理，尖声插一句：“你在农业会议上讲的那个总结报告，就是邓小平搞出来的，我看也要批判！”

华国锋不大自然地笑笑：“那个总结报告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后，又经主席审阅批准的，不能说是邓小平搞的。”

张春桥也扭过脸，微微笑着说："国锋同志，我不太同意你的意见。邓小平一贯喜欢打着主席的旗号压制别人，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也说是主席同意的，后来远新同志找主席一问，根本没那么回事。"

华国锋有些惶然地点头道："当然，当然，如果是这样，大家也可以批判，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嘛。"

张春桥目光威严地扫视着会场："有些人的思想恐怕很难统一过来，跟着邓小平跑得太远了。赵紫阳来了没有？"

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从座席上站起身："来了。"

张春桥语气阴沉地："你的四川省委书记是邓小平给的，有人揭发你去年九月从北京去成都上任后，就亲自下令逮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年轻干部，还逼死了十二名。"

赵紫阳急忙辩解道："我没下令逮捕人，只是办了几个学习班，有些人想不开自杀了。"

张春桥猛地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斥责道："你还抵赖！我这里有几十份揭发材料，还有几封血书，全是控诉你残酷镇压新生力量的。你要马上把人放了！"

赵紫阳："我来京之前，已经放了。"

张春桥环顾全场："福建呢？浙江呢？江西呢？你们抓的人放了没有？"

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连忙答道："放了。"

张春桥又铁青着面孔加重语气："放了人不等于没事了，你们要向群众公开检讨，要把和邓小平的关系彻底交待清楚。"

江青也拍打着桌子怒不可遏地喊道："你们不交待清楚谁也别想离开北京！"

散会后，江青在走廊上拦住并肩而行的王洪文和张春桥，气

哼哼地嚷着:“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的话还没讲完,你怎么就宣布散会了?”

王洪文冲她指了指腕上的手表,不冷不热地说:“你看都几点了,大家还要吃饭嘛。”

张春桥也劝慰道:“你要没讲够,下次开会可以再接着讲嘛。”

江青不满地“哼”了一声:“开会台子上坐的又是副主席,又是代总理,能轮到我讲话吗?你们以为我非要夺这个发言权吗?是主席让我讲的。”

张春桥想了想,提议道:“既然是主席的指示,那你就自己召集一次会议嘛,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多少就讲多少。”

江青眼睛一亮,咧嘴笑道:“好!那今天晚上就把这些省委书记全找来,我要给他们转弯子。”

王洪文毫不客气地一摇头:“不行,今天晚上政治局要开会,你还是改天吧。”

江青不屑地撇撇嘴:“政治局的会越开越没劲,一个个全是老滑头,反来复去总是那么几句话,象烂透的柿子,软啦吧叽的,靠他们能把邓小平批倒吗?我才不信呢!”

张春桥深有同感地对王洪文道:“江青同志说得很对。近来政治局开的几次会,我对大多数人的发言也是不满意的,不冷不热,不死不活,再开一百次也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看来很有必要改变一下会议形式。”

王洪文笑着问道:“你看该怎么个变法?总不能成立造反队吧。”

张春桥正色道:“造反队倒不必成立,但可以把会议范围再扩大一点嘛,比如请外交部和清华、北大的一些同志来参加,这些同志了解情况,斗争性强,请他们揭发、批判,会很有力量。”

江青当即表示赞同："对！请小将们来冲一冲政治局，压一压邓小平的气焰。我回去就通知迟群和小谢，让他们挑几个人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合适，将来就留在政治局。"

王洪文笑着阻拦道："不忙，这件事我可作不了主，还是请远新同志请示一下主席再定吧。"

张春桥自信地微微一笑："我想主席会同意的。"

在王洪文主持的打招呼会议上，喜爱出风头的江青虽多次插话，但仍觉言犹未尽，不过瘾。张春桥便怂恿她单独召见各省委负责人，痛痛快快讲一次话。这个"建议"正中江青下怀。三月二日，她果真召见了十二省的主要领导，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一口气足讲了三个多小时。捶胸顿足，咬牙切齿，大骂邓小平同志。下面是她讲话的部分节录：

江青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望同志们。……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还要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

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呵，多了，你们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连《创业》也是他授意的，作者那封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得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指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春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记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咏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结果失败了三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讲话，那我保留评论权。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还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

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部电影，谁敢批呀！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很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四月开始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指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是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就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要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了。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邓小平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他也不提。主席说不要搞广东帮、四川帮、上海帮，结果他只提上海帮。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个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想拿出去，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呵！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不仅翻文化

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案都要翻。完全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暴露得比林彪还快。

……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呵！法西斯呵！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象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呵。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的保护呵！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不说了。（抽泣，哽咽）同志们哪，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是觉得应该想一想呵！……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头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

……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我想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咪,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有的没有谈。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咪。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我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必须要有护士,因为我每天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特别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不需要服务员。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呵!确实有这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哪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

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

……

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吕后还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也可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给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的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

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十二

北京。中南海。“游泳池”。卧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警告江青要夹起尾巴做人。

毛泽东盖着缎面棉被仰躺在宽大的木床上，微阖双目默默地听坐在床边小凳上的毛远新汇报打招呼会议的情况。

毛远新：“……今天上午江青同志又找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十二个省的负责同志开了个会，并作了长篇报告。”

毛泽东忽然抬起眼皮，嗓音沙哑地问：“这个会是谁主持的？”

毛远新：“是江青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没有别的同志参加。”

毛泽东冷冷一笑：“如今江委员的权力大得很哩，私自召集十二省的省委书记训话，竟然都听她的，可见拉虎皮，做大旗也很吓人哩。她都讲了些什么呀？”

毛远新抬头看了看毛泽东的神色，小心翼翼地说：“她向参加会议的同志讲了讲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经过。”

毛泽东语气冷漠地接着问：“大家有什么反映呀？”

毛远新有条不紊地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很全面，对认清邓小平所犯错误的性质和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意义，对每个人转好思想弯子，都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国锋同志还建议把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

毛泽东吃力地摇了摇脑袋:“这样做不妥。你告诉江青,不要不自量力,不要干涉太多,政治局有副主席,有常委,轮不到她去召集会议。要改一改老毛病,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

毛远新恭顺地点头道:“好的,我回去就把您的嘱托告诉江青同志。”

毛泽东伸手从枕边抓起一块卫生纸,擦了擦沿着松驰的嘴角淌下的口涎,又蠕动着下颌含糊不清地问:“省里来的同志态度怎么样呀?”

毛远新从他手中接过纸团扔进一旁的小竹篓,笑着说:“还好。经过这次打招呼,大家的思想基本统一了,特别是四川、福建、浙江等几个问题较严重的省也都把盖子揭开了,赵紫阳、廖志高还向中央写了书面检查。”

毛泽东:“有问题讲清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赵紫阳、廖志高开完会就让他们回去。”

毛远新试探地问:“还让他们主持省里的工作吗?”

毛泽东断然道:“对,还当第一书记。”

毛远新停了停,又请示道:“上海的马天水同志提出来要在大会上发言,进行揭发批判。”

毛泽东:“他要揭发什么呀?”

毛远新口吻一下子严肃起来:“据马天水同志讲,去年六月邓小平陪同马科斯夫人去上海访问时,曾秘密找他谈过一次话,散布了许多分裂中央、攻击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的言论,企图拉拢马天水同志搞策反。……”

毛泽东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讲了,这件事我知道了,马天水不久前写过一封信,是王洪文转给我的。邓小平是自由主

义，说他搞策反，有些言不符实。此事不要再扩散了。”

毛远新似乎有点不甘心地问：“那，马天水同志的揭发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吗？”

毛泽东：“政治局也不要再讲了。马天水这个人我略有耳闻，此公是墙头茅草随风倒，他的话也靠不住呀！”

毛远新稍一迟疑，欲言又止，没再提出异议。他低头翻动了两页笔记本，接着汇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没听几句，便不耐烦地抬手阻止道：“不要念了！反来复去总是这堆陈词滥调，令人讨厌！”

毛远新不太自然地笑笑，只好合上笔记本，默不作声了。

毛泽东倦怠地打个哈欠，有气无力地问：“你还有别的事吗？”

毛远新连忙说：“哦，春桥同志对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发言也不甚满意，他想请清华、北大的部分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介绍一下两校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可以。要多请几个人，要让他们讲话，要彻底扫一扫政治局的八股味。”

这时，张玉凤脚步轻轻走进来，俯身禀报：“主席，李敏同志看您来了。”

毛泽东闻声猛然抬起头，两只浑浊的眸子闪射出一丝光亮：“是娇娇来了！在哪里呀？快请她进来！”

张玉凤答应一声，扭身离去。

毛远新也知趣地站起身：“主席，我可以走了吗？”

毛泽东挥挥手，又神色威严地叮嘱道：“你去吧，这里的事不要告诉江青。”

毛远新郑重地点点头，悄然退出卧室。

不一刻，张玉凤领着面容清秀、衣着整洁的李敏和一个小女

孩走进来。

李敏怯怯地走到床旁，低低地叫了声："爸爸！"便禁不住泪垂双腮，跪身而泣。

毛泽东挣扎着探起身，伸出两只微微颤抖的大手抚摸着女儿的肩头，微张的嘴巴不停地翕动着发出一串含糊粗哑的声音："哦，哦，是娇娇呀！好孩子，莫哭，莫哭。"稍顷，他又将视线转向站在一旁的小女孩："这是巧巧吗？快长成大姑娘了。"

李敏止住呜咽，搂过女儿催促道："巧巧，快叫外公。"

巧巧扬起稚嫩的小脸，甜甜地叫了声："外公好！"

毛泽东衰老黯然的脸上漾满舒心的笑纹，他拉住外孙女的小手，目光中含着慈祥和喜爱："你认得我吗？"

巧巧认真地点点头："认得，你是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亲切地笑笑："那是骗人哩，如今外公连自己都救不了啦。"他猛烈咳嗽几声，将一口浓痰吐进床下的瓷盂里，又从张玉凤手中接过茶盏嗽了漱口，这才微微喘息着问李敏："你妈妈身体好吗？"

李敏："还好，妈妈很想念您。"

毛泽东神情惆怅地轻叹一声："我也很想念她呀！庐山一别，我们又十七年没见面了。你写封信，代我问候她一声吧。"

李敏含泪点点头。

毛泽东不知是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还是精疲力竭了，他握住女儿的一只手，闭目无语，昏昏如睡。

李敏静静地坐在床边的小凳上，默默地望着父亲苍老的面容，默默地流泪。

张玉凤附耳轻声催促道："主席睡着了，咱们走吧。"

李敏依依不舍地点点头，想从父亲宽厚的手掌中抽出自己

的手。不料，毛泽东却将女儿的手握得更紧了。蓦然，李敏看见一颗晶莹、硕大的泪珠正沿着父亲宽阔的额角缓缓地滚动着、滚动着，随即重重地滴落在洁白的枕巾上。

十三

北京。夜。东交民巷甲一号。邓小平宅邸。一楼客厅。邓小平会见赵紫阳。赵紫阳：我们坐的是一条船，是福是祸谁也躲不掉。

邓小平一身便服，搂着小孙女坐在沙发上正同家人看电视。随着播音员激昂庄严的解说，荧光屏上不时变幻着一幅幅隆重热烈的画面："……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上海科技界举行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到会的同志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奇谈怪论，决心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本台记者报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连日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政治夜校、田头批判会、家庭批判会、诗歌朗颂会，到处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锋芒直指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贫下中农说得好：'大粗嗓爱唱样板戏，老茧手偏要写诗歌，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判烧起团团火；十二级台风算个啥，

干！专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开对头车！’……”

小孙女在邓小平怀中扬起脸，尖声细气地问：“爷爷，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谁呀？”

邓小平面色沉沉：“他死了。”

小孙女挥着小拳头，愤愤地说：“他真坏，死了还搞资本主义，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坐在一旁的卓琳扭头厉声呵斥道：“玲玲，不许胡说！”

大女儿邓琳忙走过来在女儿屁股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气冲冲地质问道：“这话是谁教你的？”

小玲玲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吓得“哇”地哭出声。

躺靠在轮椅上的邓朴方朝姐姐烦躁地挥挥手：“烦死人了，快把她带走吧！”

小玲玲哭叫着被母亲拽出去了。客厅内恢复了宁静。

播音员在继续用大批判的语调念着新闻解说词：“……本台记者报道：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昨天晚上应邀出席了文艺晚会，陪同美国客人观看演出的有我国领导人华国锋、江青、姚连蔚以及外交部、文化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方面的负责人乔冠华、于会泳、黄镇、谢静宜、浩亮、刘庆棠、章含芝。演出结束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由华国锋、江青、姚连蔚陪同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赠送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全体演员合影。”

屏幕上，身着藏青色中式制服的江青陪着尼克松笑吟吟地登上舞台，同列队迎候的演员们逐一握手，在她身后紧随着一群中国领导人和美国客人。合影时，华国锋微笑着请江青站在正中。江青也不谦让，一手挽着尼克松，一手挽着尼克松夫人，居中而立，出尽风头。

卓琳忍不住气哼哼地骂道：“真恬不知耻，她凭什么站在中

间?"

小女儿邓榕揶揄地接话道:"妈妈,你着什么急呀,人家代总理心甘情愿靠边站,喜欢当这个配角。"

邓朴方冷冷一笑:"我看他是软蛋一个。"

邓小平轻吁一声,深有感触地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呀!"

邓榕性急口快:"他有什么难的,还不是怕得罪了老佛爷。"

邓小平目光严厉地看了女儿一眼:"你又在胡说了。"

邓榕无所顾忌地一扬脑袋:"本来嘛,你知道如今群众都管她叫什么? 叫妲妃,叫慈禧太后。"

邓小平语气威严地叮嘱道:"别个讲啥子我不管,你们的嘴巴一定要把严,二天莫给我惹麻烦。"

几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电视里开始播送工人群众演唱革命歌曲的场面,歌声雄壮粗犷,气势磅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

邓小平恼怒地骂了句:"好个锤子! 关掉! 关掉!"

卓琳忙起身关掉电视机。

这时,值班秘书走进来报告:"首长,赵紫阳同志来了。"

邓小平颇感意外地探起身:"哦,快请他进来。"

二楼。书房。

邓小平请赵紫阳在竹椅上坐下,笑朗朗地说:"你这个人好大胆哪! 这个时候还敢到我这里来,好多人躲都躲不及,你却找上门来了。"

赵紫阳坦然一笑:"我们坐的是一条船,是福是祸谁也躲不掉。"

邓小平："打招呼会结束了？"

赵紫阳："结束了，明天我就回四川去，今晚抽个空子特意赶来向您告别。"

邓小平将一杯热茶端到赵紫阳面前的小桌上，两眼盯着他黝黑丰满的脸膛，关切地问："怎么样？检查过关了吗？"

赵紫阳平静地摇摇头："有那几尊恶神把关，能放我过去吗？人家嘴皮子一动，就给我罗列了十几条罪名，随便拎一条出来都够开除党籍的。"

邓小平用力一拍胸脯："有多少罪名你都推到我身上，天塌下来，老子用脑壳顶着。"

赵紫阳神色轻松地笑笑："我说了嘛，咱们坐的是一条船，是福是祸谁也躲不掉。"

邓小平深深吸了口烟，感叹道："我去年真不该调你入川，让你跟着我也背上了黑锅。"

赵紫阳不以为然地笑道："命该如此呀！大不了再把我的省委书记撤了，我今年已经五十多了，无所谓了。"

邓小平自信地打个手式："你才五十几岁就悲观了，告诉你，我七十了还不服输呢！他们有啥子了不起，手中没得真理，身后没得群众，靠几张报纸、几篇文章就想改朝换代坐江山，我才不信哩！"

赵紫阳低声说："这次打招呼会上，印发了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写作组整理的几本材料，有的是你的讲话摘录，有的是一些人的揭发，其中有一条罪行就是《文汇报》每天都收到几百上千封支持你的群众来信，听说其他报社也是如此。"

邓小平颇为自豪地说："我这里收到的群众来信更多，秘书天天都要烧一麻袋。这叫什么？这就叫民心如鉴，自有公论。"

赵紫阳神色严峻地："张春桥却说这是阶级敌人疯狂的反

扑,要采取措施坚决打击。”

邓小平愤慨地一挥手:“那就让他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嘛,看监狱里能装多少。”

赵紫阳:“据华国锋同志讲,各地的公安部门已抓了不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单上海就逮捕了好几千人。”

邓小平沉默稍许,感慨万千地说:“中国有句老话:民为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年刘玄德兵败新野,丢了荆州,数万百姓扶老携幼心甘情愿同他一起撤离。连曹操都感叹:‘得民心者得天下。’我既无刘备之德,也无曹操之功,能受中国百姓如此厚戴,已心满意足,死而无怨了。”

赵紫阳忧虑不安地说:“这次打招呼会议给运动升了温,张春桥明确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仅在文教界进行,厂矿、农村、部队都要开展,他还说对你也可以在内部点名批判。看来他们这次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了。”

邓小平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

赵紫阳又想起什么,朝前倾了倾身子说:“会议期间,张春桥还分别找我、江渭清、廖志高和彭冲谈过一次话。”

邓小平:“他都讲些什么?”

赵紫阳:“他同别人讲的什么我不清楚,找我主要是了解去年十月你同我谈话的内容。”

邓小平“倏”地抬起头,两只微微下凹的眼睛迸射出警觉的目光:“你是怎么说的?”

赵紫阳端起瓷杯呷口茶,不紧不慢地说:“我当然是如实回答。春桥同志问我:去年十月邓小平是不是请你吃过饭?我说:吃过,还一同喝了茅台酒。他又问:邓小平是不是给你看了主席去年五月在政治局的谈话记录?我说:没有,他只给我看了中央

任命我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任命。张春桥还问：邓小平是不是给你讲了主席批所谓'四人帮'的事？我说：什么'四人帮'，我不知道呀！"

邓小平暴躁地一拍茶几："这些老子都讲了，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赵紫阳半是提醒半是表白："何必授人以柄，自找麻烦呢。最后，张春桥又让我交出原始谈话记录。我说：当时是一边喝酒一边闲谈，我根本没记录。"

邓小平有些不放心地问："我记得你当时好象做了记录？"

赵紫阳狡黠地笑："那个记录本已被我烧掉了。"

邓小平赞许地笑着点点头："那现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了。你这个家伙，鬼滑得很哪！"

赵紫阳无可奈何地摊摊手："我这也是被他们逼的呀！"

邓小平："你今天是以告别为名，跑来给我通风报信，订攻守同盟嘛！"

赵紫阳自得地笑道："我可什么也没讲呀！"

二人又交谈了一会，赵紫阳便起身告辞。邓小平也不挽留，一直将他送到庭院。

警卫打开了紧闭的铁门。司机启动了车子。宾主正欲握手告别，忽听门外传来一阵扭打声和呼喊声。

邓小平紧跨几步奔到门口，只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和几名便衣警察正奋力扭住一名男青年，朝停在不远处的一辆囚车拖去。那男青年显然看见了邓小平，猛然举起带着铁铐的双臂，声嘶力竭地喊道："邓小平！人民支持你！邓小平！人民支持你！"

满脸血污的男青年终于被塞进囚车。随着一串刺耳的警笛声，囚车卷着一股尘烟驰出小巷，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

邓小平停立片刻，扭头问身边的秘书："这是怎么回事？"

秘书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那个人是个被公安部门通缉的反革命分子。流窜到这来阴谋进行破坏活动，幸亏及时被警卫人员发现捕获了。"

邓小平摇摇头："唔，他这是自投罗网嘛。"

站在门口的一个年轻哨兵从地上捡起一块白布，怯怯地递给邓小平："首长，这是刚才那个反革命分子扔的。"

邓小平接过白布，慢慢展开，洁白发皱的布面上用鲜血涂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邓小平！人民支持你！！！"黯淡的灯光将血红的字迹映照得格外凝重、醒目，特别是末尾那三个粗大的惊叹号，如同三柄滴血的利剑，凌空而落，势如霹雳。

邓小平双手捧着血书默默地凝视了好一会，转身交给秘书，吩咐道："拿去烧掉吧。"

站在一旁的赵紫阳从秘书手中接过血书，微笑着恳求道："把它送给我吧。"

十四

三月十一日。晨。北京大学。校内出现支持邓小平的大字报。毛远新向迟群、谢静宜面授机宜。

东方欲晓,晨光熹微,湖水碧蓝,垂柳汪绿。

突然,一阵急促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了校院黎明的宁静,三辆警车闪着红灯沿湖边蜿蜒的柏油路呼啸而来,在一栋学生宿舍楼前停下,随即从车内冲出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将宿舍楼团团围住。

校党委书记谢静宜手持广播喇叭,站在台阶上嘶哑着嗓子高声喊道:"七号楼的同学请注意,现在开始搜捕反革命分子,每个人都必须呆在自己的房间,不许关门!不许外出!不许随便走动!"

这时,一辆锃亮的吉姆轿车在台阶前戛然停住。头发蓬乱的迟群裹着件军大衣从车内跳出来,睡眼惺松地朝谢静宜一扬脖子,大声问:"喂!出了什么事?一大早你就把我喊来!"

谢静宜怒冲冲地伸手一指:"反革命都造反了,你还在睡大觉!"

迟群诧异地扭头望去,见不远处的楼壁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字迹粗犷醒目:

"三项指示为纲何罪之有?"

“邓小平搞整顿大得人心!”

“我们要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封建法西斯独裁!”

“《文汇报》三月五日删掉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是个大阴谋!”

“致北大、清华全体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

几个公安人员和学校的保卫干部还在不停地测量拍照,勘察现场。

迟群匆匆扫了两眼,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妈的!真有人吃了豹子胆!这是谁写的?”

谢静宜不悦地皱皱眉:“这不正在追查嘛,有笔迹,有指纹,一个也跑不了。”

迟群咬着牙关狠狠一挥拳头:“这些反革命真他妈的疯狂,公开和我们对着干了,抓住全枪毙!”

谢静宜望望四周,有些忧虑地说:“我总觉得近来不大对劲,反革命案件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你整天不得安宁。”

迟群愤愤地“哼”了一声:“只怪我们手太软,要是多杀几个,早把他们镇住了。”

说话间,一群武装警察扭押着十几名带着手铐的男女学生从楼内走出来,分别推上三辆警车。此时,楼舍前,马路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警笛长鸣,囚车启动。突然,从一辆囚车的铁窗内传出一个脆嫩激奋的喊声:“同学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战斗到底!打倒封建统治!打倒——”

喊声戛然而止,传来的只有尖厉的警笛声。

迟群看看四周越聚越多的学生,仿佛意识到什么,疾步奔到一位正举着照相机选择角度拍照的保卫干部面前,气冲冲地问:“你们他妈的拍完没有?”

保卫干部又摁了两下快门，这才抬起头轻轻吁口气说："完了。"

迟群粗暴地命令道："拍完了你们就把这些东西全撕掉！赶快撕！其他人一律不许先靠近！"

谢静宜也喊来写作组的一帮骨干，有的拎着水桶，有的扛着扫帚，奋力撕刷着满墙的标语和大字报。

迟群也脱掉大衣，双手举着根拖把正奔前跑后指挥着。忽听近旁有人高声念道："致北大、清华全体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同学们，想一想，是谁，到底是谁？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窃取的国家权力，一面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一面煽风点火，运动群众；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自由；是谁！到底是谁？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人民民主的招牌，推行的却是法西斯的专政，封建王朝的统治；是谁！到底是谁！……"

迟群怒不可遏地冲过去，朝大声朗读的瘦高青年后背狠击一拳："你他妈是谁！敢在这散布反动谬论！"

青年男子转过身，冷冷地说："我是来参观学习的。怎么，迟群同志连我也不认识了？"

迟群盯着来人的面孔，惊愕地瞪大两眼："呵！是远新同志。"

毛远新揉揉后腰，咧嘴道："哎哟，你这位大学党委书记就这样欢迎我这个省委书记吗？"

迟群窘迫地笑笑："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

谢静宜也闻声赶过来，同毛远新握手。

毛远新指了指面前楼壁上被撕刷的残缺不全的纸片，揶揄地说："都讲清华、北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得好，我是慕名来参观的，没想到一下车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谢静宜忿然道："又是几个反革命捣乱，已经抓起来了。"

迟群也恼怒地摇摇头："真他妈见鬼了，自从一月八号那个人死后，反革命分子变得越来越嚣张，光清华、北大就跳出来一百多。听说南京、上海闹得更凶，昨天还有人围攻了《文汇报》。"

毛远新冷笑一声："这就叫垂死挣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一个死了，一个垮了，他们能甘心吗？能不反扑吗？"

谢静宜若有所思地："这些反革命如此疯狂，我总觉得在他们背后有人操纵，有人支持，虽说邓小平挨批了，可他并没彻底垮呀！还会不会有别的大人物呢？我看很难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了这样久，下面搞得轰轰烈烈，中央呢，政治局呢，却总按兵不动，进展缓慢。这能说正常吗？"

毛远新赞同地点点头："你说得很对，我今天就是为这事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不下去，根本问题是政治局思想不统一，有些人态度很暧昧，有些人本身屁股就不干净，所以每次开会批邓，总是冷冷清清，哼哼哈哈。为了扭转这种状况，春桥同志提议请你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已经同意了。"

迟群震惊地望着对方："什么？让我们参加政治局会议？"

毛远新郑重地点点头。

谢静宜也深感意外："那我们去了干什么？"

毛远新语气平静地："揭发批判邓小平，给政治局放把火，烧一烧那帮老顽固。"

迟群思忖着有些迟疑地问："邓小平参加会议吗？"

毛远新："他当然在场。你们这回是要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谢静宜也面含难色："邓小平现在还是中央常委、副主席，我们这样做，今后怎么办？"

毛远新看了看两位年轻党委书记的神色，笑着鼓励道："你

们以为他还能呆在政治局吗?实话告诉你们吧,他的下场只能和刘少奇一样,一只死老虎,有什么好怕的。江青同志说了,通过这场斗争政治局要进行一次大改组,要增加新生力量。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主席和中央的期望。”

迟群顿有所悟,猛地一拍胸脯:“好,我干!”

既然“四人帮”下了令,迟群当然要大干一场。

于是,在轰轰烈烈的“批邓”风潮中,又翻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涛——这就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和前后经过,姚文元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作了如下交待:

审判员:姚文元,上次提的问题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姚文元:这几天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政治局的确开过一次会,地点好象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内容是听取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人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审判员:会议是谁主持的?

姚文元:是华国锋同志。

审判员:是谁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姚文元:是江青。是她提出来后经主席批准的。

审判员:你事先不知道吗?

姚文元:不知道。就是江青提出要两校来人汇报,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审判员:他们汇报时,你们有插话吗?

姚文元:有。政治局的人都有插话,江青、张春桥讲得最多。

审判员:你有插话吗?

姚文元:我也有插话,但很少。可能在他们讲到邓小平副主席在“人大”的报告时,我插了一句:那个报告反个人迷信,当时

效果也不好。还有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插话，是科学方面的。

审判员：在这一次会议上你讲没讲过："社会上的许多谣言都是从政治局传出去的。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这样的话？

姚文元：不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我讲了社会上谣言多，要追查这类的话，但诬蔑邓小平副主席那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江青说的。关于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作证。

审判员：江青还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哦，江青的插话很多，也很杂乱，具体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她和清华、北大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加以发挥。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的讲话你还记得吗？

姚文元：因为都是插话，没有完整的发言，时间又太久了，准确地回忆起来很困难。

审判员：你想起多少讲多少。

姚文元：好。王洪文的插话不多，好象讲了一下七五年给老干部开追悼会太多了，贺龙的追悼会连总理也去了。张春桥的插话比较多，也非常尖刻，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批判邓小平副主席。我记得他好象说了邓副主席是"典型的洋奴买办"、"连托洛茨基都不如"这样恶毒的话。别人的情况我也可以说吗？

审判员：可以。

姚文元：在另一次政治局会上，汪东兴有过一个尖锐的发言，中心论点是邓小平老犯错误老不改，这次搞右倾翻案风，是旧病复发。他还把邓小平副主席一九七二年写的检讨拿出来，念一句批一句。……

审判员：你只交待"四人帮"诬陷邓小平的罪行。

姚文元：好的。在批邓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个是

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毛主席过去有个讲话，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后来查到了这段讲话。我把毛主席这段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把这段话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头上，和党内资产阶级连在一起，这样又强加到一部分老干部头上，所以我发表这段话是不适当的。

审判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张春桥提出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是在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用检讨的口气说：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后来毛远新把李先念同志这个发言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的这段话经毛远新整理后，也作为"重要指示"公开发表了。

审判员：在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中，你们"四人帮"还有哪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言论？

姚文元：政治局开始批邓时，王、张、江、姚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有一些插话。有一天，毛远新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说，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我原来想毛主席不点名，我就不发言了。我觉得当时在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之后，假使我在批邓当中发言不恰当，回过头来还是要受批评，担心再犯错误。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毛远新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之后，要分批向全国传达，每次来一批省委书记，由华主席给他们传达，讨论两三天就回去。有一次张春桥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我说，不知道。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

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那个会上胡讲一通，诬蔑邓小平副主席如何迫害她，打击她，搞得她生病，混不下去等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严厉批评了她。

审判员：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后，你发言了吗？

姚文元：这个，在毛主席点名让我们几个人发言之后，我经过准备，也作了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发言，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说邓副主席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端正，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才会积极支持右倾翻案风；我还说到邓副主席这种思想有历史根源，在“人大”报告中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效果不好等等。我攻击的话还有不少，一时想不完全，我可以再想想，以后想起来再补充交待。

审判员：江青发言了吗？

姚文元：江青也讲了一篇，她的发言是最激烈的，说前一时期为什么全国刮右倾翻案风，现在搞清了，风口就是邓小平；她还说为什么去年七、八、九月谣言那么多，现在也查清了，根源就在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审判员：你和江青的发言是在什么时候？

姚文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在毛主席点名之后不久，是在同一次政治局会上讲的。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也发言了吗？他们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张春桥也讲了一篇，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王洪文没有系统的发言，他有很多插话，也给毛主席送了好几批材料，如电影《春苗》的材料等等。

审判员：你接着讲吧。

姚文元：批邓刚开始我是没跟上去的，后来却是很积极的，这都是事实。对于我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我都要继续反省。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象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毛远新和江青住一个楼，他和江青的关系非常密切。政治局开会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抚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说不清。"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

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　　　　(指印)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十五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中南海紫光阁。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两校”小将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

一辆乳白色的中型轿车拐下长安大街，缓缓驶进庄严肃穆的新华门，进入了戒备森严而神秘莫测的中南海。

车内，坐着十几名清华、北大的党委成员和青年学生，一个个瞪大双眼凭窗眺望，神色显得激动而又惶恐。

曾在这里工作十多年的迟群摆出一副主人的神态，指着车窗外金碧辉煌的楼阁宫殿，石亭水榭，兴致勃勃地讲解着：

“你们看到湖中那片大殿了吗？那就是瀛台，也叫趯台，是顺治年间修建的，专供他妈的皇帝妃子们避暑消遣的地方，那个大流氓幹隆皇帝还写过一本《瀛台记》，夸赞这里是人间仙岛，海中蓬莱。”

坐在一侧的谢静宜用嘲笑的口吻纠正道：“是乾隆皇帝。”

迟群执拗地一拧脖子：“我就叫他幹隆。文化大革命前，我进去过几回，里面果真他妈的美，你们瞧那片黄闪闪的顶子，那就是瀛台的翔鸾阁，也是正门；进了那座大门，西面是庆云殿；东面是景星殿；南面是涵无殿，大殿正中有一个木炕，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就把光绪皇帝关在这里，一九〇八年那个窝囊蛋光

绪就死在这个木炕上。”

一个女学生指着不远处一幢雄伟古朴的殿宇问：“那是什么地方？”

迟群伸头望了望，用炫耀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说：“那叫勤政殿，据说是光绪皇帝听政议事的地方。大卖国贼袁世凯复辟称帝，就在这里登基加冕。勤政殿西边那片带院墙的房子，就是丰泽园，解放后毛主席就住在这里。以前我在警卫团的时候，常去丰泽园里向主席汇报工作。”

车厢里响起一片惊喜的赞叹声，人人不由肃然起敬，举目凝视。

谢静宜笑着解释道：“主席是搬走了，如今那里已成了书库。”

迟群粗声反驳道：“搬走了也是主席的故居嘛。”

有人敬仰地问：“迟书记，丰泽园里是什么样子？”

迟群神情庄重地说：“就是一片普通的旧宅院，听说早年是皇帝行演耕礼的地方，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为了进出方便，从新华门修筑了一条地下通道直通丰泽园，现在这条地下通道又延伸到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丰泽园东侧有幢带门柱的瓦房，叫菊香书屋，就是主席办公和休息的住所，原来叫西人所。书屋西面有座古亭，叫‘荷风蕙露亭’，离亭不远有一株千年连理柏，长得很奇特，双根一身，象个人字，也叫‘人字柏’。主席时常在亭子里和古柏下会客看书。屋前的庭院原来是处花园，五八年大跃进，被主席修整成菜园，他老人家每年都种很多蔬菜，送给警卫战士和机关食堂。紧挨古亭有座汉白玉雕砌的石门，横架的额石上刻着两个大字：‘静谷’，这就是有名的园中之园‘静谷园’，园内有‘纯一斋’、‘春耦斋’、‘爱翠楼’、‘抛香轩’。石门两旁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奇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青

阴留竹柏，四时不改笼忽'。……”

谢静宜又笑着纠正道：“不是‘笼忽’，是‘笼葱’，‘四时不改笼葱’。”

迟群粗放地哈哈一笑：“我嫌他妈的笼葱没劲，就把它给改成笼忽了，如龙如虎嘛。咱们今天到中南海就得拿出点龙虎精神来。”

北京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家悫从车外收回视线，声音有些发抖地说：“我不知怎么搞的，现在心里就直打鼓，到时候怕连话都说不清了。”迟群粗鲁地骂道：“你他妈真是狗肉丸子，上不了盘子，你那几句屁话不是早背熟了吗？”

周家悫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背是背熟了，可和邓小平面对面的干，心里总有点紧张。”

被选定重点发言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健也神色惶然地说：“听说邓小平脾气大得很，在会上他真跳起来我们怎么办？”

迟群胆壮气粗地鼓励道：“放心吧，邓小平早成了死老虎，别说跳，就连叫他也叫不出声了，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谢静宜却正色提醒道：“邓小平也许会狗急跳墙，疯狂反扑，他真要这样咱们就按第二方案办，坚决反击，同他辩论，到时候谁也不许退缩，谁也不许慌乱，记住，咱们今天来可是代表清华、北大几万革命师生的，意义非常，影响重大，这一仗必须打胜。”

迟群也侧身大声问：“每个人的发言顺序和插话时机都记清了吧？”

众人异口同声回答：“记清了。”

迟群仍有些不放心地问：“谁第一个发言？”

周家悫：“是我。”

迟群又问：“你讲的题目是什么？”

周家悫毫不思索，脱口而答：“‘邓小平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

资派’。”

迟群纠正道：“不行，不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讲的时候还要加个‘你’字：‘邓小平，你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样才显得有力量，有气势。”

周家悫猛然昂起头，横眉瞪眼，怒声吼道：“邓小平，你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迟群和谢静宜齐声称赞道：“好！就这样讲。”

汽车驶过南海大桥，穿过福华门，绕过万善殿，来到位于中南海西侧的紫光阁前停住。

迟群率先跳出车门，见毛远新已披着军大衣站在石阶下迎候。二人握过手，毛远新便领着众人拾阶而上，走入雄伟古老的紫光阁大殿。

一场由“四人帮”精心策划、组织的围攻邓小平的阴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一九八〇年八月三日。毛远新对此事作了如下交待：

七六年三月中旬，江青对我说，她找外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谈过（话），他们反映，到清华、北大去参观学习一下效果比较好。江青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

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会后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

过了两天，谢静宜打电话给我，说市委通知他们作准备，中

央最近要听一次两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我对他(她)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地批邓小平,你们要认真准备一下。

三月下旬一天政治局会上,清华、北大来的几个人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用恶毒的语言进行了诬陷、诽谤。中间江青还作了一些插话,煽风点火,无限上纲。事后,我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主席,我还向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当时态度不好,说他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确实一句话没讲。"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一伙的疯狂围攻,他只好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并不是他无话好讲,而是不想讲。对"四人帮"导演的这场丑恶闹剧,他心里充满了鄙夷和嘲笑:自己没得法子,竟找来一群不谙世事的学生娃娃来帮忙,可见心虚得很。邓小平哪里知道,这群"学生娃娃"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是"四人帮"政治棋盘上的"车、马、炮",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下面是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对迟群、谢静宜一伙大闹政治局的揭发:

二月六日,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上第五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同志。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接着狂叫:"宁可掉脑袋也要一斗到底。"三月三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五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要层层揪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迟、谢公然对抗,叫嚷:"这是与清华唱对台戏!"并于三月二十二日,在校党委书记碰头会上抛出了"揪一层人"的反动口号。他们说:"搞右倾翻案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和邓小平共鸣的,差不多的闹

得凶的有一层人。""这一层人不是一般的干部。"并扬言"要通过批邓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的批邓其罪恶目的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于三月二十四日晚,秘密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准备到政治局,"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狂妄叫嚣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谢静宜连夜赶回清华,召集张凤瑞、荣泳霖、夏镇英、周家悫及党办副主任吴敏生进行部署。三月二十五日上午,迟、谢又召集他们几个人,并加上胡健,进一步密谋策划,确定由周家悫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鼓动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份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剥画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迟群还导演说:"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及迟、谢一伙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谣言公司总经理",攻击邓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是"败家子","洋奴买办","全盘西化","转嫁经济危机";还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放出来向党进攻,使得清华五七年出现了五百六十个右派";他们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搞复辟倒退"等等,对邓小平同志竭尽诬陷打

击之能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三·二六”大闹政治局之后，迟、谢一伙反革命的气焰更为嚣张。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被动”，别有用心地攻击叶副主席没有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谩骂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这种诽谤攻击不予理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

迟、谢一伙大闹政治局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四人帮”的特别赏识，直到八月二十六日，叛徒江青窜来清华大学时，还称赞荣泳霖说：“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并要迟群、谢静宜代她向大闹过政治局的夏镇英、周家懋问好，鼓励他们继续向党进攻。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当年曾“荣幸”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受到江青“鼓励”的周家懋写了如下供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同志的情况是这样的：

三月二十四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我记得当时去的人有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张凤瑞、胡健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作面对面

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份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三月二十六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我还把他七五年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说成是“败家子”，是“洋奴买办”，是“转嫁经济危机”。

胡健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他把邓小平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成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五七年就冒出了五百六十个右派分子”。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张凤瑞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他把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说成是邓小平同志找人谈话后写的，目的是要打倒江青，否定文艺革命；他还公然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七五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三十二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

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两眼,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也尖着嗓子喊道:“他们这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翻案的典型!”

在这次会上,“四人帮”也都表现得非常疯狂、恶毒,他们不时插话,攻击谩骂邓小平同志。

张春桥阴森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六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肆无忌惮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搞得揭发批判的人很尴尬。

迟群恼羞成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在胡健发言的时候,姚文元被值班秘书叫了出去。不一会,

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返回来，和王洪文、张春桥低语了一阵。没等胡健讲完，王洪文就急忙宣布散会，让我们先离去，政治局的同志留下有重要事情研究。

于是，迟群、谢静宜就带着我们离开了紫光阁。政治局又研究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得知了。

正如周家焘所述，由"四人帮"绞尽脑汁编排的这场大闹政治局的丑剧，刚刚拉开序幕就被迫收场了。因为此时，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十六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中南海紫光阁。政治局"批邓"会议突然中止。王洪文宣布：在上海、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

政治局会议在继续。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健正慷慨陈词，声嘶力竭地揭发批判邓小平：

"……北大、清华的广大革命师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回顾了几十年来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邓小平你是一个地地道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自从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你就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公然鼓吹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东方不如西方，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吹捧西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残酷手段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管理制度；你恶毒反对毛主席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革命路线，大量引进西方资本家的设备和资金，出卖原油和资源，企图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大家认为，你在四个方面背叛了马列主义：第一条，你一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

你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你一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第四条，你一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青怒冲冲插话道："这四条是我们的命根子，反对哪一条都是反革命！"

坐在角落里的陈永贵忍不住扬起一只青筋暴突的拳头忿忿地喊道："做甚？不要共产党，不要毛主席，狗日的好大胆哩！在俺们大寨大队，地富反坏也不敢碰一碰这四条，你邓小平却敢反对，全中国的贫下中农说甚也不会答应！"

副总理纪登奎也表情严肃地附和道："'两校'的小将们总结得深刻，概括得全面，搞社会主义必须要靠这四条，搞资本主义也必然要反对这四条，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张春桥阴沉着面孔对一旁的华国锋说："以后你们公安部应该定个法，对那些胆敢反对这四条的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严惩不贷！绝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

代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点头道："是的，要立个法。还要把这四条写进宪法里，写进党章里。"

受到称赞的胡健激动得满脸泛红，语调越发猛烈激昂："邓小平反对这四条，网罗一帮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搞全盘西化，就是要想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搬到中国来，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胡健正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主持会议的王洪文突然站起身打断他的发言，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迟群和谢静宜甚觉惊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不便询问，只好带着一伙人匆匆离去。

江青也觉怪，冲王洪文嚷道："人家还没讲完，你怎么就散会啦？"

王洪文没有回答，目光缓缓地扫视着会场，神情冷峻地说：“请国锋、春桥、江青、文元、锡联、登奎几位同志留下，其余的同志可以走了。”

没被点名的政治局委员只好起身纷纷退出。

华丽的大殿里只剩下稀稀落落几个人。

性急的江青忍耐不住又冲王洪文追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洪文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有个重要情况需要和大家通报一下：在上海、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

在座的委员全被这个消息震惊得怔住了，禁不住急切地询问：

“参加暴乱的人多不多？”

“为首的头子是谁？抓住没有？”

“他们都搞了哪些破坏活动？”

王洪文朝姚文元点了点下颏：“你把详细情况再跟大家说一遍吧。”

脸色有些苍白的姚文元点点头，从文件包里抽出一张纸，稳定一下惶乱的情绪，庄重地说：“刚才人民日报的鲁瑛给我送来份急件，是驻上海、南京的记者发回的加急电报，报告这两个地方近几天连续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情况。现在我把电报念一下：‘关于上海、南京地区目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政治谣言越刮越凶。三月以来，南京地区政治谣言和各种小道消息又猖獗起来，其疯狂程度不亚于去年七、八、九月，这些谣言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如洪文、春桥、江青、文元等同志。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政治谣言大多数是从省委大院里传出来的，是从高级干部那里传出来的，省委里许多秘书也在四处起劲地复写传抄，而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对这些问题却听之任

之，袖手旁观。中旬，苏州市委曾将一份有关追查政治谣言的材料转交给彭冲，材料涉及到省委的某些常委和委员，彭冲却对此不予理睬，挥挥手，一笑了之。使得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在整个江浙一带自由泛滥，越刮越凶。

二、大字报、大标语贴上街头。在政治谣言盛传的情况下，近日，南京市区出现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有的内容非常露骨和恶毒，其中有：'揪出中央的赫鲁晓夫式野心家！'。'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敬爱的杨开慧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开认罪！''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新牌修正主义者某某某！''把文汇报的黑后台某某某挖出来！'后面这两条的矛头显然是对着春桥同志的。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反动标语和大字报省委竟置之不理，至今仍未采取任何措施。

三、有组织地公开游行示威。昨天，南京市发生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游行事件，一些反革命分子以悼念周总理为名，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抬着花圈、横幅和总理遗像上街游行示威。参加的人有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也有公安干警和机关干部，他们边走边高呼口号：'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封建法西斯专政！''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隶！''梁效梁效，专会造谣！人民日报，黑白颠倒！'下午三时，各个游行队伍汇集到雨花台，人数多达十几万，他们继续呼喊反动口号，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讲，焚烧花圈和报纸。当有关同志把这一情况向省委报告后，彭冲、许家屯赶到雨花台，但他们并没有组织力量制止这场反革命暴乱，而是怂恿和默认了反动分子的违法行为。彭冲竟含着眼泪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由于江苏省委的软弱和暧昧，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为嚣张，他们狂妄叫嚣要通电全国，罢工罢课，迫使共产党下台。目前，南京的动乱仍在继续

且有向邻近省市蔓延的趋势，杭州、无锡、合肥、武汉也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类似现象。昨天下午四时，有数万名不明身份的人围攻了文汇报社，他们呼喊反动口号；烧毁报纸；砸碎门窗；殴打报社工作人员和值勤的民警；有人还把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报社门口，并加按语说：'当年反右斗争时，文汇报是资产阶级的喉舌，现在文汇报故伎再演，重蹈覆辙，又成为一伙新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上海市委得到文汇报社被围攻的消息后，立即采取断然措施，调动工人民兵奔赴现场，抓获了数十名带头闹事的坏分子，迅速平息了暴乱。晚上，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专程来到文汇报社，代表市委慰问了全体工作人员，并明确指出文汇报三月二十五的文章没有原则错误，一伙暴徒围攻文汇报搞打砸烧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目的是要破坏当前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妄图把那个已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扶上台。鉴于这种情况，上海市委已连夜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党员和革命群众团结一致，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

姚文元念罢电报，又补充说："半个小时以前，我刚和文汇报的沈国祥通了电话。他说目前上海的反革命分子仍然很嚣张，文汇报办公大楼仍然时常遭到围攻和骚扰，市区也发现了内容极端反动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这两天往龙华公墓送花圈和挽幛的也突然多起来，如不尽快制止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江青有些神经质地跳起身，扯着嗓子喊道："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都听见了吧！反革命要造反了！春桥，你说怎么办？"

张春桥神态坦然地微微一笑："慌什么，天塌不下来。几个反革命能倒转历史的车轮吗？我不信。"

华国锋蹙眉沉吟道："这个情况很重要，应该马上报告主

席。”

毛远新却反对道:“不能什么事都打扰主席,政治局要先拿出个办法来。”

王洪文目光散乱地环顾左右:“是呵,大家说怎么办?”

江青挥挥拳头:“办法只有一个:狠狠打击!决不留情!”

陈锡联不解地问:“文汇报‘三·二五’文章是怎么回事?”

纪登奎也扭头望着姚文元试探地问:“听说文汇报公开批判周总理了。你知道吗?”

姚文元面含怒容解释道:“这完全是造谣!是别有用心的挑动!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在一版发了篇题目叫《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上海仪表局党委副书记戴梦鳌的一段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有些人就抓住这句话,指责文汇报反对周总理,四下煽风点火,不断挑起事端,公然叫嚣不挖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

张春桥冷冷一笑接话道:“文汇报的黑后台就是我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这是对着我来的。”

华国锋想了想,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文汇报这句话在文字上是不够准确,容易让人误解。这样吧,文元同志通知文汇报发表个更正,公开承认一下错误,免得事情越闹越大。”

江青“忽”地站起身,怒冲冲地反驳道:“不行!你让文汇报认错我们怎么办?是不是也要写检讨?”

王洪文也毫不掩饰地表态道:“我看文汇报这句话没什么不准确的,走资派就是走资派,难道周总理有错误就不能批判吗?”

陈锡联看看江青的脸色,又望望华国锋的神态,婉转地说:“江青同志和洪文同志说得很对,这个时候如果文汇报承认错误,就会更加助长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气焰。”

张春桥圆滑地笑笑："国锋同志的提议也是一番好意，但东郭先生也是一番好意呵！结果怎么样呢？差一点被狼吃掉。所以说，对敌人不能有一点怜悯之心。"

华国锋不太自然地笑着点点头："是的是的，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对阶级敌人必须要针锋相对。"

陈锡联挽了挽袖子："我马上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挂个电话，让他调两个营保卫文汇报社，谁要是敢再去围攻就抓起来。"

王洪文摆摆手："对付几个反革命用不着调部队，我已通知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周宏宝，让他把工人民兵全拉出来，看谁还敢伸脖子炸刺。"

张春桥端起茶盏呷了口热茶，慢悠悠地说："上海有'一月风暴'的考验，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右派势力翻不了天，眼下我不放心的倒是北京，这里历来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的中心，据说最近几天在八宝山和天安门也发现了不少花圈和反动诗词，不知公安部采取措施没有？"

身兼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回答道："我回去就通知北京市公安局的刘传新和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让他们立即加强对天安门和八宝山的警戒，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马上报告。"

毛远新敲敲手中的记录本："南京怎么办？"

张春桥胸有成竹地："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对南京的事政治局不能置之不理，要旗帜鲜明地表态；我的意见请文元同志马上起草一份电报，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姚文元欣然受命，提笔疾书，不一刻便将电报稿拟好：

中共中央电报通知：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

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的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姚文元将电报稿念了一遍，众人没提出异议。王洪文便签字交给机要秘书，当即以中央名义发往各地。

张春桥又对姚文元叮嘱道："电报通知发下去了，不等于完事大吉，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要盯住江苏省委，特别要盯住彭冲和许家屯。"

惶恐不安的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

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面对亿万人民的愤怒“示威”，姚文元一边埋怨政治局“太迟钝”，一边故作镇定，自我安慰，把这场“尖锐化的阶级斗争”说成是有“闹事的苗头”。

姚文元也确实没有料想到，这些闪闪烁烁的“苗头”竟会在中国大地燃起一场冲天烈火；他更没有料到，这场大火竟会在自己的家门口、紧邻上海的南方重镇南京市首先烧起来。

十七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二一四房间。南京市高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秘密会议。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星夜报警。学生们喊出：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

窄小零乱的双层铁架床上挤坐着十几名男女青年，南京市十七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正在这里秘密举行联席会议。临街的两扇玻璃窗全用床单严严地遮住，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充满稚气和激奋的面孔。

会议主持者，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二十六岁的团总支书记李西宁正压低嗓音，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性发言："……目前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要猛得多，也要好得多，南京市不仅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形式的抗议活动，而且许多机关、工人和市民也行动起来了，今天参加游行和到雨花台送花圈挽幛的人已达到五十多万。我们的正义之举已形成不可阻挡的燎原烈火。据可靠情报，这场大火也烧到了上海、杭州、武汉、长沙，甚至烧到了广州、沈阳和北京。那帮贵族老爷们已慌了手脚，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一场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伟大斗

争已经开始了！发动和领导这场斗争的神圣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肩上。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联合起来，要有一个核心组织，举起正义的旗帜，勇敢地站到第一线，引导和指挥这场斗争，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

有人站起来提议：“我们的组织就叫：‘南京市大学生自治联合会’！”

有人马上反对：“不行，这个名称太软弱，没有鼓动力，应该叫‘中国民主大同盟’！”

于是，围绕着两个名称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我同意‘中国民主大同盟’！”

“我也同意，因为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争民主，争自由，反对封建专制！”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民主、自由万岁！”

“我拥护‘大学生自治联合会’！”

“我也拥护！这样比较隐蔽，有利开展斗争。”

“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

李西宁用手势压住众人的争议：“大家别吵了，还是听听老秦的意见吧。”

屋子里顿时寂然无声，十几双眼睛一起投向坐在屋角小凳上埋头吸烟的一个中年人身上——南京工业学院计算机系党支部书记秦峰。他抬起长满浓密胡茬的脸膛，沉稳地说：“同学们讲得很对，我们进行这场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公开打出这面旗帜。‘中国民主大同盟’这个名称虽然响亮，却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反而对斗争不利；‘大学生自治联合会’相比之下虽然比较隐蔽，可也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各个学校都有学生联合会，如果我们再成立一个，很容

易被官方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取缔;二是也会引起'学生联合会'的误解,在学生中造成内部冲突。"

秦峰的一席话说得大学生们频频点头。

有人问:"那我们还要成立组织吗?"

秦峰断然点点头:"当然要,眼下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但更要求我们采取合理合法的斗争方式。当前我们公开的旗帜就是悼念周恩来,这既顺民意又合法。所以,我的意见先成立一个'南京市各界群众悼念周总理联络站'。从形式上看这并不是什么组织,而只是一个临时办事机构,但它实际上却是发动和领导这场民主运动的指挥部。大家看怎么样?"

全体学生代表一致表示赞同,并当即推选李西宁为"联络站总指挥"。邮电学院广播电视系三年级学生夏阳、南京美术学院二年级学生郭晓军为"联络站副总指挥",秦峰为秘书长,其余十四人均为"联络站委员"。又经过一番认真热烈地讨论,"联络站"作出三项决议:一,发布第一号通令,号召全市工人、干部、学生和市民四月二日在雨花台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二,通电全国各大专院校,揭露有人操纵《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阴谋;三,向社会募捐,筹备印刷以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封建专制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和传单。

最后,秦峰又神情郑重地提醒道:"这两天,有人在大街上公开贴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这样干不行,我们的标语和口号不能乱提,要注意合法化,统一化。'联络站'最好能拟定出十条二十条来,供人们张贴使用。"

大家都说好,于是又七嘴八舌拼凑标语口号。

"拥护共产党! 热爱毛主席!"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老百姓万岁!"

“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永远怀念您！”

“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

李西宁拔高嗓子更正道：“要叫驴头，他的脸又瘦又长活象个大驴头。”

人们“哄”地笑了，一起嚷道：“对！要砸烂驴头！”

“还有秃头！姚秃头！”

“再写一条：‘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

秦峰笑咪咪地补充道：“应该写：‘深切怀念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烈士！’”

大家自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肆无忌惮地戏谑说：“老秦说得对，要加‘毛主席的夫人’！”

“夫人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妾，就是小老婆。”

“历史上给皇帝老儿当妾的没一个好东西，妲已、吕后、西太后，都是皇帝的小老婆。”

“打倒当代的妲已吕后西太后！”

激情满怀的学生代表们正吵着，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屋子里霎时静了下来。

李西宁伸手关灭电灯，颤声问：“谁？”

门外传来一个女孩子尖细的声音：“西宁！我是吴丽萍，快开门！”

李西宁犹豫着不知如何决断。

秦峰将嘴巴贴近他的耳朵，低声问：“这个吴丽萍是干什么的？”

李西宁支吾着说：“我们系的学生，也、也是我的未婚妻。”

旁边有人轻声补了一句：“她爸爸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秦峰警觉地：“你问问她来这里干什么？”

李西宁抬高嗓门："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吴丽萍拖着哭腔急切地说："求求你快开门，我有急事要告诉你。"

秦峰小声叮嘱道："让她进来，不要开灯。"

李西宁悄悄拔掉铁插销，猛然拉开门。

一个瘦小的身影踉跄着扑进来。

李西宁又"啪"地将门关严。

屋子里一团漆黑，一片沉静。

吴丽萍呼呼地喘息着，怯怯地问："西宁，你在哪里？"

黑暗中，响起秦峰威严的声音："不要乱问，你先回答我的话，是谁派你来的？"

吴丽萍："是我自己要来的。"

秦峰："你怎么知道李西宁在这里？"

吴丽萍："今天晚上有人向我爸爸报告，说全市的大学生的代表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爸爸把你们开会的地址写在台历上，被我看见了。"

秦峰："那你爸爸为什么不来抓我们？"

吴丽萍："本来市公安局要派人来抓你们，被爸爸拦住了，他说上级还没指示抓学生，先不要动手。"

秦峰："那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吴丽萍："十点多，爸爸又接到省委的电话，说中央有一个紧急电报通知，已经把南京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根据中央的命令已作出决定：一，明天在全市搜捕反革命分子；二，禁止任何人再到雨花台悼念周总理，如有违抗者，坚决打击。"

秦峰："你爸爸为什么把中央的电报通知和省委的决定告诉你？"

吴丽萍:"爸爸并没告诉我,是他把我叫到书房谈话时,我在书桌上偶然看见了电话记录。"

秦峰:"你爸爸知道你来这里吗?"

吴丽萍:"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吃了安眠药睡着了。"

秦峰用力握住姑娘的手:"谢谢你,我代表全体大学生谢谢你!"

吴丽萍语气诚挚地:"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

李西宁挨近未婚妻,伸出双手扳住她的肩头,关切地催促道:"你赶快回去吧,要是被你爸爸发现就不好了。"

吴丽萍说声:"多保重!"走到门口又回转身,举起右拳轻轻地说了声:"消灭法西斯!"

李西宁也会意地举起右拳:"自由属于人民!"

吴丽萍拉开门,一闪即失。

李西宁重新拉亮电灯。在黑暗中沉默的年轻人随着光明的恢复又活跃起来。

"嘿!这个吴丽萍真是好样的!"

"可惜我连她长得什么模样都没看见。"

"这样好的姑娘一定很漂亮!"

"李老师,让我们看看她的照片吧!"

李西宁毫不掩饰内心的自豪,当即从皮夹里抽出一帧未婚妻的照片。年轻人们争先传看着,发出一片羡慕的赞叹声:"呵!多么文静高雅的姑娘!""她长得就象马克思夫人燕妮一样美丽!"

秦峰却把夏阳拉到一旁,严肃地吩咐道:"你去盯住吴丽萍。"

夏阳会意地点点头,转身奔出门。

李西宁深感诧异地问："怎么，你不相信她？"

秦峰深沉地摇摇头："不是我多疑，而是她的话太难以令人置信。你想，一个有几十年对敌斗争经验的老公安厅长，怎么会把下级报告的'敌情'写在台历上呢？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两个电话记录都让女儿看见呢？这不是有点太戏剧化了吗？"

经他这么一分析，满屋子人也霎时如坠云雾，茫茫不辨东西。

"是啊，哪有半夜三更老爹找女儿谈话的，我看这里有鬼！"

"吴丽萍要是伪装的，那她为什么要把中央的电报通知和省委的紧急决定告诉我们呢？"

"现在中央已经把我们定成反革命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秦峰双眉紧锁，沉吟片刻，果断地说："不管吴丽萍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做好应急准备：一，通知所有学校的骨干分子，马上转移住处，今后的一切行动要采取地下手段；二，原定四月二日在雨花台举行的悼念活动必须提前，必须抢在省委的禁令下达之前，最好改在四月一日，也就是明天上午。"

十七名学生代表一致表示同意，并由总指挥李西宁作了具体分工。

这时，夏阳气喘吁吁返回来，连声说："怪事！怪事！"

众人纷纷围上前，急切地询问："怎么啦？"

"发现什么情况？"

夏阳抓起床架上的毛巾抹抹额头的汗水，比比划划地说："老秦估计得一点不错，这事还真有点蹊跷，我尾随着吴丽萍刚出学校大门，忽然发现有条黑影也紧紧跟踪着吴丽萍，我挺奇怪，不知这是什么人，便在后面死死盯着。吴丽萍走得快，那个黑影也走得快，一连穿了好几条巷子，不知不觉来到了吴丽萍的家

门口。吴丽萍掏出钥匙轻轻打开院门进了家，那个黑影也摸了钥匙随后悄悄打开院门进去了。我更纳闷了，心想：跟踪也没有见过跟到家里去的。干脆，我也进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就爬上墙头，刚要往院子里跳，忽听前厅传来吴丽萍的声音：'爸爸，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了？'就听她那个当厅长的老子说：'没去哪，睡不着出去散散步，时候不早了，你快去睡吧。'父女俩便各回各的房间去了。我这才明白，闹半天那个盯吴丽萍梢的原来就是她爸爸。你们说这事怪不怪？"

大家听罢也都觉得此事有点费解，一时推理猜测，众说纷纭。

秦峰用力撳灭烟头，从小凳上缓缓站起身笑咪咪地放开嗓门说："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吴丽萍的爸爸是一个正直的厅长，也是一个慈善的父亲。为了不辜负这位老人的一番苦心，我们马上分头行动吧。"

多年后，笔者在采访搜集有关这一事件的经过时，在一本资料中又看到这样的叙述：

《文汇报》不顾人民的情绪，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登的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章中竟然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恶毒词句。当时谁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指邓小平的。那么，"党内那个走资派"不就明明白白指周恩来吗？全国各地的抗议信象雪片一样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电报、电话更是不计其数。人们都明白：《文汇报》的后台是张春桥。

就在《文汇报》率先露骨地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发起攻击的同时，江苏省委又接到"四人帮"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密令"：今后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去梅园(周恩来故居)、雨花台(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不准张贴标语、大字报。不料，这一"密令"还

没下达就被泄露出来。南京市八百万人民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三月二十七日深夜。南京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即召开各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决定在省委的“禁令”下达之前采取行动。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带领南京大学四百多名师生，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象，抬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花圈和横幅，排成数列纵队，绕道闹市区新街口、大行宫，向梅园进发。一路上，交通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行，无数群众肃立街旁，为他们鼓掌助威。同天上午，其它十几所大专院校的数万名师生也抬着花圈和挽幛纷纷涌向梅园和雨花台。

三月二十九日。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美术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十六所高等院校的学生，组成近百个小分队，奔向南京市街头，在大街小巷，在长途汽车上，在火车轮船上刷写张贴大标语。学生们的无畏行动大大激励了人们反抗邪恶的正义情绪。许多工厂的工人，店铺的职员，机关的干部，甚至连小学校的孩子，都纷纷涌上街头，刷标语、搞演讲。霎时，“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邓小平和人民心连心！”“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遍布南京古城。中午，由南京工学院两千多名师生率先，约十四万人抬着花圈，高呼口号，沿鼓楼大街、中山东路到梅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广播车的高音喇叭中不时播放着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实况录音，他那沉重、沙哑的声音伴随着游行队伍在空中回荡，令人揪心断肠，潸然泪下。许多手持半导体扩音器的青年站在高处发表激昂的演讲：

“总理逝世，人民痛哭，可那伙祸国殃民的上海帮，一面往总

理脸上抹黑，一面要把小平同志打下去。请问，小平同志究竟犯了什么罪?!""想小平同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推翻三座大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他主持中央工作，日夜操劳，国民经济大有好转，全国人民都感谢他！可是，这一切都成了小平同志的'罪状'，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逻辑?!他们妄想把小平同志活活整死，又是居心何在?!""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愤怒的人群不时发出惊涛般的吼声。整座南京城犹如喷发的火山，热浪沸腾，惊天动地，滚滚的岩浆向长江两岸疾速蔓延，无锡、常州、开封、济南，直奔北京。

而这时的北京早已燃烧起来。

姚文元在四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为了对付邓小平的"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经毛远新提议，四月一日深夜，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紧急会议"。说是政治局会议，其实只通知了六个人出席。据姚文元后来交待："四人帮"到了三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不知何故没有参加，会议由华国锋主持，（还有两人这里不便明说）。毛远新列席会议并做记录。下面这份材料详尽记录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凌晨）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

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的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

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四月二日

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

（此件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可是已经晚了。毛远新"要追查"的文件尚未发下去，南京"有人借故闹事"的风暴已经疾速地刮到了北京。

古老的京城震撼了。

十八

四月一日。晚。北京。东交民巷甲一号。邓小平宅邸。叶帅送《情况汇编》。邓小平也要到天安门广场开开眼界。

书房。

邓小平躺靠在藤椅上，百无聊赖地翻阅着一本《三国演义》。

内勤秘书拎着热水瓶走进来，一边沏茶一边禀报："首长，刚才李鑫来电话，说他今天晚上有事不能来打牌了。"

邓小平将手中的书一扔，从藤椅上站起身骂道："扯他娘的鬼！什么有事，他是看老子要完蛋，不敢来了。"

秘书谦恭地笑笑，什么也没说，将一杯热茶摆到茶几上，轻轻退出去。

邓小平环顾四周，孤灯孑影，静寞无声，不由感慨万端，轻叹一声。

夫人卓琳轻轻推门进来，望望他的神色，含笑问道："今晚怎么不打牌了？"

邓小平火爆地吼道："老子背了运，鬼都不上门了！"

卓琳宽慰道："古人说得好：穷在闹市无近朋，富在深山有远亲。这种上上下下的事你又不是没经过，何必那么认真呢。"

邓小平叹道："人心莫测呀！"

卓琳将一只密封的大信袋递到丈夫手里和颜悦色催促道："别想这些杂事了，这是叶帅让他的秘书刚刚送来的一份文件，你赶快看看吧。"

邓小平从信袋里抽出文件，原来是一本人民日报社当天出版的《情况汇编》特刊。不由厌恶地皱皱眉，把材料往地毯上一扔，忿忿地说："这些鬼东西，我不看。"

卓琳拾起文件，不解地问："这个《情况汇编》不是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人手一份嘛，怎么没发给你？"邓小平冷冷一笑："他们怕我用来擦屁股。"卓琳用两只忧郁的眸子盯着丈夫，语气中含着七分哄劝三分命令："叶帅既然送来了，不看怎么行。你要实在不想看，我来给你念。坐下吧。"

邓小平顺从地靠坐在藤椅上。

卓琳声音缓慢地念道："《情况汇编》特刊第二百四十六期。关于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四月一日凌晨，在南京市各大专院校、厂矿机关和交通要道都张贴了署名'南京市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联络站'的《第一号通令》。《通令》以悼念周总理为名，煽动人们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上午十点，大约有七十万人抬着花圈、挽幛聚集到雨花台，举行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一个自称是'悼念周总理联络站总指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讲，公开提出'争民主，争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口号。十一时许，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彭冲、许家屯等赶到雨花台，向群众宣读了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报通知和省委有关决定。但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操纵下，群众仍不肯散去。当有人质问省委为什么不许悼念周总理，彭冲同志却说：'悼念周总理是合法的，我的心情和你们的一样。'许家屯同志则说：'我愿和人民站在一起。'江苏省委在贯彻中央'通知'中虽然做了决定，但由于省委主要领导态度暧昧，立场不稳，对一小撮坏人的挑衅和煽动迟迟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

致使事态仍在继续扩大。《人民日报》驻南京记者刘琼、李亚辉。

"上海文汇报社继续遭到围攻：今天上午九时左右，上海市又有数万不明真相的人围攻了文汇报社，他们焚烧报纸、砸碎门窗，并呼喊矛头明显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号。内容有：'坚决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某某某！''文汇报反对周总理必须向全国人民认罪！''全国人民拥护邓小平！''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某某某！''坚决把上海帮从中央赶出去！'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坚决打击。中午十二时，电台向全市广播了《市委意见》，明确指出《文汇报》的文章没有原则错误，围攻文汇报社是反革命行为，同时，工人民兵指挥部迅速调集五万工人民兵，强行驱散了闹事者，并将几十名为首的坏分子抓了起来。下午二时，市委书记徐景贤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赶到文汇报社慰问全体工作人员，赞扬《文汇报》又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王强。

"本报驻杭州市记者四月一日下午三时电讯：杭州市有人盗用悼念周总理之名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近日来，杭州市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越搞越大。四月一日凌晨三时，杭州钢铁厂数千名工人将一个直径四米多，正中镶着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悬挂在延安路解放大街市劳动局大楼的旗杆上；随后，杭州市工交公司的部分职工又在湖滨大街安放了一个大花圈，并将'坚决打倒反对周总理的大野心家张＊＊'的大标语贴在街头；天亮以后，参加悼念的人越来越多，杭州市解放大街、少年宫广场、浙江展览馆等地都堆满了花圈，贴满了标语、诗词。'杭丝联'三千多人竟然用吊车吊着一只用钢筋铸成骨架、直径五米多的巨型花圈在市区游行；杭州玻璃厂有人用几十米树胶布写成'总理伟大！小平不倒！若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的巨幅标语，悬挂在市百货大

楼上；杭州大学一些学生还在校门口竖起一座十几米高的木制纪念碑，上面镶嵌着一张巨大的周恩来的织锦像，木碑两旁排列着数百只花圈和松柏；碑上还抄录着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四月一日上午十时，杭州市近万名大学生在这里举行悼念仪式，聚集的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呼打倒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动口号。浙江省委已召开两次扩大会议，但至今仍没统一思想，采取行动。记者黄建辉。

"本报驻武汉记者四月一日十五时加急电讯：上万只花圈堵塞武汉长江大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机部武汉七〇一所一室和二室的工作人员，将两只直径为四米的铁骨架花圈用吊车送到长江大桥桥头，吸引了许多围观的群众。随后，往长江大桥送花圈和挽幛的人越来越多，到四月一日记者发稿时，大桥的两层桥面上已堆放了上万只花圈，桥头堡四周的墙壁上也密密层层贴满了标语、诗词和祭文，有些标语和诗词的内容非常露骨反动，守卫长江大桥的部队还特地派出哨兵武装守护花圈和挽幛。今天上午，一个由省医药工业公司、武汉锅炉厂等三十多个单位联合组成的名叫'塞城牛'的组织，在大桥上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悼念大会，这个组织的头头在大会上公开点了张某某，姚某某，江某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名，反动气焰极为嚣张，集会的人群在少数坏分子的唆使下还阻拦列车，用水氯松、油漆和沥青往列车上涂刷大标语，内容有：'绞死它！绞死文汇报那条向周总理狂吠的疯狗！''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邓小平！''打倒封建法西斯专制！''邓小平搞整顿，人心大快！'目前，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正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人民日报》记者赵英华。"

卓琳轻轻吁了一声，停止了朗读。

邓小平忍不住催促道："念哪！你接着念！"

卓琳晃了晃手中的《情况汇编》:"念完了。"

邓小平"腾"地站起身,两只眼睛闪铄着兴奋的光泽,挥着一只手连声说:"好!好!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辱。"

卓琳面带忧色,轻声道:"我真担心这样闹下去会出大乱子。"

邓小平:"乱子闹得越大越好哩!他们不是历来喜欢发动群众么,这回群众起来了,看他龟儿子有啥子办法。"

卓琳望着丈夫,仍有些不放心地问:"他们要是镇压怎么办?"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这么多人谁敢镇压?靠什么镇压?调军队吗?用机枪扫,坦克压吗?只怕谁也没这个胆量。"

卓琳忧心忡忡说一句:"你别忘了刘少奇是怎么死的,那帮人什么手段都会使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能受到民众如此爱戴,我邓某生而有幸,死而无怨了。"

这时,女儿邓楠胸前缀着朵小白花满头大汗地扑进来。

卓琳诧异地问:"你跑哪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邓楠掏出手帕抹抹额上汗珠,兴冲冲地说:"汽车不通了,大街上全是抬着花圈游行的人,我是硬挤回来的。"

邓小平两眼盯着女儿问:"你去天安门广场了吗?那里怎么样?"

邓楠点点头:"去了。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纪念碑前,观礼台上、国旗杆周围都摆满了花圈,还有好多挽幛、标语和诗词。"

邓小平兴趣十足地问:"标语都写的什么?"

邓楠:"有'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政客的喉舌——文汇报!'有'第一副总理爱人民,人民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含笑摇摇头:"惭愧!惭愧!"邓楠接着说:"有

的标语写得更大胆：'把上海帮赶出北京！''人民不是奴隶，人民要求民主！'广场上空还有两只大气球拖着一条巨幅标语：'谁敢与人民为敌，谁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邓小平感慨地自语道："是呵！谁敢与人民为敌，谁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邓楠从书包中取出一只小本，情绪激昂地说："我还从广场上抄回来好多诗词，我给你们念几首：'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革命者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江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历史是纪念碑，历史是审判台，历史是裁判员。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断头台——讨还血债！'……"

邓小平情不自禁赞叹道："写得好！历史是审判台，历史是纪念碑，历史将由人民来写，功过是非，人民自有公论！"

卓琳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之情："这下好了，北京也动起来了。"

邓小平想了想，从衣架上摘下帽子，转身朝外走去。

卓琳忙问："这么晚了你还去哪？"

邓小平头也没回，大声道："我也到天安门广场去开开眼。"

十九

四月三日，深夜。钓鱼台，十六号楼，二层卧室。姚文元产生要被千刀万剐的预感。叮嘱妻子："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孩子带大成人。"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睡梦中的姚文元惊醒。他探身打开装在床头的通话器："喂，你是哪里？"

话筒中传来王洪文粗亮的嗓门："我是王洪文，你老兄可真沉得住气，这个时候还能睡大觉。"

姚文元被说得莫名其妙，问道："洪文同志，出了什么事吗？"

王洪文焦急气恼地："什么事？反革命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占领了！我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要攻占中南海和钓鱼台，到时候连你睡觉的老窝也得被抄了。"

姚文元越发愕然："反革命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这、这不可能吧？"

王洪文不无揶揄地："你要不相信可以去亲自瞧瞧嘛！我刚从广场回来，那里铺天盖地全是花圈、挽幛、标语和张贴的诗词，聚集的人群足有几十万，比主席当年检阅红卫兵还热闹。他妈的，说是悼念周总理，其实全在搞反革命煽动，有些标语和诗词

非常恶毒，把春桥、江青、还有你的名都点了，不是‘打倒、罢官’，而是要‘审判、绞死’，你瞧有多疯狂吧。”

姚文元下意识地一愣，慌忙急问：“专政机关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为什么不枪毙几个反革命分子？”

王洪文：“老华已经到公安部安排去了，我们的铁拳头很快就要打出去。你马上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选调一些骨干记者，到天安门广场配合行动，把那里的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报告。最好以《人民日报》的名义报上来。”

姚文元爽声应道：“好，材料你什么时候要？”

王洪文：“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姚文元得令不敢怠慢，当即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电话，要求他连夜选派二十名记者到天安门广场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在天亮前写成文字报告送到钓鱼台。

办完此事，姚文元的睡意全消。他索性裹上睡衣，翻身下床，踱到书房，蜷缩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默默地闭目冥思。

随着一下轻微的开关声，立在屋角的落地灯投下一圈柔和的光环。姚文元蓦地睁开眼，见妻子金英穿着一身藕荷色的睡衣，款款地走进书房，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坐下。

姚文元略带歉意地：“对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金英神情木然地摇摇头：“我一直就没睡着。”

姚文元关切地：“身体不舒服吗？”

金英忧郁地望着丈夫：“阿元，我今天也去天安门广场了。”

姚文元颇感意外：“嗯？你去那里干什么？”

金英嗫嚅道：“到纪念碑前献花圈，机关的人都去了。”

姚文元恼怒地斥责道：“都去了你也不该去！”

金英两眼泛着泪花，委屈地解释着：“我不愿遭到众人的唾弃，我害怕人们那种鄙视的目光。”

姚文元轻轻叹口气，说："英，我知道你在外面工作很难，可你也要为我想一想，这事如果中央知道了，对我将会造成什么影响。"

金英痛苦而茫然地摇摇头："我不懂，人们为什么那样恨你呢？"

姚文元坦然一笑："这就是阶级斗争，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如果被敌人仇恨，那只能证明他勇敢无畏。"

金英低声哀求道："阿元，咱们还是回上海吧，住在这里，我整日都担惊受怕。"

姚文元抚摸着妻子的肩头，轻声安慰道："英，坚强起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金英将脸颊贴在丈夫宽大的胸前，忧心忡忡地说："我真害怕有一天我会突然失掉你。"

姚文元不无感触地叮咛道："阶级斗争，残酷无情，这些年我得罪了不少人，我一旦落到他们手里非被千刀万剐，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也要坚强地活下去，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大成人。"

金英含泪郑重地点点头。

这种"被人千刀万剐"的恐惧，那一个时期就象一只巨大的魔爪紧紧揪着他的心，搅得他日夜不宁，坐立不安。早在二月十一日，姚文元就在日记中写道：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

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尽管姚文元早有这种可怕的预感，尽管姚文元历来不屑与王洪文之流为伍，但为了共同的“事业”，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在这场与邓小平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抗争中，他表现得既残忍又凶猛。但这一切不仅没能保住他辉煌的权杖，反而加速了他失败命运的来临。四年之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姚文元果然站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

……

审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二十三条指控：‘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诬陷南京贴标语的群众是‘反革命’，并对鲁瑛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姚文元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现在，本法庭就这一事实进行调查。被告人，一九七六年三月底，也就是清明节以前，南京的群众贴出悼念周总理、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以后，你是不是给鲁瑛打过电话？”

姚文元：“我给鲁瑛打过电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看到新华社的一个内参清样，不光是贴大字报，它是把油漆刷在火车上，火车由南京一直开到北京。当时我给鲁瑛说了攻击南京群众的话，这是错误的。他们不只是反对张春桥了，还有别的了，可能

有一些攻击那里有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垂死挣扎这一类的话，但是具体话我记不起来了。”

审判员：“你给鲁瑛打电话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那些天我给鲁瑛打过几次电话，讲了南京的情况，也讲了一些别的事情，可能还让他派记者到南京调查一下。”

审判员：“你讲没讲过‘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有个司令部’这样的话？”

姚文元：“打电话不是写文章，事后可以查实、核对，我只是随口说说，具体说了哪些话，我现在很难回忆起来了。”

法庭宣读并投影鲁瑛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下午三时四十分接姚文元的电话记录（节录）：

“文元同志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要继续注意南京问题的反应。南京是反革命事件的发源地，北京天安门的许多个花圈就是南京送来的。关于南京的问题中央曾发了四条通知，但到现在为止，未看到追查出什么材料，你们要注意反映这一问题的进展情况，包括省委、军区的态度。……”

法庭又宣读和投影姚文元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和四月一日写的两篇日记。（略）

审判员：“对鲁瑛的电话记录和你的日记，你还有什么可陈述的？”

姚文元：“这个电话，这个日记，是我的一些想法，当时的认识，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出现这样的标语口号，是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在那种情况下，公开点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名，是不允许的，现在是不是允许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攻击了它

是一个反革命逆流，还攻击了邓小平副主席。现在我当然不是这样认识了。”

审判员：“你在日记中说政治局太迟钝了，你的敏感又是什么呢？”

姚文元：“是的，我当时觉得政治局迟钝，我是觉得北京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要是指这一点。”

法庭宣读并投影鲁瑛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下午接姚文元的电话记录（节录）：

“文元同志说，南京有什么新情况，要注意北京的情况。”

审判员：“你要让鲁瑛注意北京的什么情况？你依据什么说‘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

姚文元：“根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碰到的事情，凡是各地连续发生的事情，往往是有串联的，所以我就主观主义地判断，有个地下司令部，是错误的，没有根据嘛，我就是根据各地方的情况，提出了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不是说已经发生了什么情况。”

审判员：“你这种辩解是站不住的，你究竟要鲁瑛注意北京的什么情况呢？这一点在你的日记里面，已经表达清楚了。现在，法庭宣读和投影被告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也就是你给鲁瑛打电话当天的日记摘录，你可以看一看。”

法庭宣读并投影姚文元的日记（节录）：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

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审判员：“被告人，群众悼念周总理怎么就成了垂死的反动势力的挣扎呢？”

姚文元：“因为我当时觉得到天安门去悼念的有一部分群众并不是真正的悼念周总理。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悼念周总理，目的还是要反对‘四人帮’。那么，我当时自己就是被反对、被推翻者之一，我是很紧张的。”

审判员：“那就是说你感到你的末日来临，是这个意思吧？”

姚文元：“当时还没有这样子迫切的感觉，但是确实感觉到自己是被反对。因为已经看到了那些传单了嘛，那些传单都是很尖锐的嘛，不是一般的话。”

审判员：“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了呢？”

姚文元：“因为这些单位里去送花圈、发传单的人特别多，所以我引出了这样的感想。”

审判员：“送花圈去悼念周总理这是有罪的，你的结论是这个？”

姚文元：“不是。我是说送花圈、发传单，花圈上都是有诗，很

多诗，骂你，而且那些骂的话，我当时觉得是太刻毒了，我是有这个想法，我不隐讳。”

审判员：“刻毒，哪有你这么厉害，你要枪毙一批嘛！”

姚文元：“这句话无论如何允许我要解释一下，起诉书上它说是我的主张，不是，这怎么能说是我的主张，主张至少是要对一个人发表，这个我从来没有对人发表过。怎么能够说成是主张呢？而且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并不是言论，更不是行动。后来，政治局会上有人提出来要调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我是坚决反对的。”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请求发言。

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而且，他后来的行动，实现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并不只是思想上的问题。你日记上写的这句话，你是针对谁的？你要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是针对谁的？”

姚文元：“那时，我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那么多传单，所以我说出了攻击、镇压群众的话。”

公诉人：“你是要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

姚文元：“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针对天安门广场的某一些人，但是，当时这也是感想，是一闪念，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公诉人：“你这个一闪念，也是针对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是不是？”

姚：“啊。”

审判员：“被告人，南京的问题发生了以后，你是不是让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去了呢？”

姚文元：“南京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是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去，但是，这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位同志提出来的，并直

接通知了鲁瑛。我给鲁瑛打电话的时候，广场已经有记者了。”

审判员：“记者搜集来的材料，你登了情况汇编没有？”

姚文元：“这个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情况汇编》是仅供政治局委员参阅的一份内部材料，具体由鲁瑛负责搞，发什么文章也是由他定。”

法庭宣读鲁瑛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的揭发材料（节录）：

……

南京事件发生后，姚文元打电话要我派记者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到广场的都是些什么人，去了都在干什么。姚还说，“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以前，先打样子给我看。”我照他的话做了……

审判员：“被告人，鲁瑛讲的这些是事实吗？”

姚文元：“这个是事实。”

审判员：“这些《情况汇编》把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说成是什么呢？是发表反革命演说，或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些话都是不是你说的，或你修改的？”

姚文元：“是的，这个我不否认，这一些是我在清样上修改了加上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公诉人检察员江文请求发言。

（江文就姚文元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承认反革命罪行的问题进行了驳斥。（略）

审判员：“被告人，在天安门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你在那一段写了几篇日记，你是不是还在日记本里夹贴了三篇《情况汇

编》清样?"

姚文元:"让我想一想。好象是有的。"

审判员:"你在日记中还特定注明:'这三篇清样都是经过我修改的,留作纪念。'是不是这样?"

姚文元:"哎,是这样,经过我修改的,我刚刚已经说过是事实,是事实。"

法庭宣读并投影姚文元剪贴在日记中的三篇清样: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情况汇编》刊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新情况》。(略)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情况汇编》刊登的《四月三日英雄纪念碑前的情况》。(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情况汇编》刊登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略)

审判员:"被告人,这三篇文章都是经你修改审定的吗?"

姚文元:"对,是经我修改审定的。"

审判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关于指控被告人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逆流',指使鲁瑛派人在天安门广场搜集材料,诬陷人民群众是'反革命分子'等事实,法庭调查完毕。"

审判长:"特别检察厅指控被告人姚文元的全部犯罪事实,法庭调查终结。把被告人带下去。休庭。"

二十

四月三日。夜。北京。天安门广场。邓小平出现在人群中。人民呼喊：反邓不得人心！

灯光如昼，人群如海，万头攒动，一片沸腾。

身材矮小的邓小平用高高竖起的大衣领子和一顶呢帽遮住整个面孔，在两名强悍的警卫人员护卫下沿着喧嚣宽阔的东交民巷大街来到前门箭楼东侧，再向北拐行不远，便到了历史博物馆前。邓小平疾步登上青石台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由数十万激情昂奋的人群和无数的花圈、挽幛汇集成的汹涌波涛，古老而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此刻如同一座巨大的火山口，十亿中国人压抑在胸中的愤怒与仇恨，渴望与追求，象炽烈的岩浆正在这里涌动，喷发，他们用白花、用诗词、用呐喊、展示着正义的力量和人类的尊严，表达着对强权者的蔑视和对新生活的向往。灰暗的广场上空，迎着凄冽的夜风飘荡着两串黄色大气球，惨淡的月光照映着气球下悬挂的两条白色飘带上的黑体大字："怀念总理！""自由民主！"广场上的每一根华灯柱上，彩旗杆上，都挂满了花圈和花篮；广场上的每一片草坪，每一道柏墙，每一棵小树，都系满了小白花，层层片片，如皑皑白雪，洁净肃穆。耸立于广场正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高高悬挂着一幅周恩来的巨幅画像，画像

下端是用上千朵大白花装饰着的一条黑布横幅，上书四个白字："民族英魂"；纪念碑四周的石阶上，层层叠叠摆放着小山般的花圈和挽幛，在花山人海中，有十几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门从纪念碑前一直通向金水桥前的国旗杆下；每一道彩门上都披挂着巨大的横幅："中国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的！""人民在默哀中苏醒！""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在国旗杆的大理石基座上安放着一张铺着金丝绒台布的小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只硕大的插满雪白的马蹄莲的花瓶；离旗杆不远处有一座用石纹纸制成的墓碑，上面用工整的小楷抄录着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不时有人站在碑前大声宣读；广场中几乎每一个建筑物上都贴满了诗词，悼文，每一处都有人在演讲，在拍照。闪光灯象节日的礼花，噼啪乱闪。突然，一个身穿旧军服的小伙子跳上石阶，站到邓小平身边挥臂高声喊道："同胞们！起来！团结起来同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权贵们斗争！推翻法西斯封建王朝的统治！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瞬间，台阶下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小伙子的演讲不时博得一阵阵狂热的掌声和呐喊声。"我们不要共产主义的空话！我们不要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让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野心家们见鬼去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从前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我们决不容忍封建王侯在中国大地上重现！我们决不答应法西斯的幽灵在北京城复活！任何搞复辟、搞倒退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任何敢于镇压人民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真理，历史将再次证明这一真理！"

围听的人越聚越多，尽管两名保卫人员拼力护挡着，仍不时有人挤压到邓小平身上，他几次想退出去，但都被铜墙铁壁般的人群推了回来。

小伙子讲完，一位胸前佩戴着北京大学校徽的女学生又跳上台阶，举着无线电扩音器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词。还没等她念完，就见纪念碑前象刮起一股狂风，涌起一片骚乱。有个中年男子挤上高台一把从姑娘手中夺过喇叭，声嘶力竭地喊道："同志们！他们派军队占领了纪念碑，要夺走我们的花圈，大家赶快去保护！"

愤怒的人群呐喊着，象潮水般向纪念碑涌去。邓小平已身不由己，他那矮小的身躯被凶猛的浪涛裹挟着，很快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这时，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上已经站满四、五排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把把闪着寒光的刺刀和一支支乌黑的枪口对着四周密集的人群，一名年轻军官站在大理石浮雕基座上高声宣布："奉中央的命令，明天修理纪念碑，任何人不许再送花圈，请大家赶快离开！赶快离开！"

回答他的是无数只挥动的拳头和海啸般的怒吼："解放军，回去！解放军，回去！解放军，回去！"

人群中有人指挥唱起高昂的《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人民让我扛起枪，为的是保家乡。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哎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谁敢镇压人民，坚决打他不留情！"

士兵们一个个神情木然，无动于衷。

青年军官仍在大声呼喊："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命令，请大家赶快离开！"但他的喊声很快就被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口号声吞没。

正在对峙的当儿，一支由十几名青年工人和学生组成的队伍冲挤到人群前，为首的一个留小平头的高个小伙子举着喇叭跳到石礅上，面对一排排刺刀大义凛然地喊道："士兵兄弟们，你

们辛苦了！我叫侯玉良，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也是'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的成员，今天，北京近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祸国殃民的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这种争民主、争自由的壮举，我衷心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自己的父老兄妹！现在，请你们听听人民的呼声。"他双臂一挥，人群中即刻爆发出一阵齐整而粗犷的吼声：

"敬告工农子弟兵，
请你们聆耳听：
今天人民悼念周总理，
今天人民把民主自由争，
是非你们应看清，
莫给恶魔当帮凶。
不要忘，你们的枪刺，
是工人的双手来制造；
不要忘，你们的躯体，
是农民的粮食来铸成。
你们的父老兄妹在盼望你，
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
怎么能，把自己的枪口，
对准手无寸铁的群众，
怎么能，把锋利的刺刀，
刺向神圣的天安门广场！
工农子弟兵，
快听听人民的呐喊声：
谁要镇压群众，

请你们掉转枪口把他崩!”

朗诵声越来越高,开始只有侯玉良领着十九名青年诵念,当第二遍时,他们喊一声,四周千万名群众也跟着齐声高呼,那轰鸣般的朗诵声似滚滚的炸雷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这壮烈的情景,这动情的呼声,也感染了每一个士兵,他们纷纷垂下了头,放下了枪刺。

一名两鬓斑白的老军人挤出人群,跨上石阶,对年轻的指挥官说:“我是北京军区某部的副师长,本来,我来这里并不想悼念谁,也不想反对谁,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但我现在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们都是军人,我们都懂得自己肩上的职责,我们都懂得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意味着什么,我们曾经用它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的军队竟然端着刺刀冲进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战士竟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作为一名老军人,我为你们而感到羞愧,为我们的军队而感到羞愧,我希望你们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不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我恳求你们马上回去。”

广场上又响起雷鸣般的吼声:“军队回去! 回去!”

邓小平猛然发现自己也在挥着拳头呼喊。

年轻指挥官朝老军人敬个礼:“是! 我们应该回去。”

密集的人群很快闪开一条通道,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年轻军官带着他的队伍撤离了广场。

人们欢呼着又潮水般重新涌到纪念碑石阶上。一位头上扎着两只白色蝴蝶结的小姑娘捧着一只小花篮挤上石阶。小花篮的正中镶嵌着一张周恩来的照片。她踮起双脚想把花篮摆放到纪念碑的浮雕基座上,可她个子太小放了两次也没放稳。邓小平

忙跨前一步，帮她将花篮摆好。小姑娘说声“谢谢”，又恭恭敬敬地朝周恩来的遗像鞠了一躬。

邓小平俯下身笑咪咪地问：“你叫啥名子呵？”

小姑娘扬起俊秀的小脸，甜甜地说：“我叫玲玲。”

邓小平：“这花篮真好看，是谁做的呀？”

玲玲：“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邓小平：“你为啥子一个人来呀？爸爸妈妈呢？”

玲玲垂下眼睑：“爸爸昨天被他们抓走了，妈妈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邓小平轻轻抚摸着小女孩乌黑的头发，默然无语。好一会，才低声催促道：“好孩子，快回去吧，你还太小，不该来这里。”

玲玲执拗地摇摇头：“不，妈妈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人多了，他们就打不倒邓不平了。”

邓小平闻声，不由为之动容：“哦，你认识邓小平吗？”

玲玲又摇摇头：“不认识，妈妈说，邓小平是个大好人，他不欺骗老百姓，他会给老百姓做好事。”

邓小平禁不住把小姑娘紧紧搂在怀中。他扬起头，两道凝重的目光久久地眺望着人声鼎沸的广场，轻声道：“是啊，他如果欺骗这样的人民，天理难容啊！”

这时，又有一个女青年冲上纪念碑的石阶高声演讲：“现在我来宣读《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主席识破了江青一伙的野心，在四届人大上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严厉批评了江青等‘四人帮’，并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人心大快；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一小撮野心家不甘心失败，利用毛远新欺骗毛主席，发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妄图打倒邓小平同志，但邓小平同志建立的丰功伟绩早已深深刻在全国人民心中，是任何阴谋家也诋毁不了的！反邓不得人心！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邓小平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有人振臂高呼：“拥护邓小平！”“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

顷刻间，口号声如同大海惊涛，呼风断石，响彻广场。

邓小平正默默地看着，听着，突然有人在他肩上重重拍了一掌。扭头一看，是位粗壮的汉子已恶狠狠地盯着他：“你为什么不喊口号？我看你他妈是个雷子①。”

邓小平忙含笑摇摇头。

汉子又粗声问：“你拥护谁？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

邓小平用力举了举拳头：“我拥护邓小平！”

汉子得意地笑了：“对！咱们都拥护邓小平，邓小平就垮不了。”

邓小平不敢久留了，他在两名警卫护卫下慌慌挤出人群。

壮年汉子忽然觉得刚才答话的小个子有些面熟，转身想再看个仔细，那人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想了想，猛然一拍脑壳，大声喊道：“嘿！是邓小平！”

“邓小平来了！”

“邓小平到广场来了！”

“邓小平和我们在一起！”

群情激荡的天安门广场又掀起了一场风暴。

---

① 雷子——便衣警察

二十一

四月四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平息天安门广场骚乱事件。

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汇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骚乱事件。

身材矮胖的吴德神情显得很紧张，一面发言一面不时用手帕擦着宽大的额头渗出的汗珠。“……据不完全统计，从四月一日以来送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多达三万余个，去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数已超过五百万，不仅有市民，工人，农民，学生，还有国家机关干部，军人，许多厂矿企业已出现了停工停产的现象。有这样多的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张春桥冷冷地插话道：“你以为他们这是在悼念总理吗？你敢肯定他们这是自发的吗？”

吴德谦恭地笑笑：“据我们调查，没有发现有什么非法组织，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领导人参与。对于那些趁机捣乱的少数阶级敌人，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张春桥阴沉着面孔又追问一句：“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你

们抓了多少反革命分子?"

吴德支吾道:"这个……这个事情具体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负责,据说他抓了些人,抓了多少我不太清楚。"

华国锋抬起头,正色提醒道:"你告诉刘传新,在事情没搞清之前先不要乱抓人,要尽量避免把事态扩大。"

吴德点头应诺。

坐在华国锋身边的王洪文放下手中的茶杯,问:"今天到广场的有多少人?"

吴德:"因为今天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到广场来悼念的人比较多,估计超过一百万。"

王洪文不动声色地继续问:"你们市委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吴德言语谨慎地答道:"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大家认为:这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虽然很多,但没发生大的骚乱,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大的破坏行为,群众到广场的主要目的是悼念周总理,这种心情和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确实有极少数坏分子借机散布一些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捣乱。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方面彻底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一方面支持和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只要我们因势利导,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事态就会慢慢平息下去。"

李先念欠起身接话道:"我同意吴德同志的意见,处理这件事一定要慎重、稳妥,这个时候和群众发生冲突,只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马上有几名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认为北京市委的决策正确。

华国锋也表示赞同:"这样好,这样好,对群众要多做说服教

育工作，不能操之过急。”

一直坐在沙发里埋头批阅文件的姚文元这时扬起脸，笑咪咪地望着吴德问：“你刚才说要支持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些群众都提的是些什么要求呵？”

吴德：“其实也没什么，他们只要求把花圈在广场多放几天。”

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接话道：“这个要求不算过份，那些花圈可以在广场多放个三五天。”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也表态道：“老百姓做个花圈不容易哩，莫说三五天，就是多摆个十天半月也没甚了不起。”

华国锋用征询的目光扫视着众人，见无人反对，便对吴德说：“那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广场的花圈先不要急于清理，免得引起群众的误解。”

吴德点点头：“好的。”

姚文元却慢悠悠地说：“吴德同志，我掌握的情况和你讲的大不一样呵！据我了解，那些所谓的群众不仅仅是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而是要打倒我们这个政治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吴德不安地笑笑：“这个，不会吧。”

姚文元抓起放在茶几上的几页打印的材料朝北京市委书记晃了晃：“我有证据，这是人民日报社的鲁瑛同志刚刚给我送来的报告，我不妨给大家念一念。”他清清喉咙，不慌不忙地大声念道：“《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第二五九期：天安门广场的新情况。今天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和围观的人明显增多，到中午十二点已达近百万人。送花圈的除工矿企业、街道居民、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外，还增加了国务院和中央机关，如铁道部、外贸部、交通部、一机部、外交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送得最多的是七机部和科学院所属的各单位，花圈不仅多，而且越做越大，

北京重型电机厂的花圈直径三米多,整个骨架是用钢筋铸的,上面的白花、绿叶也都是用铁皮做的,由于太重抬不动,他们就开着吊车送到纪念碑前。送花圈的人有的把花圈堆放在广场,有的还故意挂在灯柱上,或绑在旗杆上。

在大量的悼词和挽联中,仍有许多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容,有些完全是腐朽、没落、死亡的反动阶级的语言。如一篇张贴在纪念碑前的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倡议书》,就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科学院一〇九厂,七机部二院等几个单位把挽联挂得很高,上面写着:'丹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他们在这里讲的'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纪念碑正面还有一首用大字报抄录的题为〈拭目看〉的长诗,其中第二段写道:'古今中外谁曾见,血战到底志不断。早已惊动政治局,如何动作拭目看。亿万民众齐奋斗,民主自由照中华。'有人在诗的旁边还注写了:'告知宫中知趣者,除罢妖邪去某某。'他们在这里把罪恶的矛头公然指向江青同志。还有许多诗词,借悼念周总理为名,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语言半文半白,丑恶不堪。在金水桥前的华灯柱上有首诗说:'牛鬼动,众人皆愤,妖邪惊而颤。欲把乌江斩断,梦桥必捉鳖元。……宏桥将间断,马卒陷汪洋'。还有首诗含沙射影,露骨地攻击洪文、春桥、江青、文元等同志,诗中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些反动诗词有的是用毛笔抄写的,有的是油印的,甚至还有用打字机打的。

今天在广场进行演讲的人也比往日增多。有些人在演讲中公开狂呼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今天上午九时许,一个留小平头的反革

命分子蹿到纪念碑西侧演讲，声嘶力竭地吹捧党内的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丧心病狂地攻击谩骂江青同志，围观的人一面鼓掌、一面狂呼乱叫，有些外国人还搞了录音录相。……”

江青“腾”地跳起身，厉声打断姚文元的发言：“这个反革命都骂我什么？”

姚文元用手指点了点面前的材料，含蓄地一笑：“言词之反动，令人发指。”

张春桥微笑着接话道：“无非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当代武则天’之类的陈词滥调。”

姚文元文静地摇摇头：“不仅仅如此。据鲁瑛同志介绍，这个人在演讲时还一字不差地宣读了主席去年五月在政治局的几次讲话，而主席的这些讲话连中央委员都没传达，这个反革命分子怎么会知道得一清二楚呢？岂不是咄咄怪事。这个人竟然还说主席要把江青同志赶出政治局，后来多亏周总理求情才算保住了。”

江青怒不可遏地骂道：“放屁！他周恩来算老几，当初要不是我手下留情，他早就垮台了。”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挥着拳头大声说：“这是阶级敌人在恶意分裂主席同江青同志的革命情谊，阴谋诋毁江青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

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声色俱厉地说：“是谁把主席的讲话泄露出去的？这件事政治局一定要彻底追查，严肃处理。”

江青几步跨到吴德面前，指着他的鼻子，气冲冲地质问道：“天安门广场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反革命分子这样猖狂你为什么不管不问？你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吴德抹抹额上的汗珠，惶遽地辩解道：“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

江青怒目圆睁，嗓音嘶哑地呵斥道："你在撒谎！你在有意包庇反革命！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你满脑袋都是右倾思想！"

张春桥抖抖烟灰，抛过一句："如果你们市委态度果断，旗帜鲜明，天安门广场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

吴德诚惶诚恐地检讨道："我接受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的批评，在处理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右倾，比较软弱。"

江青理直气壮地命令道："你马上把那个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要召开公审大会把他枪毙！你马上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全部清理掉，一个也不许留！"

吴德诺诺连声："好的，好的。"

华国锋含笑望着江青，语气委婉地说："今天是清明节，花圈是不是再多放两天，现在搬走，可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

江青脑袋一扬，断然道："不行！这些花圈是阶级敌人用来向我们示威，向我们挑衅的，谁在这个问题上退让，谁就是右倾，谁就是投降！"

华国锋颇为尴尬地笑笑，又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一旁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王洪文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一堆破花圈趁早烧掉得了，我就不信谁还敢造反。"

张春桥却笑微微地扫视着众人："大家的意见呢？"

陈锡联抢先表态："我坚决拥护江青同志的提议，这些花圈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炮弹，必须立即干净、彻底地清除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动摇，绝不能手软。"

陈永贵义愤填膺，举手呼应："对！江青同志说得很对哩！天安门广场说甚也不能放资产阶级的花圈，它多放一天我们就不得安生一天。毛主席早就告诉过咱：利用花圈反党是一大发明哩！这是阶级斗争哩。……"

姚文元笑着纠正道："主席讲的是'利用小说反党'，不是'利用花圈'。"

陈永贵胸脯一挺，振振有词："对哩！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利用花圈反党更是一大发明哩。不管资产阶级利用甚反党，我们都能把它揭穿，把它打垮。"

江青带头拍起巴掌。

华丽的大厅顿时掌声四起。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争先发言，纷纷表示拥护江青的提议。

华国锋也改变初衷，郑重宣布："为了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事端，维护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政治局决定：(一)立即清除置放在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挽幛及一切张贴物。(二)凡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反动诗词进行演讲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继续进行反革命煽动和畏罪潜逃者，一经查获，严加惩处。(三)今后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私自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幛和张贴大小字报。对违反者必依法严惩。"

江青高声补充道："这个决定还是交给吴德去落实吧，他是北京市委书记，天安门广场归他管嘛。"随即，她又扭头笑吟吟地对吴德说："我是信任你的，派别人去我还不放心呢。"

吴德挺了挺臃肿的身子，郑重道："我马上去执行！"

张春桥笑着问："你靠什么去执行呵？"

吴德想了想："我准备把全市的公安干警全部集中天安门广场，突击行动。"

张春桥摇摇头，深思熟虑地说："不够呵！这场斗争的规模到底会有多大很难预料，单靠公安干警恐怕压不住，应该把首都工人民兵和卫戍区也加上。要把这三股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联'指挥部。三家的一把手全参加，全到第一线指挥。"

吴德点头应道："好的，我回去就通知马小六和吴忠。"

陈锡联插话道："如果力量不够，我再给你从北京军区调两个师来。"

江青拍手称好："对！要调部队来！要把坦克也开来！不仅保卫天安门广场，还要保卫中南海和钓鱼台，防止阶级敌人狗急跳墙呵！"

王洪文当即反对："不行不行，咱们部队装备得全是硬武器，真枪实弹，坦克刺刀，开进北京来万一和群众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春桥手托下颏慢悠悠地说："是呵，不能随便调野战部队进城，一是要考虑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二是要避免造成大的流血伤亡。当年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就是因为一个士兵枪走火打伤了人，反革命分子趁机煽动群众对抗，才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

华国锋望望神色紧张的吴德，鼓励道："洪文同志和春桥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这件事只能靠公安和民兵的力量来解决，如果把野战部队调进北京，我们在政治上就被动了。要是你还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再从公安部抽调一部分干警配合你们行动。"

还没等吴德答话，王洪文便忍不住抢白道："不就是抓几个反革命，烧一堆破花圈吗？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顾虑重重。我看别的什么都不用，只要把工人民兵一拉出去，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张春桥深沉地笑笑："不要小看这伙反革命噢，他们就象大海里的礁石，露出水面的少，藏在水下的多。如果没有大人物在背后操纵、指使，他们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叫嚣吗？我给大家通报一个情况：昨天邓小平也到广场去了。"

江青叫道："怪不得今天广场上人这样多，反革命分子这样

猖狂。”

姚文元又举起一摞材料晃了晃：“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反映，这几天半导体研究所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最多，送的花圈也最多，因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就在这个单位。”

张春桥加重语气：“所以我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

一直埋头记录的毛远新抬起头问：“这个情况也向主席汇报吗？”

江青毫无顾忌地一挥手：“当然要汇报，将来这笔账要全算在邓小平头上。”

下面抄录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两份文件，供读者参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记录

（此件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原件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四月四日

华：（国锋）

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 2073 个，单位 1400 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三号 507 个单位送 800 多个，四号 420 个单位送 450 个，大的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写总理。

三号有 20 万人，四号有 7——8 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

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四月二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采取的措施：

1，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是多的。有的坏人来送，带一帮打架的人。

基层作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下去了，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投入了五千民兵，三千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七四年——七五年他作了大量的与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与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

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三月六日、24 日来骗人，说是攻《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文中的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

毛远新根据自己这份记录，第二天凌晨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

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而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

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 50000 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

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时)在50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退毛远新

四月五日晨

(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原件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文中错别字是原有的。)

二十二

四月四日。深夜。北京。天安门广场。“三联”指挥部。

这是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小楼，原本是卫戍区守卫广场的一支连队的营房。“三联”指挥部成立后，被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选中，要求作了指挥部。

此刻，整座小楼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一片忙乱。一群群手提木棍、佩戴红袖标的工人民兵和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还有身着各种服装的便衣警察出出进进，络绎不绝；不时有戴着手铐或五花大绑的犯人被连踢带打地押进小楼；由于犯人太多，一、二楼的所有房间和楼后院的饭堂、仓库全被改作临时牢房和审讯室；作为指挥中心的三楼会议室，更是一片紧张气氛，两鬓斑白的刘传新一只手举着话筒，一只手捂着耳朵，正声音嘶哑地喊着：“……先不要打草惊蛇，这个人背景很复杂，你们一定要盯住，凡是他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要全部监控起来，争取一网打尽，不许一个漏网。……”离刘传新不远的长条桌旁，一伙人正围着首都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汇报战果，一个个慷慨激昂，粗门大嗓：“老马，我们抓了一百三十八个，抬走花圈三百二十个。”“喂喂！该记我们的了，抓住反革命一百九十七个，拉走花圈二百三十个，查收反动传单五张，照像机七个。”……屋子

里面，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正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市区图，向几位军人和民兵布置任务。楼上窗外，不时传来一阵阵拷打犯人的惨叫声、怒骂声。几位指挥员对这一切似乎早已习惯，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这时，一个身上裹着军大衣，脸上捂着大口罩的高个男子不声不响走进来，在他身后跟着两名威严的便衣。马小六以为是刚抓来的犯人，挥挥手呵斥道："乱蹿什么！押到楼下去！"

高个男子却语调傲慢地责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执行政策？为什么随便拷打犯人？"

马小六粗鲁地骂道："你他妈管得倒宽，老子打你是轻的，不服气，把你丫挺的吊到楼顶上。"

高个男子冷冷一笑："只怕你没这个胆量吧。"

马小六被激怒了，将袖子一挽，冲上前抬手就打。未等他举起的拳头落下来，站在门口的两名便衣已"忽"地扑过来，一左一右将他的双臂拧到背后，疼得他咧着嘴"嗷嗷 "直叫。几个年轻人欲上前帮忙，被刘传新厉声喝住了。他稳稳地走到高个男子面前，恭敬地一点头："王副主席，你好。"

王洪文摘掉口罩，朝两名便衣警卫抬抬下颌，示意将民兵总指挥放了。

满屋子人全怔怔地望着突如其来的党中央副主席。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王洪文慢慢踱到马小六跟前，笑咪咪地问："你是马小六同志吧？"

马小六惶恐地点点头："是的。"

王洪文语气温和地批评道："你是首都工人民兵的总指挥嘛，又是中央委员嘛，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

马小六不好意思地笑笑："嘿嘿，我不知道是您。"

王洪文面孔一沉："不管对谁也不能这样。工人民兵不是绿林好汉，鲁莽之徒，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武装，将来在城市要代替警备部队和公安机关，不学会执法守法怎么行。"

马小六胸脯一挺，神情庄重地说："请洪文同志放心，今后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

王洪文赞赏地拍拍他的肩头，又微笑着同在场的人一一握过手，随后在桌旁的木椅上坐下，打量着四周问："清场工作搞得怎么样呀？"

刘传新有条不紊地报告道："已经基本结束了。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组织了两万工人民兵，一万公安干警和五百名卫戍区部队，统一行动，分片包干，经过两小时的突击，到十二时为止，共抓获反革命分子五百四十八名；拉走花圈四千六百多个，还清洗了张贴在广场的大量反动诗词和传单。"

王洪文："那些花圈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吴忠插话道："全拉到八宝山烧掉了。"

王洪文："我刚才到广场转了一圈，发现纪念碑前仍然摆着几个花圈，为什么还不拉走？"

刘传新："那几个花圈全是用铁柱子焊铸的，人手搬不动，我们已经按排调起重机去了。"

王洪文命令道："要抓紧，天亮前广场的花圈必须全部清理干净。"

刘传新以军人的姿式轻声应道："是！"

王洪文又扭头问马小六："广场现在有多少工人民兵？"

马小六："不到一万五。"

王洪文摇摇头："太少了，至少要调集五万。我们今晚清除了花圈，阶级敌人不会就此罢休，他们明天很可能要反扑，你们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吴忠晃了晃拳头，胆壮气粗地说："那就让他们来吧，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

王洪文睥睨了他一眼："要是来五十万、一百万呢？你怎么消灭？"

吴忠窘迫地笑："这…… 不会吧。"

王洪文正色叮嘱道："这个年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你们要切记一条：不许调军队，不许开枪，不许和群众正面冲突。"

三人同声应道："是！"

二十三

四月五日，晨。北京。东交民巷甲一号，邓小平宅邸。

书房。宽敞、明亮、幽静。

邓小平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在庭院散步半个小时，用冷水洗漱完毕，便走进书房，坐到大写字台前的藤椅上，点燃一支烟，再拧开袖珍收音机，一边悠然地吸着烟，一边收听中央电台每日一次的新闻联播节目。

收音机里传出男播音员高昂激奋的声音："现在全文播送《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翻案复辟的自供状——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授意炮制了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极力宣扬'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而且是'今后二十五年的工作总纲'。这株大毒草洋洋万言，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是一篇翻案复辟的自供状。只要剖析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哪里是什么'提法不妥'，明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的右倾翻案活动，哪里是什么'好心办坏事'，明明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是搞阴谋诡计的。

必须指出，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对此文寄于颇大的期望。他们当时神气活现地扬言：'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拳头'，他们究意要往哪里打？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修正主义的'拳头'，要打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邓小平越听越怒，他愤愤地骂了句："扯你娘老子的鬼？"抓起收音机狠狠朝墙角摔去。

收音机在地毯上翻了几个滚，又顽强地立起来，仍然冲他大声喊着："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章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把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冤仇，一腔恼恨，流露得淋漓尽致。言下之意，管他什么文化大革命，全当没有那么回事，资本主义道路过去怎么走，现在照样怎么走！至于所谓'记性不好'、'忘记了'云云，那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他那一系列猖狂活动，充分表明他朝思暮想的是，要算帐，要复辟，不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打下去，不把文化大革命这一铁案翻过来，他是决不甘心的。……"

邓小平忍耐不住跳起身，冲过去朝收音机上狠狠跺了一脚。

小巧的袖珍收音机随着一声刺耳的惨叫粉身碎骨了，激昂的广播声戛然而止。

邓小平仍余怒未消，又将破裂的收音机猛力踢出门外。他倒背双手，气乎乎在屋里来回踱了几圈，暴怒中又似乎想起什么，一把抓起电话机的话筒，用手指重重地敲打了几下键钮，耳机鸣响了好一阵，对方也没回音，他又重揌了一遍号码键，对方仍没有回音。他愤愤地扔掉话筒，揿铃喊来值班秘书，高声吩咐道：

“他娘的！胡乔木家里不晓得出了啥子鬼，硬是没人接电话，你跑去看一看，让他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

秘书却站着没动，神情黯然地回答：“胡乔木同志昨天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邓小平愕然地盯视着对方：“什么，他被审查了！关在啥子地方？”

秘书摇摇头：“不知道。”

邓小平又问：“定得啥子罪名？”

秘书仍摇摇头：“不清楚。”他望了望邓小平铁青的面孔，又轻声补上一句：“听说主要是因为他写了那篇‘论总纲’的文章。”

邓小平：“扯他娘的鬼！那篇文章是老子让他写得，有天大的罪名全算到我头上嘛！”

秘书苦涩地笑笑，没吭声。

邓小平重重地坐回藤椅上，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两口，扭头接着问：“被审查的还有谁个？”

秘书语气平静地：“听说还有邓立群、胡耀邦、张爱萍、李昌等同志。”

邓小平咬牙骂道：“龟儿子们又发疯喽！”

秘书关切地提醒道：“您也要有点准备才好。”

邓小平点点头。

体态丰腴的卓琳裹着一件宽大的鹅绒睡袍神色有些慌张地走进来。

邓小平问：“有事吗？”

卓琳朝秘书挥挥手。

秘书忙转身退出书房。

卓琳将两扇房门关严，这才压低声音说：“刚才华国锋来电话，让你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

邓小平颇感意外："我连工作都没得干了，文件也早给停了，为啥子又让我参加会议呀？"

卓琳越发不安地："是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往常政治局开会都是老汪通知，这回怎么是姓华的，他是公安部长，会不会要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邓小平紧蹙眉头，沉吟稍许，情绪冷静地问："他没讲开什么会吗？"

卓琳："没有。"

邓小平思忖道："他们叫我去会有什么事呢？"

卓琳目光惶然地望着丈夫："听毛毛讲.天安门广场又乱了。昨天夜里，警察把花圈全拉走了，还抓了不少人。今天一早，有几十万人涌到广场，声言不归还花圈就要冲进中南海，我看今天要出大乱子。他们现在叫你去人大会堂，会不会要把你推出去杀一儆百。"

邓小平镇静地坦然一笑："要砍我的脑壳，他们还没得这个胆量。"

卓琳忧心如焚地轻叹一声说："那个女人和姓张的什么事也干得出来呀。当年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总理纳吉不就是被处决了吗，你敢保证他们不把你当作纳吉？"

邓小平默然无语。稍许，他长长吐了一口浓烟，慢吞吞地说："你马上给先念同志打个电话，找他摸摸底。"

卓琳点点头，走过去抓起话筒，娴熟地敲打了几下键钮。："喂，佳楣同志吗？你好，我是卓琳，……嗯，先念同志在吗？……嘻嘻，其实也没啥大事，小平同志在清理文件时找到先念同志去年写给他的两封信，小平让我问问先念同志这两封信怎么处理，是给他送回去呢，还是烧掉？……什么，先念同志不在，……好吧，我马上派人把信给你送去。……别客气，再见。"

卓琳挂断电话，冲丈夫狡黠地一笑："据铁夫人说，李先念也到人大会堂开会去了。"

邓小平站起身："我也该走了。"他从衣架上摘下风衣，临出门又转身望着妻子，平静地说："如果我晚上不回来，你就把朴方送到王震同志家里。"

卓琳郑重地点点头。

二十四

四月五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当邓小平沿着地下通道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匆匆步入富丽堂皇的浙江厅时，发现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大部分都已到了。会议尚没开始，人们有的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烟，有的在轻声交谈，更多的则是挤在两扇落地大玻璃窗前朝外张望着，气氛显得沉闷而又紧张。

邓小平脱掉风衣，见华国锋坐在正中的大沙发上同张春桥谈话，便主动走过去笑着搭讪道："国锋同志，今天的会议是啥子内容啊？"

没等华国锋开腔，张春桥却扬起手臂朝窗口一指，冷冷地说："什么内容，你自己去看嘛。"

华国锋也朝玻璃窗偏偏脑袋，严肃地说："对，你先去看一看吧。"

邓小平走到窗前，手扶镀镍窗棂朝外望去，只见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一片喧嚣；涌动的人头，挥动的臂膀，象黑色的浪涛呼来涌去，惊心动魄，在广场东侧，雄伟的历史博物馆前，一辆被推翻的小轿车和一辆被砸毁的大型广播车正在燃烧，烈焰腾腾，浓烟滚滚；不远处，作为"三联指挥部"据点的小红楼前，数

百名警察正挥舞着电棍奋力驱赶着围攻的人群，击退一批，不一刻又涌上来一片，愤怒的人们一边投掷石块，玻璃瓶，一边高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警察滚回去！""不许镇压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有人在散发传单，有人在举着喇叭演讲，有人在指挥高唱《国际歌》；突然，成千上万的人仿佛听到一声号令，又铺天盖地朝人民大会堂冲来，守卫在大会堂石阶下的上千名解放军手挽手排成几道人墙，象一道绿色的长堤阻挡着汹涌的人潮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涌动的人群齐声怒吼着："我们要花圈！""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对话！""我们要邓小平！"吼声如惊涛，似炸雷，此起彼伏，振聋发聩。

站在邓小平身边观望的吴桂贤惊叫一声："坏了，他们要冲进来了！"

大厅里顿时一片慌乱。

姚文元惊慌失措地搓着双手，一边来回走着一边不住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江青嗓音发颤地嚷嚷着："反革命要杀人啦！要烧人大会堂啦！"

王洪文离开窗口，对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喊道："老吴，民兵呢？工人民兵都跑哪去了？你给马小六打个电话，让他马上调一万民兵保卫人民大会堂。"

吴德无能为力地摊摊手："我已打过了，可打不通，估计指挥部的电话全被掐断了。"

市委副书记倪志福忧心忡忡地接话道："我们昨天夜里，已在广场放了两万民兵，可天一亮大部分都全溜了，有的还成了暴乱分子。"

王洪文愤愤地骂道："他妈的，我早说过，北京的民兵靠不住，那个马小六也靠不住。"

江青颠颠地跨到陈锡联面前，用近乎哀求的语调说："陈司令啊！你赶快调部队呀！要调机枪，调坦克！"

陈锡联不置可否地笑笑，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华国锋。

代总理若有所思地问陈锡联："如果从军区调部队，要赶到北京最快需要多长时间？"

陈锡联不加思索地回答："六十六军在天津杨村有两个机械师，三十八军在保定有一个坦克师，要是调这两支部队，三个多小时就能赶到北京。"

华国锋焦虑地摇摇头："远水不能救近火呀！老陈哪，你还是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把中央警卫团调广场来吧。"

没等陈锡联答应，王洪文便不耐烦地接话道："别打了，我已跟老汪讨过救兵了，他说警卫团要保卫中南海，不能到这里来。"

江青气悻悻地嚷道："警卫团简直成了汪东兴的御林军了，难道中南海重要，人民大会堂就不重要吗？主席重要，我们这些人就不重要吗？"

华国锋稍一思忖，扭头对一旁的张春桥说："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还是撤离这里吧。"

江青立即附和道："对，我们也全躲到中南海去。"

张春桥斜视了她一眼，稳稳地笑道："慌什么，一伙乌合之众的反革命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推翻共产党！我就不相信他们敢砍掉我的脑袋！"

他站起身，缓缓走到邓小平面前，伸手指着窗外沸腾的广场怒声道："你看清了吧！你满意了吧！你还能说这不是反革命暴乱吗？你还能说这不是匈牙利事件吗？"

邓小平冷冷地迎视着对方射来的目光，岿然不动，含笑不语。

张春桥被激怒了，伸手指着邓小平的鼻子愤慨地斥责道：

"反革命如此疯狂，就是有你的支持！这场暴乱完全是你一手制造的，你就是后台，你就是中国的纳吉！"

邓小平神情漠漠地斜视着他，仍一言不发。

张春桥越发气急败坏地吼道："你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邓小平安然地微微一笑："是的，人民已经开始审判了。"

满头冒汗的吴德望着邓小平，半是劝解半是责备："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从理论上讲，你是有责任的。"

坐在一侧的纪登奎拍案而起，怒声喝道："这不是责任，而是犯罪！"

张春桥车转身，用不容置辩的口吻对华国锋说："敌人已经向我们举起了屠刀，我们必须也要拿起刀，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得好：'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重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我希望同志们都记住列宁的这句至理名言。"

姚文元也从沙发上探起身，挥着拳头大声道："对！对反革命绝不能心慈手软，不行就在广场枪毙几个！十月革命后，面对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列宁曾号召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必须坚决镇压他们，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华国锋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这个，有甚好办法呢？广场上人太多呀，还有好多女人娃娃，动武恐怕不行呵。"

张春桥不满地驳斥道："我们这是在研究阶级斗争，不是在讨论社会福利。"

吴德忧虑地点点头："是啊，春桥同志说得对，是必须要采取断然措施，不然要出大乱子。"

某位政治局委员自信地一拍胸脯："我只要有十万民兵，就

能把广场夺回来。”

陈永贵大声提醒道：“民兵要从郊区农村调，贫下中农最可靠，城里人吃得饱，穿得好，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哩。”

陈锡联接话道：“卫戍区有三个师，可以全部投入战斗。”

王洪文又提醒道：“民兵和部队可以多调点，但一律不能带武器。”

吴桂贤拢拢短发，有些腼腆地发言道：“我同意洪文同志的意见，说啥也不能动用武器，万一开枪，难免要误杀群众，那样我们在道义上就被动了。”

张春桥沉下面孔，口吻严肃地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从来没有道义可言。”

江青也伸长脖子冲王洪文嚷道：“不带武器，你让我们的民兵和战士拿什么消灭反革命？”

王洪文恼怒地一拍茶几，厉声道：“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你们谁敢下这道命令，现在就请签字吧。”

众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华国锋用温厚的目光扫视着大厅，最后朝一直坐在角落里默默吸烟的李先念招招手：“先念同志，你的意见呢？”

李先念拍拍额头，笑着推诿道：“我还没考虑成熟，需要再想一想。”

江青鄙夷地“哼”了一声，独自嘟哝道：“老滑头，一讨论大事就装聋作哑。”

华国锋想了想，侧目望着王洪文，语气委婉地说：“我的意见，还是请远新同志把广场发生的情况立即报告主席，如何解决，请主席决定。洪文同志，你看如何？”

王洪文爽快地一挥手：“好，就按你说的办吧。”

华国锋又将目光投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看这样行吗？"

张春桥也表示赞同："可以嘛，这样大的事情能不报告主席吗？"他顿了顿，又冲姚文元吩咐道："文元同志，你给鲁瑛打个电话，让他马上送点有关广场事态的材料和照片来，请远新同志一并给主席带去。"

姚文元会意地点点头，即刻起身给人民日报社社长鲁瑛挂通电话。

鲁瑛接到姚文元的指令，立刻披挂上阵，大打出手。亲自指挥几十名记者四面出击，昼夜奔波，为"四人帮"镇压无辜群众提供了一发发"炮弹"。其实，他本身又何况不是一发被人利用的"炮弹"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现任总参谋长迟浩田[1]上将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揭发材料：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社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① 迟浩田一九七六年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十月六日"怀仁堂事变"中，他带领一支精悍的部队武装接管了人民日报社。

“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今年三月底，清明节前，许多群众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南京事件后，姚文元两次指令鲁瑛：“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鲁瑛秉承姚文元的黑指示，派记者日夜轮流守在天安门广场，收集情况。根据有关记者的揭发，并查看了姚文元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编发的十二期《情况汇编清样》（这是专送姚文元看的，经他修改、同意后，才能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清样》）的亲笔修改件，证实“四人帮”在处理材料中耍了许多阴谋，搞了不少假情况，蓄意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扣发或删去有关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内容。

例如：四月一日和四月四日上午的两期《清样》，除有一部分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外，主要是反映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规模，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切悼念周总理的情景，姚文元全部扣住不发。

……

二、对广大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内容，姚文元作贼心虚，大砍大删。

四月三日的《清样》，反映了一份《倡议书》的下列内容：“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者们，凭说共产主义的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灵魂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清样》还反映了

一些诗词的内容，如："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娇红霞现。"这些内容，都被姚文元一笔勾销了。

四月四日的《清样》上，刊登了署名"首都几名红小兵"的一首诗："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不要小看。"还刊载了署名"北京地安门中学学生"写的题为《承志捉鳖》的诗："何惧寒风刺骨，誓把妖叛全消灭，敢翻怒涛下海洋，捉贼鳖！"姚文元也全部删掉。

……

三、肆意删改，颠倒是非，给群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

四月三日的《清样》上，刊载了一首诗："丹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强加了如下罪名："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四月四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恶毒地叫嚷："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四月五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经他这样一改，是非完全颠倒，对诬蔑周总理的坏蛋表示极大义愤的革命群众，却成了无

缘无故要“打死人”的“暴徒”。

四月五日的同一期《清样》说：“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有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把“有人”改成“一小撮坏人”，把“聚众”改成“煽动一伙人”。经他一改，那些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群众竟变成了“一小撮坏人”。

四月五日的《清样》上，姚文元把一首新体诗怒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全部删去，印发《情况汇编》特刊时，把剩下的半首诗同另一首旧体诗拼凑在一起，手段极其卑劣。

四、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悼词，都是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因此，四月初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上都没有反映出天安门广场事件与邓小平有“联系”的内容。四月四日晚，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材料，文中写道：“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如获至宝，等不及编发《情况汇编清样》，立即用电话向姚文元报告。姚文元听后说，他要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还让鲁瑛把这份材料送给毛远新看。

鲁瑛还根据姚文元要派记者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一下”的黑指示，在四月三日和四月四日连续编发两期关于半导体所的《情况汇编》特刊，反映该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中一期特地指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所在的科技处做了什么样的花圈。其用意是说：这花圈是邓小平煽动做的。

四月中旬，鲁瑛等人又编发了一期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行”的《情况汇编》特刊，其中刊登了几张照片。姚文元看后大为恼火，责问：“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是与邓小平有联系的。”一语道破“四人帮”迫切需要同邓小平有关系的材料。

五、反映四月五日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经“四人帮”一伙改编后，成为《人民日报》四月八日刊登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四人帮”不仅对鲁瑛面授机宜，出了许多黑主意，姚文元还自己动手增删，塞进了不少私货。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四人帮”十分活跃，同鲁瑛联系密切。四月五日凌晨五时，王洪文蹿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就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

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清楚，然后回来报告。

四月七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

可惜他们“祝贺”得太早了，历史并没有按照“四人帮”的意愿发展下去。仅仅六个月后，这几位风云人物便统统成为身败名裂的阶下囚。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张春桥被再次押上特别法庭被告席，为他四年前的四月五日因当面辱骂邓小平的“罪行”而接受审判：

……

审判员(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起诉书还指控你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你还多次诬陷邓小平是‘纳吉’有没有这个事实？”

张春桥不答。

法庭宣读鲁瑛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四日的证词(节录)：

“……张春桥对我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法庭又宣读并投影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他写给儿子毛弟的信：

亲爱的毛弟。

这个月，我过得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四月五日，我到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

劣，但没有话讲，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吹出去）

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我感到上海现在镇压反革命劲头不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到农场，要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敌人不会认输。

寄来的信，都看了。退给你。二炮一封，我留下了。内容我大体知道，近来接到不少类似的信。

祝你好。我身体尚好，勿念。

爸爸。

四月十八日。

审判员："被告人，这是你的亲笔信吗？"

张春桥不答。

审判员："对证人的证词和你的信件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春桥不答。

审判员："关于张春桥诬陷邓小平是'纳吉'这个事实法庭调查结束。"

……

其实，张春桥诬陷邓小平的又何止这一句话呢。

相比之下，姚文元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却要"壮烈"得多，因而对他的审问也丰富得多。

下面是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接受审讯时的笔录：

审判员：姚文元，今天你交待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罪行。

姚文元：关于天安门事件，我以前已经写过文字交待材料，

没有什么再补充的了。如果你们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审判员：天安门事件期间，你是不是指使公安部到新华社抓人？

姚文元：抓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我批准的。当时政治局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向各人分管的单位打招呼，不要往广场送花圈。后来发现新华社电务处去送了花圈，我知道后很恼火，是在文件上批的还是电话里说的记不清了，就是对这些人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审查后果是一个青年团支部十几个青年人去送的，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审查也就撤销了。后来公安部转来一个案子，说新华社有一个人有犯罪行为，要新华社配合审查。这个文件是我批的，这个人最后抓起来了。对抓这个人我表示了同意，这是我的责任。

审判员：抓这个人是什么时间？和天安门事件有什么关系？

姚文元：就是在天安门事件当中，具体是哪一天回忆不起来了，什么问题也记不得了。对这个人遭到逮捕、审查，我都要负责。

审判员：你就批准抓了这一个人吗？

姚文元：哦，广播局还有两件事：一件是天安门事件快要发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宿舍墙上写了张春桥是坏蛋，要打倒一类的口号，广播局来电话，请示我怎么办？我批示：隔离审查，开除党籍。这就迫害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件事是列入公安部要案的，就是广播局录音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广播局有一个人带着录音机到现场去录音。公安部要求广播局配合处理。我就打电话告诉广播局的邓岗，把这个人也抓起来了。

审判员：仅仅到天安门广场去录音，就被打成反革命吗？

姚文元：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已经把天安门事件看成是一场反革命事件。

审判员：中央是什么时间把天安门事件定成反革命事件的？你又是什么时间把它看成是反革命事件的？

姚文元：中央是在吴德同志讲话那天，也就是四月五日那天，我把它看成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是在这之前的一两天，也就是在广场发现周总理遗言的时候，还有那张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使我在政治局决定是反革命事件前一两天，我就把它看成是反革命性质了。

审判员：在中央未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你就把天安门事件当成了反革命政治事件，你起了什么作用？

姚文元：作用？我在四月二、三日，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就把天安门发生的事情看成是带有反革命性质的，现在我只能说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别人嘛。

审判员：南京事件发生后，你是怎么看的？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姚文元：当时我觉得南京发生的事情不是孤立的，可能有人在幕后挑动，要闹事。当时江苏省委办公厅就有标语，也查不出来，我对省委是有意见的，也批评了彭冲、许家屯同志。南京事件发生后，华国锋主席找我，还有其他几个人开会，研究应付措施。在这个会上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个通知，那里面包括了我的思想，但那时我还没有把它看成是反革命事件，认为它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

审判员：都有哪些人参加了这个会？

姚文元：有五、六个政治局委员，具体都是谁我想不起来了。

审判员：你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姚文元：我确实记不清了。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不仅要

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记忆不准确的不能乱说。

审判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参加了吗？

姚文元：江青、张春桥没有参加，哦，江青好象参加了。王洪文也可能参加了，但他没有说话。

审判员：这个通知是你起草的吗？

姚文元：不是我起草的，我只是谈了个人的意见。是谁起草的我记不清了。可能是毛远新，不一定准确。这件事你们可以再找别的政治局委员了解一下。

审判员：我们会了解的。在这个会上，你是什么态度？你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我好象说了南京事件不是一般的事件，要采取措施，紧急处理之类的话，是不是还说了有坏人挑动等等，这些话有的也写进了通知。在这个会上我是比较积极的。

审判员：在天安门事件期间，你是不是指使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搞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材料？

姚文元：鲁瑛整的那些材料，我事先都不知道，是他们写好后送给我看，有的我做了修改，有的我报了政治局。记得当时人民日报出了三十多期《情况汇编》简报。

审判员：你是不是说过那三十多份情况简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大这样的话？

姚文元：我不记得我讲过这样的话。但对鲁瑛搞的简报我是满意的，可能表扬过他。

审判员：你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几份清样别在日记本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你认为那些镇压天安门事件的人是立了大功吗？

姚文元：不是这个意思。我把那几份清样贴在日记本里，是说明这些是我看过、改过的，而且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天安

门事件已经处理了，当时我很激动，所以把这几张清样留下，可以代替很多自己要写的那些情况。

审判员：你在修改人民日报的文章时，把邓小平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文件里说他是总后台了吗？

姚文元：总后台是在中央作出决定，邓小平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我给加上的。中央文件里没有提到邓小平是总后台。

审判员：你在四月四日的日记里写："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

姚文元：我当时的思想是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悼念周总理，而是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

审判员：所以你就主张采用暴力手段，坚决镇压。

姚文元：可以说我是有这种思想。

审判员：四月八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文章，是不是你编写的？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编写的，我作了一些删改。对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说明：我被关押以后，《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要发表《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报道的决定，我才找《人民日报》记者和鲁瑛来的。现在描写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一边，我把记者找来写，写完再叫他们改，这不符合事实。那篇文章还说：王、张、江、姚直接指挥，亲自修改，这也不符合事实。我是参加修改的，王、张、江当时已在开政治局会议，他们几个人所有的意见都是在政治局会上发表的。文章还说：姚文元拼命在那里催：快！快！事实是政治局催的，因为毛主席说当天要广播，时间是很紧张的。还说我带记者去见王、张、江，事实是带记者去见政治局全体同志。因为那篇报道要经政治局讨论通过。还有，把

吴德的讲话也删掉了，对民兵的描写，也跟我了解的不一样。

审判员：那篇文章有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今后会对这些作妥善处理的，我们不会按报刊上的报道给你定罪。你应该相信党，相信政府会实事求是地处理的。

姚文元：这一点我相信。

审判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姚文元：没了。

被审人签字：以上记录我看过，
与我所述相符。姚文元。（指印）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

在历次审讯中，姚文元的表现和江青、张春桥都不同，他态度温顺，回答主动，却拒不认罪，始终采取避重就轻，软磨硬泡的手法。但他上面对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的辩解，还是符合事实的。对这一点，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曾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日写了如下的证词：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天安门事件公开登报的前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姚文元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看了你们反映的天安门的情况。毛主席说，要登报。"姚文元又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消息的记者，一起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情况汇编》，多带几份。"接到姚文元的电话通知后，我和王家洲、黄振中先到人大会堂去了。随后，柯玉春、黄安兴等人也去了。在新疆厅，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事业局的邓岗，也都到了。姚文元对大家说："毛主席看了人民日报反映天安门的情况。毛主席说，要公开登报。"姚文元又说："你们把天安门的几期《情况汇编》串在一起，编成一篇公开的报道，事实不要去动它，快点搞出来，搞完了，中

央还要讨论。”他说完就走了。

接着，我和解力夫、邓岗、几个记者一起，动手搞这篇报道。有的人读，有的人改，有的人把改好的稿子，随时送回报社排字车间去改。我们在搞的过程中，姚文元来过三、四次，催我们快一点，并看了改过的清样，提了一些修改的意见，他提出，要加上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还把引的诗中“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黑秀才”等句删去了。姚文元把所有的清样看完之后，就叫我们重新打清样，给政治局讨论。

清样打出之后，姚文元把我们叫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大厅里。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都出席了会议。毛远新、肖木也参加了。这篇新闻报道，政治局在讨论时，是由姚文元读一段，然后讨论一段，有修改的地方，由肖木执笔改。张春桥说：“事件的性质就象匈牙利事件差不多，是一场反革命事件。背后有人支持，邓小平就是总后台，他是象纳吉一样的人物。在稿子里要把这一点写出来。”（大意）肖木就在清样上写上了这样的话。王洪文又说：“这次事件中，首都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写几笔。”肖木又写上了。

张春桥还说：“在开头的地方，应该写上是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在毛主席检阅群众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反革命事件。”

肖木把这段话也加进去了。

当姚文元读到烧房子的那一段时，张春桥又说：“应该改为这伙坏蛋点火烧人民解放军的军营，叫我们的解放军也看看他们是何等猖狂。”肖木又照他说的加以修改。

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没有再重新印清样，就把修改的原稿送给毛主席审阅了。

当天傍晚，解力夫、邓岗和我，接到中央的通知，要参加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我和解力夫在小礼堂门外等着开会时，被姚文元叫到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内的大沙发处。当时，邓岗也在场。姚文元对我们说："毛主席已经看过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了，已经退回来了，今天晚上就广播，邓岗就回去安排广播的事。你们俩去开会。"当天晚上中央电台就广播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新闻报道。

在这次审讯中，审判员曾问到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写在日记中的一句话。为使读者更清楚，现不妨将姚文元的这篇日记全文抄录：

四月四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

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姚文元在日记中记述了四月四日的情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愤慨而激昂的。虽然他已感到事态的严重，感到一场“大风大浪”的来临，可他绝没有想到，第二天——四月五日，全世界的目光都射向天安门广场。

二十五

四月五日。上午。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天安门事件。毛泽东听着便睡着了……醒来说一句：君子动口也动手。

中南海前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正召集在“游泳池”的工作人员训话：“……这几天社会上很乱，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机会，蹿到天安门广场闹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守工作岗位，严格遵守纪律；任何人不许擅自出去；更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也不许在一起议论或给外边打电话。”

张玉凤不满地问：“不许出去那我们回家。”

稍顷，汪东兴缓和一些语气：“你们可以把爱人和孩子都接来嘛，就住在中南海。”

保健护士小罗有些为难地轻声道：“我还有婆婆呢，她每天都得有人照顾。”

汪东兴和蔼地笑了笑：“那你就把老太太一块接来嘛。也借机让她在中南海开开眼。”

张玉凤戏笑道：“那可真成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小罗笑着回敬道:“那你也成了名符其实的凤姐了。”

几个年轻女人忍不住掩起嘴,发出”吃吃”的笑声。

张玉凤俊秀白净的脸上浮起一片绯红,瞪起杏眼恼怒道:“我是凤姐,你是什么? 林妹妹还是宝哥哥?”

小罗自知失言,忙站起身赔不是。

一旁的女人们也冷言热语帮着劝解:

“算啦 算啦 ,小罗也没啥恶意。”

“是嘛,开句玩笑,何必当真呢。”

汪东兴皱皱眉,神情严肃地呵斥道:“都别说了,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感。我再宣布一条纪律:今后谁也不许乱起绰号,彼此间要都称呼同志,这也是主席一贯倡导的。”

女人们相视一笑,不敢再吱声了。

汪东兴从沙发上站起身,又加重语气叮嘱道:“这几天你们在这里不要随便议论外面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不要在主席面前谈论一个字。谁要是胡说乱讲,影响了主席的休息和健康,谁就要负全部责任。明白吗?”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这时,毛远新腋下夹着只棕色文件包匆匆走进来。他朝汪东兴微微一点下颌,径直走到张玉凤面前,急切地说:“小张,我要马上见主席。”

张玉凤扬起长长的睫毛看了他一眼,矜持地摇摇头:“不行,主席一夜没睡觉,早晨又吃了一回安眠药,这会儿刚刚睡着,不能打扰他。”

毛远新拍了拍鼓囊囊的文件包,神色郑重地恳求道:“我有重要事情要向主席报告,一分钟也耽误不得。”

张玉凤冲他莞尔一笑:“瞧你急得这副样子。好吧,我进去给你看一看,不过咱可有言在先,主席要是发了脾气,你可要替我

说情噢。”

毛远新满脸含笑，连连点头：“那是，那是。”

张玉凤起身走进内室。

汪东兴递给毛远新一根烟，并划火点燃，笑着问：“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毛远新压低声量：“天安门广场又闹起来了，足有几十万人，又是烧汽车又是冲人民大会堂，简直比匈牙利事件还凶。”

汪东兴愕然地：“部队呢？民兵呢？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毛远新：“政治局意见不一致，多数人提出来可以调部队，有些同志却不同意。争了半天谁也定不下来，只好让我来请示主席，看采用什么办法好。”汪东兴望着年轻的省委书记，不无忧虑地说：“近来全国不少城市都在闹事，现在竟然闹到了天安门广场。”

毛远新心有余悸轻叹一声：“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看来我们都低估了邓小平的能量。”

汪东兴警觉地问：“邓小平现在怎么样？”

毛远新：“政治局已经把他召到人民大会堂，控制起来了。”

汪东兴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张玉凤从内室走出来，站在屏风口朝毛远新招招手。

汪东兴拍了一下毛远新的肩头，不无妒意地笑着催促道：“快去吧，小张喊你呢。主席对你真是另眼相待，有求必应，连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也望尘莫及哟！”

毛远新自得地一笑：“我是主席的联络员嘛。”

说罢，他便随张玉凤沿着长廊穿过几道挂着红色绒帷的玻璃门，走进光线幽暗的卧室。

毛远新稳定一下情绪，恭敬地喊了声：“主席，您好！”

毛泽东微微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目光慈祥地望了望年轻

倜傥的侄子，吃力地蠕动着肌肉松驰的双腮发出一串含糊不清的声音："她说你有重要情况，是什么啊？"

毛远新"嗯"了一声，在床边的小凳上坐下，看了一眼立在身旁的张玉凤，欲言又止。

毛泽东朝女秘书挥挥手。

张玉凤知趣地轻轻退出去。

毛远新从皮包中掏出记录本和一叠材料，神情严肃地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意外事件。……"

毛泽东惘然不解地问："天安门广场有什么事件啊？"

毛泽东似没听懂，又似不太相信："什么，有人在天安门放火？你讲得是真的吗？"

毛远新郑重地点点头："是真的。噢，这里还有几份人民日报记者赶写的《情况汇编》，我给您念一下吗？"

毛泽东"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毛远新展开材料，语句缓慢而清晰地念道："《情况汇编》特刊二六五期：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政治事件！今天清晨七点多钟，一小撮坏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煽动一伙人搞'抗议活动'。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毁，他们疯狂地将汽车推翻在地，并点火烧毁。九点以后人更多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就围了数万人，整个广场上估计有几十万人。这当中除闹事者外，很多是围观的群众。在纪念碑前，有十来个小伙子被闹事的人围打。据记者目睹，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满脸浮肿，流血不止。许多人狂叫着：'打死他！''打死他！'有的还高喊：'周总理万岁！'一个解放军干部出来劝阻了几句，立刻被闹事的人把领章、帽徽全撕掉，衣服被撕开、敞着胸，打得满脸

是血。这些人还狂妄地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中央没有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毛远新念完一份《情况汇编》，抬起头来，却见毛泽东已微阖双目，两只粗大的鼻孔轻轻翕动着，发出阵阵沉闷的鼾声。

毛远新苦笑着摇摇头，又不敢唤醒老人家，只好坐在床边静静地等候着。

十分钟、二十分钟……

毛泽东仍鼾声不断，昏睡不醒。

毛远新焦急地看看手表，又敬畏地看看挺躺在床上熟睡的党中央主席，无可奈何地轻叹一声，站起身欲离去。不料动作过猛将小桌上的一只放大镜碰落，放大镜又恰好掉进床边的景泰蓝痰盂里，发出"咣当"一声脆响。

毛泽东被惊醒了。他木然地睁开两眼，声音嘶哑地问："你是谁？"

毛远亲忙俯下身，声调恐惶地说："主席，我是小豆子。"

毛泽东目光浑浊地盯视着他："你来干什么？"

毛远新重新在小凳上坐下，大声说："我来向主席汇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思路也逐渐清晰，轻轻地"哦"了一声，喃喃自语道："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去呢？"

毛远新："他们说要悼念周总理。"

毛泽东不悦地："恩来已死去几个月了嘛，为何还要悼念呢？"

毛远新加重语气："这是有人借题发挥，用死人压活人。"

毛泽东自信地吩咐道："你告诉那些人，就说我讲了，悼念活动不要再搞了，让他们全回去吧。"

毛远新："这些话全讲过了，可他们不听啊！"

毛泽东断然一挥手："那就把他们赶走。"

毛远新："我们派人去赶，他们反而动手殴打警卫战士和公安人员，还放火烧了汽车，越发疯狂得很。"

毛泽东探起身，厉声责问道："难道那些人连我的话也不听吗？"

毛远新用枕头将他的上身垫高，愤愤地说："他们就是要用总理压主席，有人还把'周总理万岁'的横幅挂到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面含怒色："是哩，国内外的反动派总是用总理压我，他们喜欢温和派嘛。这件事，你们政治局为什么不管一管？"

毛远新忙答道："政治局多数同志认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而这一切都是邓小平一手策划和煽动的！"

毛泽东神智似乎清醒了一些，冷冷地问："你有证据吗？"

毛远新果断地点点头："有，那些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就是拥护邓小平，就是要让邓小平上台统治中国，他们还公然叫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另外，据公安部门的同志报告，这几天邓小平非常活跃，他不仅让子女和秘书四处打探消息，还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给那些反动分子助威鼓劲。"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然无语。

毛远新唯恐他又睡着，忙小声催问道："主席，您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又倏然睁开眼，缓缓地说："就按政治局的意见办吧。邓小平不是纳吉，对他还要做思想工作，要让他写检查，一遍不行就两遍、三遍。总之，他要认错，要把问题讲清楚。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不要怕人家说我们镇压民主。阶级斗争，从来就没什么民主可言，蒋介石就不给我民主嘛，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所以我也杀他的人。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毛远新试探地问:“您是说,我们也可以采用武力吗?”

毛泽东:“对,君子动口也动手嘛。”

毛泽东的一句话,将“天安门事件”推到了流血的边沿。

应该承认,这是他伟大的一生中极为痛心的一次失误,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自己所忠诚的人民和事业的一次伤害。

但中国人民原谅了他。因为他毕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因为他毕竟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共和国的奠基者;因为他毕竟是一位病入膏肓、年逾古稀的老人。

一九八〇年十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曾冷静而坦率地讲到毛泽东的这次失误: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

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上午，① 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② 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① "四月五日"应是四月六日。
②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应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二十六

四月五日，中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毛远新传达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大喊：反击！开始反击！

十几名政治局委员仍在焦急地等待着。人人神情严峻，沉默无语。

华国锋抬起手腕看看表，惴惴不安地自语道："都十二点了，远新同志怎么还不回来？"

吴德也深表忧虑："会不会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陈锡联笑着宽慰道："不会的，他走的是地下通道，安全得很。"

王洪文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不等了！不等了！先去吃饭。"

众人都望望躺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张春桥，见他不表态，谁也没敢动。

这时，站在窗前举着望远镜朝广场上观望的姚文元突然惊喊起来："不好了！他们在放火烧指挥部！"

人们"嗯"地全涌到窗口，伸长脖子朝外张望。只见广场对面的小红楼顶部窜起一团火苗，在狂风烈日下翻卷升腾，顷刻间，已是烈焰熊熊，浓烟滚滚。楼前涌动的人海中发出一片狂乱的欢呼。

吴德失声叫道："坏了！指挥部的人还在楼上呢！"

王洪文又急又气地骂道："这群笨蛋，怎么还不撤下来！"

陈锡联手指远处，连声说："快！快！这火要不赶快扑灭，历史博物馆就完了！"

江青神色惊恐地挥舞着双臂，叽叽喳喳地嚷着："要是烧到前门，整个北京就完蛋！"

华国锋不知所措地搓着两只大手，看看左右："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张春桥转过身，神色沉稳地对吴德说："你马上通知消防大队，全力以赴，组织灭火。"

王洪文也大声叮嘱道："要多调几辆救火车！"

吴德应诺一声，疾步奔出大厅。

张春桥又将阴沉的目光投向陈锡联："卫戍区预备部队离广场最近的在什么地方？"

陈锡联："在中山公园有两个营。"

张春桥语气果断地："你命令他们立即奔赴小红楼，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指挥部的同志全部抢救出来，护送到人民大会堂。"

陈锡联以军人的姿式应了声："是！"也转身离去。

时间不长，广场上便传来一片尖厉的警笛声，十几辆红色消防车闪着刺眼的红灯，在密集混乱的人群中冲开一条通道，凶猛地冲到小红楼前。

烈火很快被压下去了。

政治局委员们这才松了口气。

这时，陈锡联领着蓬头灰面的"三联指挥部"总指挥刘传新走进大厅。

华国锋忙迎上前，急切地问："怎么样？指挥部的人全救出来

了吗?"

陈锡联点点头:"全救出来了。负伤的同志已被送到医院,其余的人都安排在大会堂的北京厅休息。哦,这位是'三联指挥部'的刘传新同志。"

华国锋一面同刘传新握手,一面温和地说:"传新同志,受苦了。来,你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

刘传新稍稍稳定一下情绪,便开始用激奋的语气向政治局委员们汇报指挥部如何同"反革命"们英勇斗争的经过。

正在他滔滔不绝讲述的当儿,毛远新夹着文件包推门走进来。

王洪文忍不住扬手喊道:"嘿!你老弟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失踪了呢!"

华国锋关切地问:"见到主席了吗?"

毛远新神情严肃地点点头。

张春桥两眼盯着他追问一句:"主席怎么讲?"

毛远新从皮包中掏出记录本,目光炯炯地扫视着众人:"现在传达主席的指示。"

在座的每个人都不由为之一振,神情肃然。

毛远新声调缓慢而威严地:"毛主席在听取了政治局关于如何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作了三条指示:一、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二、政治局要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暴乱,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手段。但不要调野战军,不要开枪;三、鉴于邓小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将他隔离审查,交待问题。"

毛远新念罢,大厅里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张春桥缓缓举起一只手。

姚文元、江青、王洪文、陈锡联、吴德、陈永贵也随着举起一

只手。

全体委员纷纷举起一只手。

华国锋望了望大厅内高举的手臂，郑重宣布："政治局一致拥护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

一直坐在边角沙发上默默吸烟的邓小平站起身，恳切地对华国锋说："我衷心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场事件的一切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请允许我现在到广场去，我会说服那里的人们全部离开。"

张春桥冷冷笑道："太晚了，你的戏已经到此结束了。"

邓小平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他冷笑一声："春桥同志，我倒要看一看你的戏是如何收场的。"

说罢，他愤然退出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大厅。背后，传来张春桥嘶哑的喊声："反击！开始反击！"

当晚，近十万手持木棒铁棍，长刀短枪的首都民兵和公安便衣潮水般涌进天安门广场，对停留在那里的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四·五"流血惨案。

姚文元作为这一"惨案"的指挥者和目睹者，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珍贵而真实的记录：

四月五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

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

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第二天凌晨。“四人帮”及其“革命暴力”的指挥者一面调动十数辆洒水车，消防车，冲涮淌洒在天安门广场的一片片血迹，一面开动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声嘶力竭地诬蔑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是“暴乱”，诬蔑遭到“革命暴力”“摧毁”的无辜群众是“暴徒”；诬蔑邓小平是“反革命暴乱分子”的“总后台”。

邪恶扭曲了事实。

强权吞噬了正义。

人民沉默了。

邓小平沉默了。

他们象地层深处蠕动的岩浆在沉默中凝聚着抗争的力量。不管有多么强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么坚厚的地壳，这股不屈的烈焰终将呼啸着再次喷射出来。

而一旦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的时候，当初参与和指挥这场用“革命暴力”“摧毁”“反革命暴力”的领导者，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二日。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不得不怀着痛苦和负疚的心情又一次讲述了自己这段不太光

彩的经历：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在人大会堂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没有发生大问题。我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作好群众的工作，再送八宝山烧掉。大家也都同意这样做。这时，人民日报的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份报告，讲在纪念碑西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姚文元读了这个报告，"四人帮"就闹了起来，质问我知道不知道。江青还骂我是"老右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并逼我马上去抓这个人（演讲者），她又蛮横地说：现在清明节已过了（夜里十二点）要把花圈全部搬走。我提出是否再放两天，不然群众不答应。江青说不行，闹得气氛很紧张。这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又改变了大家原先的意见，同意了"四人帮"的意见，拍了板，让我马上执行。（当夜抓了三百八十八人）所以，五日群众就火了，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烧了汽车，小楼。

四月五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于是，政治局决定：

(1)调动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由×××同志指挥。（原定要调十万，实际调了三万多）并指定晚八时动手。

(2)先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开始拟以广播电台的名义广播。后来政治局又批评了持不同意见的群众，要我广播讲话。

会未散，我和×××就赶回市里布置。吴忠同志（卫戍区司令）对我说：不要急着出动民兵和部队，要等广场上的群众走得差不多了才能下命令，不然会出大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向后拖的办法。我同意了，并让他去掌握。

晚六点半，发表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但我的讲话许

多话是错误的，如提出“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反革命破坏”等。我们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广场人少了，才出动民兵。在此之前，部队已包围了纪念碑。四月八日，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仍是毛远新传达的，主要是布置抓人，追查。

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同志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情况，不时用电话催促布置和出动民兵，进行指挥。我执行了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决定……

作为北京市最高行政长官的吴德，现在当然可以说“我执行了华国锋和政治局的决定”。事实也确实如此。那华国锋和政治局又执行了谁的决定呢？是毛泽东？是“四人帮”？还是毛远新？这恐怕是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深夜。当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暴力”结束后，政治局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毛远新在第二天凌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作了详细记述：

主席：

五日夜到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五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 200 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 4000 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

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

伤：168人.其中：民兵61人。

战士52人，公安人员55人。

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300多起,反动的东西共340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3、4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尉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五(四)月六日三时

毛泽东四月六日十一时的批示：

"士气大振，好！好！好！"

（文中错别字是原有的）

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作了同样的记述：

四月六日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员会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天清晨。病危中的毛泽东强打精神，又将毛远新唤到床前，当面听取了他的汇报，并宣布了两项重大"提议"。下面是毛远新当时写在笔记本上的谈话记录：

四月七日上午8:05——9:15。

（我汇报了四月五、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

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毛远新离开“游泳池”，即刻驱车赶回人民大会堂，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对毛泽东的两项“提议”，在场的委员纷纷举手，表示坚决拥护。

姚文元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四月七日。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导，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导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

肖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校、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

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为“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同时又抱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

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只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全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注：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第二六五期钉在日记中）

正如姚文元在日记中所述，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

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与此同时，华国锋和王洪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连夜紧急致电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责令他们立即用明码电报向中央公开表态，并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第二天，分别统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纷纷争先恐后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来贺电，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两项“提议”。各地还风起云涌般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庆祝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伟大胜利。一时间，中国大地锣鼓喧天，旌旗漫舞，一片欢腾景象。

姚文元在四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

3 0000 6052 9

(2)社会的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霹雳震，怒激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此刻，姚文元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自豪，难怪他情不自禁地要吟诗作赋，难怪“四人帮”当日就迫不及待地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聚，举杯庆贺。

中国真的“大势已定”了吗？

邓小平真的“彻底垮台”了吗？

姚文元的结论似乎下得有点太早了。因为此时，一九七六年才仅仅度过三分之一的岁月。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哩！

中共中央的“四·七”决议，无疑剥夺了邓小平的一切政治权力。有人说他在这一天又一次被无情地打倒了，悲壮而不屈地倒下了；可更多的人说他在这一天才真正的崛起了——象巍巍昆仑般在亿万人民心中崛起了。